

28

中国秘史

北 朝 秘 史

(下)

〔清〕杜纲 著

目 录

第四十五回	纵黑獭大将怀私 克虎牢智臣行计	1
第四十六回	玉仪陌路成婚媾 胜明誓愿嫁英雄	8
第四十七回	攻玉壁高王疾作 据河南侯景叛生	15
第四十八回	用绍宗韩山大捷 克侯景涡水不流	22
第四十九回	烹荀济群臣惕息 杖兰京逆党行凶	30
第五十回	陈符命群臣劝进 移魏祚新主登基	38
第五十一回	宇文后立节捐躯 安定公临危托后	45
第五十二回	晋公护掌朝革命 齐主洋乱性败常	52
第五十三回	烧铁笼焚死二弟 弃漳水杀尽诸元	60
第五十四回	齐肃宗叔承侄统 周武帝弟继兄尊	67
第五十五回	弃天亲居丧作乐 归人母惧敌求成	74

第五十六回	争宜阳大兵屡却 施玉珽天诛亟行	82
第五十七回	和士开秽乱春宫 祖孝征请传大位	89
第五十八回	琅玕王擅除宵小 武成后私幸沙门	96
第五十九回	齐后主自号无愁 冯淑妃赐称续命	104
第六十回	拒敌军延宗力战 弃宗社后主被擒	111
第六十一回	捋帝须老臣爱国 扞杖痕嗣主忘亲	118
第六十二回	修旧怨股肱尽丧 矫遗诏社稷忽倾	125
第六十三回	隋公坚揽权窃国 尉迟迥建义起兵	132
第六十四回	代周家抚临华夏 平陈国统一山河	141



第四十五回 纵黑獭大将怀私 克虎牢智臣行计

话说高王以仲密外叛，西师入寇，命斛律金为前锋，亲自出御。将至河桥，西魏先备火船百只，从上流放下，欲烧断河桥，使不得渡。斛律金才至北岸，见有火船冲下，急令副将张亮以小艇百余只，都载长锁，拦住中流，以钉钉之，带锁引向南岸，桥遂获全。大军安然渡河，据邙山为营。欲暂休军士，不进者数日。泰疑之，乃留军装輜重于鲋曲，半夜，亲引人马将佐登邙山以袭其营。候骑报王曰：“西师距此四十里，熟食干饭而来。”王曰：“如此，军士皆当渴死，何待吾杀也。”乃集诸将列阵以待。俄而，天色大明，泰知敌人有备，按兵数里之外。高王以五千铁骑付彭乐先进，必斩将搴旗而返。彭乐一马当先，便引铁骑直冲过来。西军莫当其锋，让他杀人深处，反从后裹来，密密围住。东军遥望，全不见彭乐旗号。有人飞报高王曰：“乐已叛去。”王失色。俄而，西北尘起，呼声动地，乐兵在西阵中如蛟龙翻海，所向奔溃，西魏将士纷纷落马。掳得西军大都督临洮王柬、蜀郡王荣、江夏王升、钜鹿王阐、谯郡王亮及督将僚佐四十余人，遣使报捷。王大喜，并令斛律金、段韶诸将乘胜进击，大破西师，斩首三万。当是时，西师一败，泰左右皆散，自出阵前，收合余军。彭乐一骑蓦地赶来，泰知其勇猛难敌，拍马而逃。彭乐紧追数里，已近马尾，大呼曰：“黑獭休走，快献头来！”泰还顾曰：“汝非彭乐耶？痴男子！今日无我，明日岂有汝耶？何不急还营，收汝金宝？”乐遂舍之，获泰金带以归。言于欢曰：“黑獭漏刃破胆矣。”王



虽喜其胜，而怒其失泰，伏诸地，连顿其头，并数以沙苑之败，举刃将下者三，噤唬良久。乐曰：“乞假五千骑，复为王取之。”王曰：“汝纵之何意，而言复取耶？”取绢三千匹，压其背上，因以赐之。泰得脱归营，鸣角收军，兵将已集，军势复振。谓诸将曰：“今日偶失提防，军威少挫。明日当决一死战，以破其军。诸君勉之。”乃秣马励兵，分军为三队。自主中军，以李弼、独孤信、杨忠、窦炽、达奚武、贺拔胜六员勇将自随；赵贵为左军，若干惠为右军。命二军曰：“东军来攻中坚，左右合击。”五更造饭，以备迎敌。

黎明，高王以昨日失泰，自率诸将亲为前锋，冲入西阵。西军以死抵战，左右兵皆起，奋力合攻。东魏兵败，步卒皆为所掳。王失马，赫连阳顺以己马授王，王上马走。西军四面围定，欲出不得。忽狂风大作，走石飞沙，天昏地黑，军士不能开眼，始脱重围。从者惟都督尉兴庆及步骑七人，诸将皆不知王所在。追兵至，兴庆曰：“王速去，兴庆腰有百箭，足杀百人，王可脱矣。”王曰：“事济，以尔为怀州刺史。若死，用尔子。”兴庆曰：“儿尚少，愿用臣兄。”王许之。兴庆拒战，矢尽而死。先是王有小卒盗宰民驴，欲治其罪，以战故未治。小卒私奔西军，告于泰曰：“王只一人一骑，走于邙山之后，追之可获也。”泰乃选勇敢士三千人，皆执短兵，令贺拔胜率以追之。胜识王于行间，执槊与十三骑逐之。槊刃垂及，因呼曰：“贺六浑，我贺拔破胡今日必杀汝也！”欢惊魂殆绝。适刘洪徽突至，见胜追王急，从傍放箭，毙其二骑。段韶亦从山后冲出，大呼曰：“勿伤吾主！”射胜马，洞腹。胜逃下换马，王已逸去。



胜叹曰：“今日不执弓矢，天也。”

王回营，诸将齐集，以段韶、刘洪徽有救援之功，并赐锦袍玉带，封韶为长乐侯。洪徽即刘贵子，时贵已卒，洪徽已袭父爵，进封平成侯。王将复战，术士许遭告王曰：“贼旗号尚黑，水色也。王旗号尚红，火色也。水能克火，故不得利。当用黄色旗号制之。”王乃连夜造黄旗五十面，进与泰战。左军赵贵等五将战不利，泰合右军与战，亦不利，东魏兵大振。会日暮，泰知不可胜，收兵夜遁。东兵来追，势甚危迫。会独孤信、于谨尚在后面，收散卒自后击之，东师扰乱，诸军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东兵追之急，惠徐下马，顾命厨人营食。食毕，谓左右曰：“死于长安与死于此间，有以异乎？”乃建旗鸣角，驻马以待。追骑疑有伏兵，不敢逼，收败卒徐还。泰入关，屯于渭上。东兵至陕，泰使达奚武拒之。封子绘言于高王曰：“混一东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汉中，不乘胜取巴、蜀，失在迟疑，后悔无及。愿大王不以为疑。”王犹豫，集众将议进止，皆曰：“野无青草，人马疲乏，不可远追。当回晋阳，徐图进取。”陈元康曰：“两雄交争，岁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时不可失，当乘胜追之。”王曰：“深入之后，若遇伏兵，孤何以济？”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无伏。今奔败若此，何能远谋？若舍而不追，必成后患。”王久战意怠，无心入关，不从其言。独使刘丰生将数千骑追之，班师而归。

先是前一年，高王击西魏，入自汾、绛，连营四十里。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断其道。王以书招思政曰：“若降，当授并州刺史。”思政复书曰：“可朱浑道元降，何以不得？”王围玉壁九日，会大雪，士卒饥冻，多死者，遂解围



去。及仲密以虎牢降，泰召思政于玉壁，将使镇虎牢。未至，而泰败归，乃使守弘农。城中兵微粮寡，守御之具全无。思政大开城门，解衣而卧，示不足畏。后数日，丰生至城下，心疑不敢进，引军还。思政乃慰勉其下，修城郭，起楼橹，营农田，积刍粟，由是宏农守御始固。是役也，从泰诸将皆无功，惟耿令贵力战功多。常陷敌中，锋刃交下，皆谓已死。俄大呼，奋刃而起，如是者数次。当其锋者，死伤相继。归语人曰：“我岂乐杀人？壮士除贼，不得不尔。若不能杀贼，又不为贼所伤，何异逐坐人也。”又都督王胡仁、王仲达亦力战功多，杀敌无数。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此三人，又以州有优劣，使三人探筹得之。仍赐令贵名豪，胡仁名勇，仲达名杰，以旌其勋。初，仲密将叛，阴遣人煽动冀州豪杰，使为内应。高隆之驰驿安抚，由是得安。世子密以书与隆之曰：“仲密支党与之俱西者，悉收其家属。”隆之以宽贷既行，理无改悔，若复收治，示民不信，脱致惊扰，所亏不细。乃启高王罢之。

侯景进兵虎牢，欲复其城，仲密与西将魏光守之。闻景兵至，以书求援于泰。泰复书，令固守，言兵且至。使谍潜至虎牢报之，为景军士所获，搜出其书，景改之云：“兵未得发，宜速去。”纵谍入城。光得书，与仲密连夜弃城而遁。侯景引兵追之，掳仲密妻李氏以归，即送之邺。由是北豫、洛二州复入东魏。帝以克复虎牢，降死罪已下囚，惟不赦仲密一家。欢以高乾有义勋，高昂死王事，季式先自告，皆为之请免，惟其妻李氏坐罪当诛，帝从之。澄闻李氏擒归，方欲宠之专房，何忍加以刑诛，乃使杨毒言于帝曰：“仲密妻李氏年少不预反谋，乞全其命。”帝亦赦之，命归



父母家。世子迎之人府，居于迎春院，赐服饰、器用，侍女皆备。至夕，世子盛服见之，谓琼仙曰：“卿前推阻，今日顺我否？”琼仙曰：“前为仲密妇，今归世子家为婢为妾，曷敢有违？”世子大悦，当夜拥之而寝，号河南夫人。

再说宇文泰以丧师辱国，请贬爵位，文帝不许。再镇同州，募关陇豪俊以增军旅。泰有妾叱奴氏，生子名邕。术士蒋升密告于泰曰：“丞相新生之子贵不可言，他日必登九五之尊。但府中不利长成，宜于吉地养之。”泰问何地为吉，升曰：“秦州有紫气，宜令居之。”泰乃用李穆为秦州刺史，托之抚育，邕即周武帝也。泰又有女云祥，李夫人所生。年十四，容貌端严，性质不凡，好观古烈女传，绘图于房帙左右，朝夕浏览。泰甚爱之，常曰：“每见此女，良慰人意。”文帝欲纳为太子妃，降诏求之。泰承帝命，送女于长安，与太子成婚。今且按下不表。

且说高王居于晋阳，希人朝内。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其心腹亲党，任政朝廷，邺中谓之“四贵”，势焰熏灼，倾动朝野。然皆无经济之才，贪财纳货，不遵法纪。高王深知其弊，私语娄妃曰：“今天下渐平，诸贵尚横，吾欲损夺其权，未识澄能胜任否？”妃曰：“四贵之横，真可少损。但澄儿究属年少，大权独归，恐其志气骄满，还当以正人辅之。”王以为然。武定三年二月，王巡行冀、定二州，校算河北户口损益。出入仪卫，必建黄旗于马前，号曰“河阳幡”，以邙山之役，用黄旗得胜也。四月，入朝于帝。初，西师退，帝加王以殊礼，辞不受。至是帝谓曰：“黑獭潜逃，虎牢克复，皆王大功，何以不受朕命？”王再拜曰：“此臣分内之事，何敢言勋？”因奏以高澄为大将军，



门下省中机务悉归中书，刑赏一禀于澄，所司擅行者立斩。由是澄之权，廷臣莫敢与抗。越数日，王始归。

世子自得大权，务欲挫折朝贵之势。孙腾入谒，不肯尽敬，叱下，以刀环之，立于门外。高隆之入府，高洋呼之为叔。澄骂洋曰：“小子辱祖，此何人而呼之为叔也？”库狄干，世子之姑夫，由定州来谒，候门下三日，始得一见。时司马子如官尚书令，其子又娶桐花夫人之女华容县主为室，声势赫突。尝出巡外属，擅杀县令二人，有犯之者动以白刃相加，官吏百姓惶骇窜匿。世子使崔暹劾其罪，系之狱。子如素恃王宠，不意忽然得罪，大惧不能自全。入狱一夕，其须尽白，乃自书款词曰：“昔在岐州，杖策投王，有驴在道而死，其皮尚存。此外之物，皆取诸人者也。”王怜而赦之，出为外州刺史。太保尉景恃恩专恣，所为多犯法。有司不敢问，暹亦劾之，严旨切责，收禁都堂。其妻常山郡主，高王姊也，致书于王求解。王曰：“此景自招之祸也，虽然，我不可以坐视。”上表乞赦其罪，三请不许，皆世子意也。王乃亲自入朝，求赦于帝。帝允其请，始释还家。王率世子往见之，景坚卧不起。王至榻前，景怒目大叫曰：“你父子富贵如此，竟欲杀我耶？”王逊言谢之。常山郡君曰：“老人去死已近，何忍煎迫若此？”谓世子曰：“你年幼，未识当时贫贱苦况，然亦当知吾夫妇待尔父不薄。”因历数昔年抚养情节，执王手大恸。王亦泣曰：“非吾忘情，此乃国法，不可以私废公。不然，惧无以服天下。吾之星夜入朝者，亦为姊故耳。后日保使士贞不失其位，富贵如故也。”因置酒而别。自后景亦自敛，贵戚无不畏惧。世子造新宫一所，堂宇规模俨如太极殿。王责之曰：“汝年不小，何不知



君臣之分？”着即速改，戒勿复尔。

一日，侍宴于华林园，百官皆集。酒半，帝命择朝臣忠贞者，劝之酒。王奏御史崔暹可劝，又请赐绢百匹，以旌其直。帝从之，赐酒三爵，崔暹跪而受饮，举朝以为荣。宴散，世子笑谓暹曰：“今日我尚羡卿，何况他人！”尚书郎宋游道为人刚直，不畏权势。王见之，曰：“昔闻卿名，今识卿面。”奖谕久之。及还并州，百官送于紫陌宫，设宴饮酒，游道亦在座。王自举杯赐游道曰：“饮六浑手中酒者，大丈夫也。卿今饮之。”游道接饮，再拜谢，百官侧目。临行上马，又执其手曰：“我甚知朝贵大臣有忌卿忠直者，然卿莫虑也。纵世子有过，亦当直言。”于是请于帝，进游道为御史中丞。正是：法加私戚朝纲肃，旌及孤忠士气伸。但未识高王归北，又有何事生出，且听下卷再讲。

胜败不常，虽兵家所恒有，然宇文泰势已穷蹙，而彭乐纵之远遁。高欢匹马逃避，而小卒反告敌人，皆因平日机变太深，待下太苛，所以人心易变。观其待旧时有功之臣，皆严切绳之，亲如尉景，尚忍置之死地，欢真少恩哉！



第四十六回 玉仪陌路成婚媾 胜明誓愿嫁英雄

话说高王姬妾甚多，最爱者飞仙院郑夫人、东府尔朱后，皆已生子，宠荣无比。郑夫人有弟仲礼，年十八，以其姊故，亦加亲信，封为帐前都督，专掌王之弓箭，朝夕在旁。尔朱后弟文畅，亦因姊宠，官为仪同，常在王侧。又任祥子任胄，亦年少俊秀，王以功臣子，收为丞相司马。三人深相结纳，皆恃王宠，骄纵不法。王入朝，三人留在晋阳，擅夺民财，所为益无状。王归，切责之，由是三人皆怨望，约党十八人，密谋弑王，立文畅为主。暗使人通书西魏，乞其救援。使方出境，被边将盘获，搜出私书，密以报王。王大骇，尚以娥与后故，不忍遽诛，含怒未发。三人亦知使者被获，事将败露，大为忧惧。时值岁暮，任胄谓文畅曰：“事急矣，不行大事，将坐而待诛乎？”文畅曰：“须速杀之。”相订明年正月望夜，王出东教场观打簇戏，三人皆随侍左右，乘间图之。正月朔日，王受贺毕，宴会文武三日。任胄有家客知之，密首其事。王匿其人，隐而不发。及元宵夜，王往东教场。场中灯火万炬，堆设锦帛三架，武士勇卒皆盛加装束，轮刀舞剑，驰骋上下。艺高者赐锦，其次赐帛。盖魏初京中即有此制，晋阳制同列国，故有此会。观者人山人海，举国若狂。时世子亦在晋阳贺节，王以其事嘱之。及升场时，三人尚侍王侧，世子趋前，叱使下，搜其身边，皆有利刃藏于裤中。三人叩头请死，王命囚之，其党十八人，一并拿下，皆监候取决。王罢会还宫。时妃与诸姬庆赏元宵，宴尚未罢。王遽反，皆大疑。俄而诸夫人退，王向



娄妃语以故。妃大惊，谓王曰：“仲礼、文畅罪实该死，但看其姊面，宜赐一生路。”王曰：“不坐其罪足矣，何得宽宥本犯。”郑娥一闻此信，惊得魂不附体。次日求见王，王避不见。恳之娄妃，妃曰：“大王法在必行，恐不能回也。”娥含泪而退。少顷王至，妃问何以不见郑夫人，王曰：“见其貌，恐移吾情也。”尔朱后闻知此事，欲自见王，知王不见郑夫人，亦必避己，忧惶无措。乃命高鸛曰：“尔去见父，若不能救尔舅之死，休来见吾。”鸛不敢见王，求解于世子。世子领之入见，再拜乞哀。王曰：“尔来何为？归语尔母，吾不能以私废法也。”鸛曰：“父王不赦舅罪，儿难见母面。”王曰：“汝且居此可也。”世子亦为求宽，王不许，即日斩之，其党十八人亦伏诛。郑娥痛其弟死，惊悸成疾。王视之，执王手大恸。王慰之曰：“汝莫忧，我终不令汝父无后也。”乃别求郑氏族子，嗣严祖后。尔朱后召鸛归，鸛不敢往，王与之同见后。后悲愤之色露于颜面，见鸛怒曰：“汝不能救舅氏之命，何面见我？”鸛伏地不敢起。王不悦曰：“鸛，吾子也，何鼠伏若此？汝且去，我明日命汝为沧州刺史。”后下座。抱鸛大哭曰：“王前气死吾母，今杀吾弟，又使儿远我去耶？”王因赦尔朱文略以慰之。任胄有妹名桃华，年十四，坐其兄罪，没入歌姬院。王以其父任祥有功于国，命高洋纳之为侧室。越数日，世子将归朝，王命之曰：“汝见帝，有一事须要奏知。近吐谷浑强盛，宜结婚姻以怀之。”澄入邺，即以奏帝，帝于是纳吐谷浑之妹为容华夫人，边境得安。

且说魏自丧乱以来，诸王贵戚流离颠沛，遗失子女者甚多。高阳王元斌，其父祖皆死河阴之难。及迁都遭乱，有幼



妹玉仪，他姬所生，年七岁，随母流落在途。其母为人掳去，与婢轻绡悲哭于路。孙腾带之回府，充为侍女，居其家者十年，追忆旧事，依稀记得。近知其兄元斌袭封王爵，富贵如故，向腾求归。腾不许，玉仪时时流涕。腾有妾贾氏，见而怜之，乃于五更时纵之，令同轻绡自归认亲。时天色未明，二女逡巡道旁，莫知所投。恰值世子入朝，灯火引道而来。行至西御街，忽见二女携手相避。令人问之，言要往高阳王府，未识路径。世子曰：“此必逃奴。”吩咐从人带入府中究问。俄而，朝退归家，坐平乐堂，召二女来见。举目一看，幼者恍似静仪模样，心甚惊异。问其来历，对曰：“我主婢二人从孙太傅家来，要往高阳王府去。”因问高阳是尔何人，对曰：“是妾兄也。”世子曰：“尔既是高阳王妹，曾识静仪否？”曰：“是妾姊也。”因泣诉落难本末，言词凄婉，娇弱可怜。又是静仪之妹，世子不胜欣喜，问：“何名？”曰：“玉仪。婢名轻绡。”世子曰：“尔且住我府中，待我与尔兄说明，教他来认便了。”便引其主婢安歇于月堂。堂在乎乐堂东，其庭遍植桂树，养白兔于下，仿佛蟾宫景象，故堂以月名。内有寝室三间，罗帷幕，象枕牙床，无不毕具。命侍女先送香汤，令其沐浴。世子潜往窥之，见体白如雪，喜出望外。浴罢，易以锦衣绣裳，装束一新，容颜无异静仪，而娇柔更甚。是夕遂同衾枕，以为天赐良缘，如获至宝。轻绡亦有厚赐。次日，元公主闻之，谓世子曰：“此孙家逃婢也。路柳墙花，何认为金枝玉叶？”世子大愠，思欲贵之，以塞其口，乃邀高阳王至府，令玉仪出见，细诉情由，拜认兄妹。遂请于帝，封为琅驩公主，与正室不分尊卑，各居一院。崔季舒常为世子求丽人，未得。世子谓之



曰：“卿一向为吾选色，不若吾自得佳丽也。”季舒请见，誉不绝口。其侄崔暹谓宫臣曰：“叔父谄佞大将军若此，可斩也。”盖暹素以刚正自居，世子借其威福，弹劾大臣，颇降气待之。及纳玉仪，礼同正嫡，恐其入谏，数日内不复以欢颜相接。一日暹入见，坠一刺于前。问是何物，对曰：“欲通刺于新娶公主。”世子大喜，把暹臂，入见玉仪，再拜而出。季舒闻之曰：“暹常为我佞，今其为佞乃甚于我。”人以为笑。今且按下不表。

话说贺拔胜以欢有逐君之罪，不肯为之下。及归长安，视泰行事，不让于欢，心郁郁不乐。又邙山之役，迫欢几死，诸子在晋阳者皆被欢杀，悲愤成疾，于西魏大统十年五月卒，年四十三岁。帝甚伤悼，谥曰真献公。泰语人曰：“诸将临阵对敌，神色皆动，惟贺拔公临阵如平常，真大勇也。今遽天卒，失吾一良将矣。”为之惋惜者数日。时蠕蠕与东魏通好，数侵边境，泰甚忧之。宇文深曰：“蠕蠕贪，可以利动。闻其王有三女，长人我朝为后，次已有配，第三女曰胜明公主，年十八，才貌无双，最为国王所爱，尚未适人。今厚赂金帛，以明公长子求之。如得其允，则一心附我，贤于百万师远矣。”泰乃令侍中杨荐使蠕蠕国，送金帛无算。蠕蠕贪其币重，厚加款待，荐因盛称宇文长子之贤，求婚公主。国王大喜，欲允其请。适东魏亦有使至，国王拒不见。使者访得其故，乃是西魏请婚，国王已有允意，故欲拒绝东使。使者归报高王，王谓诸将曰：“蠕蠕反复若此，何以永结其心？”陈元康曰：“泰以求婚悦之，不若亦以世子请婚其女，足夺其计。”王从之，乃遣行台郎中杜弼使蠕蠕，请以世子结秦晋之好，亦厚赂其左右。左右劝王许之，



王意未决。入宫，私问公主曰：“今两国遣使求婚，女欲何适？”公主曰：“儿非天下英雄不嫁。宇文长子固不足道，即高王世子名不及其父，亦非儿匹。当世英雄惟高王一人而已。”国王会其意，乃谓弼曰：“吾女当嫁天下英雄，高世子不足以当之，若王自娶则可。”弼请复命，然后来聘。国王遂令弼进见公主。宫中玉阶宝殿，锦幔银屏。一女子据床而坐，头戴飞凤金冠，身披紫霞绣服，面若满月，眼若流星。两旁宫女百余，皆佩剑侍立。弼再拜而出，乃辞归，致蠕蠕之命于王。王不欲就，集群臣商议，群臣皆劝王结婚，谓可以得其兵力，图黑獭不难。倘使与西连结，二寇交侵，恐力不暇拒。王曰：“娄内主乃吾贫贱结发，今若另娶，置内主于何地？”娄昭曰：“内主素怀大计，若为国事而屈，当不以为嫌也。王如不安，何不召内主决之？”王乃请娄妃赴德阳堂，共议其事。妃曰：“妾虽深处宫中，亦知蠕蠕地大兵强，为中国患，与东则东胜，与西则西胜，其情之向背，实系国之安危。今欲以女嫁王，永结邻好，诚国之幸也。奈何以妾故而欲拒之？且妾求一国之安，敢惜一己之屈耶？愿王勿疑，妾请退处别室，让正宫与居可也。”群臣皆顿首称贺。

王大悦，乃命杜弼为正使，慕容俨为副使，奉礼往聘蠕蠕。受聘后，即择日起程，遣其弟三王秃突佳以兵三千护送公主至晋阳。嘱曰：“不见外甥，汝勿归也。”以珍珠十斛、良马百匹、骆驼二千头、车八百乘、舞女五十名为赠嫁之礼。公主临行，请于父曰：“儿此去，回国无期，欲留一物为信。儿有神箭二支，宝藏在宫，期以婚嫁之日留一以奉父母。乞借殿前老柏以留此箭。”国王许之。侍婢呈上二箭，



公主左手把弓，右手执箭，弓弦响处，正中柏树上，左右无不喝彩。公主跪告曰：“父王见箭，如见儿面。”蠕蠕主曰：“儿去勿忧，吾自后一心助高郎也。”公主再拜而别。东魏武定三年八月，高王亲迎蠕蠕公主于下馆城。番军一到，遣使报之。三王谓公主曰：“即下馆城，乃南朝交界之地。高王自来亲迎，仪仗将到，公主宜换南朝服饰，与之相见。”公主曰：“我别父母未久，服不忍改。俟至晋阳，改换未迟也。”高王盛服以往，秃突佳接见，同入内帐与公主相见。公主拜，高王答拜，礼毕同坐。公主斟酒为敬，高王亦送筵宴来，摆下同饮。公主自饮其国中酒。宴罢，王出。先是王临行，谓尔朱后曰：“我为国家大计，往娶蠕蠕女。闻此女颇勇略，娄妃不便相见，欲烦卿去一接，使知我宫中非无人才也。”后受命。行至木井城，知王已见过，离番营不远，便即身坐飞骑，腰悬弓箭，带领女兵百人，戎装来迎。直至番营，与公主相见，致礼而还。于是两营相继进发。一日，胜明公主坐在马上，见一群飞雁，弯弓射之，雁随箭落，军士欢呼振地。尔朱后闻之，知公主射雁，笑曰：“番女亦有此技乎？”正行之间，亦见一雁飞来，随手取箭射之，一发而中，军士亦齐声喝彩。高王闻之喜曰：“吾有此二妇，已足克敌矣。”娄妃知蠕蠕女将至，退居凤仪堂，乃宫中深避处，语诸夫人曰：“数月之中，不与卿等相见，卿等善事新主可也。”桐花心不服，曰：“吾侍娘娘，不侍他人，愿一同退处。”妃许之。高王至晋阳，便迎公主入宫，同拜花烛。深感娄妃之贤，潜往长跪谢之。妃曰：“妾为社稷屈，非为番女屈，王勿复尔也。”妃有诗曰：



结好强邻壮帝基，此身退位亦权宜。

英雄莫道无情甚，赐死秦州更阿谁。

高王既娶蠕蠕女后，常宿其宫，诸夫人处概不一过。一日，高洋回北省亲，见蠕蠕女僭居正宫，其母反居别院，心甚快快。请于父曰：“母已退处，儿愿奉母入京，稍尽膝下之欢。”王曰：“尔母退避，事出权宜。我自有计，当不使终屈人下，此时未可行也。”但未识其计若何，且听下文分解。

仲礼、文畅诸人因妹而贵，本是无耻小人。小人得志，肆行无忌，乃以高欢切责，遂思行刺。小人之难养，圣人已言之矣。任胄，欢之嬖人，通同谋弑，诛之固宜。既以其父任祥为有功之人，伶仃弱女不加怜悯，使为高洋侍妾，其意何居？高澄见玉仪美色，不告之父，不告之高阳王，竟纳后宫，虽封琅玕公主，总属掩耳盗铃。崔暹号为刚正，献谏固宠，真是小人之尤，较季舒更不如矣。蠕蠕公主欲嫁高欢，逼休娄妃，殊非正礼。厥后虽曲为周旋，仍还正位，然与西魏文帝相较，不过彼善于此而已。浊乱之世，紊乱纲常，不可以常理论也。可胜叹哉！



第四十七回 攻玉壁高王疾作 据河南侯景叛生

话说蠕蠕公主貌虽美丽，性甚严急，在宫总行蠕蠕礼数。王欲得其欢心，于诸夫人尽皆疏远，待之独厚。然以旧宠相违，颇怀不乐。又三王秃突佳朝夕入宫请见，意甚厌之。一日，与公主同游南宫，设宴锦香亭上，小饮盘桓。谓公主曰：“此间宫院若何？”对曰：“山色如画，亭台幽雅，风景绝佳，真小洞天也。”王曰：“果如卿言，我宫中不及此地，吾与卿移居于此可乎？”公主曰：“大王爱此，妾亦爱也。”遂召秃突佳谓曰：“北府宫廷深远，人数众多，公主居内，不能与王叔常亲。今欲居此，王叔出入亦便。且王叔独居无偶，就于左院中娶一美妇作伴何如？”三王喜曰：“公主居此最好，但恐大王车马往来不便耳。”王见二人皆允，是夜遂留宿南宫。次日，将宫中所有尽行迁来。过了几日，自至凤仪堂迎娄妃还宫。诸夫人处亦时时过去，心中遂绝牵挂。时交初夏，王在飞仙院与郑夫人宴饮，夜深方寝，偶犯风露，次日疾作。忙召太医调治，娄妃亲奉汤药，如是者半月。公主怪王不至，疑其见弃。或以病告，仍疑不信，大怀怨望。王闻其怒，不得已以步舆遮幔，扶病而来。公主迎入，见王真病，疑怨始解，病亦渐愈。今且按下不表。

且说宇文泰见东魏与蠕蠕通好，日夜虑其来寇。以玉壁地连东界，为关西障蔽，因厚集兵力，命王思政守之。继欲迁思政为荊州刺史，苦于无人替代，乃召思政问曰：“公往荊州，谁可代玉壁者？”思政曰：“诸臣中惟晋州刺史韦孝宽，智勇兼备，忠义自矢。使守其地，必为国家汤城之固。



当今人才无逾此者。”泰曰：“吾亦久知其贤，今公保举，定属不谬。”乃使思政往荆州，孝宽镇玉壁。孝宽之任，简练材勇，广积刍粮，悉遵思政之旧。高王闻之，谓诸将曰：“前日不得志于玉壁者，以思政善守耳。今易他人镇之，吾取之如拉朽矣。”段韶曰：“王欲西征，不如直捣关中，攻其不备，无徒屯兵坚城之下。”王曰：“不然。泰以玉壁为重镇，吾往攻之，西师必出，从而击之，蔑不胜矣！”诸将皆曰：“善。”乃召高洋归镇并州，大发各郡人马，亲率诸将，往关西进发。

武定四年九月，兵至玉壁城。旌旗蔽野，金鼓震天，城中皆惧。孝宽安闲自若，或请济师于朝，孝宽曰：“朝廷委我守此，以我能御敌也。今有城可守，有兵可战。敌至，当用计破之，奚事纷纷求援，以贻朝廷之忧？诸君但遵吾令，以静制之，不久贼自退矣，何畏之有？”乃下令坚守，不出一兵。高王停军城外，屡来挑战，城中寂然不应。乃四面攻击，昼夜不绝。孝宽亲到城上，随机拒敌。城中无水，汲于汾。高王令绝其水道，城中掘井以汲。又于城南筑土山，高出城上，令军士乘之而入。孝宽连夜筑楼，高出土山以御之。王使人谓之曰：“尔虽筑楼至天，我当掘地取汝。”乃凿穿地道，用孤虚法以攻之。孤虚者，取日辰相克，黄帝战法，避孤击虚，故王用之。引兵攻西北，而掘地道于东南。孝宽曰：“西北地形天险，非人力所能攻，彼不过虚张声势耳，当谨备东南。”乃掘长堑邀绝地道，选能战之士屯于堑上。外军穿地至堑，即擒杀之。又于堑下塞柴贮火，用皮排吹之，在地内者皆焦头烂额，东军死者千余人。高王大怒，造冲车攻城。车之所及，声如霹雳，城墙砖石碎落如雨，无



不摧毁，守陴皆恐。孝宽缝布为幔，随其所向张之，布既悬空，车不能坏。东军又作长竿，缚松麻于上，灌油加火，烧布焚楼。孝宽作长钩，利其刃，火竿将至，以钩遥割之，松麻尽落。东军又于城之四面穿地二十道，中施梁柱，纵火烧之，柱折城崩。孝宽随崩处竖木栅捍之，敌不得入。城外尽攻击之术，而城中守御有余。孝宽又夺据土山，东军不能制。王乃使仓曹参军祖廙说之曰：“君独守孤城，西方无救，恐不能全，杀身无益，何不降也？”孝宽报曰：“我城池严固，兵食有余，攻者自劳，守者自逸，岂有旬日之间已须救援？特忧尔众有不返之危。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廙复谓城中人曰：“韦城主受彼荣禄，或可复尔，以外军民何事相随入汤火中？”又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斩城主降者，拜大尉，封开国公，赏帛万匹。”人拾之以献孝宽。孝宽手题书背，返射城外，云：“能斩高欢者，准此。”东魏苦攻五十余日，士卒死者七万余人，共为人家。高王智力俱困，且惭且愤，因而疾发。又夜有大星坠于营中，枥马皆鸣，士卒惊恐。王知势难复留，十一月庚子，解围去。宇文泰初闻玉壁被围，诸将咸请出师，泰曰：“有孝宽在，必能御之，无烦往救也。且欢严兵而来，以攻玉壁，谓吾师必出，欲逞其豕突，侥幸一胜耳。此意孝宽能料之，故被兵以来，绝不遣一介行人求救于朝，正欲守孤城以挫其锋也。”于是不发一兵。及东魏兵退，孝宽报捷。泰喜曰：“王思政可谓知人矣。”乃加孝宽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守城将士晋级有差。

方高王与病班师，军中讹言孝宽以劲弩射杀高王。孝宽令众唱曰：“高欢竖子，亲犯玉壁。劲弩一发，凶身自殒。”



于是遍传人口。高王卧病，不与诸将相见。军士又闻讹言，皆怀惊惧。王知之，便命停军一日，扶病起坐外帐，召大小将士进见，将士皆喜。又集诸贵臣于内帐，开乐设饮。酒酣，使斛律金唱敕勒歌，其歌曰：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罩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王自和之，欷歔流涕，左右皆为挥泪。又谓金等曰：“今吾病甚，欲召子惠来此代总军事，而邺中又乏人主持。吾尝与孝先论兵，此子殊有才略，朝中事吾委孝先主之，何如？”金曰：“知臣莫若君，韶之才足当此任，愿王勿疑。”王乃令韶飞往晋阳，同高洋入邺，而换取高澄至军。澄闻召，以朝事悉托孝先，辞帝起行。方出府门，一异鸟飞来，小鸟从之者无数，向澄哀鸣。澄射之，鸟坠马前，视其状特异，众莫能识。皆曰：“此妖鸟也。”恶而弃之。不一日，遇见大军，世子进营，拜王于帐下。王曰：“汝来乎？”澄应曰：“诺。”又曰：“汝来，天子知乎？”曰：“天子但知儿归晋阳，不知父王有病也。”王令权主军事，星夜回去。至晋阳，舆疾入府。娄妃及诸夫人见王病重，无不忧心。妃劝王息心静养，诸事皆委世子处分，王从之。

且说司徒侯景右足偏短，弓马非所长，而胸多谋算，智略过人。东魏诸将若高敖曹、彭乐等皆勇冠一时，景常轻之曰：“此属皆如豕突，亦何能为？”又常言于王曰：“愿假精兵三万，横行天下，要须济江缚取萧衍老公，以为太平寺主。”王壮之，以其才略出众，使将兵十万，专制河南，倚



任若己之半体。景又常轻高澄，谓司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异。一日无高王，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也。”子如掩其口，曰：“毋妄言。”澄微闻之，殊以为恨。及高王疾笃，乃诈为王书召之。先是景与王约曰：“今握兵在远，人易为诈，所赐书背请加微点，以别情伪。”王许之，澄不知也。景得书，翻视背无点，疑有变，遂不肯行。又闻王有疾，乃拥兵自固，以观天下之势。澄亦无如之何。一日，侍疾王侧，王熟视之，谓曰：“我病汝固当忧，但汝面更有余忧，何也？”澄未及对，王曰：“岂非忧侯景反耶？”澄曰：“然。”王曰：“侯景为我布衣交，屡立大功，引处台令，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尝有飞扬跋扈之志，顾我能蓄养，非汝所能驾驭也。今四方未定，我死之后，勿遽发哀，徐俟人心稍安，成丧未晚。库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款勒老公，秉性迺直，终不负汝。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潘相乐本学道人，性和厚，汝兄弟当得其力。韩轨少戇，宜宽假之。彭乐心腹难得，宜防护之。堪敌侯景者，惟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以遗汝。他日景有变，可委绍宗讨之，必能平贼。”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全，亲戚之中，惟有此子，军旅大事可共筹之。我恐临危之时不能细嘱，故先以语汝。”世子涕泣受命。继又叹曰：“邙山之战，吾不用陈元康之言，留患遗汝，死不瞑目，悔何及哉！”次日，蠕蠕公主来北府探病。娄妃恐王心不安，出外接见，平叙姊妹之礼，携手而入。时尔朱后、郑夫人皆在王所，一一相见。公主见王病重，不觉泣下沾襟。王谢之曰：“缘尽于此，我死，汝归本国可也。”公主曰：“身既归王，王虽死，我终守此，不忍言归也。”王对之流涕而已。武定五年正月



朔，百官入贺，王力疾御前殿，大会文武。忽日色惨淡无光，问：“何故？”左右报曰：“日食。”王临轩仰望，日食如钩，欲下阶拜，不能矣。叹息回宫，病势日重。至初五日丙午，集娄妃、诸夫人、世子兄弟等于床前，以后事相嘱。修遗表，自陈不能灭贼，上负国恩为罪。又嘱娄妃曰：“诸夫人有子女者，异日各归子女就养；无子女者，随汝在宫终身。汝皆善视之，无负我托。”言毕遂卒，时年五十有二。合宫眷属，无不伤心恸哭，惟岳夫人不哭，悄步回宫。世子遵遗命，秘不发丧，诫宫人勿泄。至夜，忽报岳夫人缢死宫中。妃及诸夫人共往视之，已珠沉玉碎，莫不伤感。遂以礼殓之。后人诗吊之云：

大星忽殒晋阳尘，粉黛三千滴泪新。

碧海青天谁作伴？相从只有岳夫人。

且说侯景料得欢病不起，又与高澄有隙，内不自安，遣人通款于泰，以河南地叛归西魏。颍川刺史司马世云与景素相结，闻景叛，遂以城附。又豫州刺史高元成、广州刺史暴显、冀州刺史李密，景皆诱而执之，尽并其地。继又遣军士二百，潜入西兖州，欲袭其城。刺史邢子才觉之，掩杀殆尽，遂散檄于东方诸州，使各为备。以景反状闻于朝，澄得报大惧，集群臣问计。诸将皆言侯景之叛祸由崔暹，请杀之以谢景，则景不反矣。澄欲从之，陈元康谏曰：“今四海未清，纪纲粗定。若以数将在外，苟悦其心，枉杀无辜，亏废刑典，岂只上负天地，何以下安黎庶？臣以为暹即有罪，不可因是杀之。晁错前事可以为鉴也。”澄以为然，乃遣司徒



韩轨督率大兵以讨景，诸将皆受其节制。澄自景反，颇怀忧惧，留洋守邺，而召段韶归北。谓之曰：“候景外叛，我恐诸路有变，当出巡抚之，然后入朝。留守事一以相委。”韶再拜。又令陈元康代作高王教令数十条，遍布内外。临行，执韶手泣曰：“我亲戚中惟子可受腹心之寄。今以母弟相托，幸鉴此心，慎勿误我。”言讫，哽咽良久。韶亦洒泪曰：“托殿下洪福，保无他也。”正是：大厦内倾忧未已，强藩外叛祸方兴。未识世子入朝之后，能使内宁外安否，且俟下文细说。

玉壁关之战，东魏竭尽攻城之策，韦孝宽应之有余，卒走高欢，可谓有勇有谋矣。欢当病亟弥留之际，处置大事，议论人材，了如指掌，不愧英雄。不似曹瞒但以分香卖履，盖其奸狡也。高欢已死，诸夫人皆哭，岳夫人若无情者，然乃回宫自缢，长随地下。可知至情发露，不假形貌耳。



第四十八回 用绍宗韩山大捷 克侯景涡水不流

话说侯景通款西魏，未见西魏发兵，闻东魏兵至，虑众寡不敌。又遣行台郎中丁和来纳款于梁，请举幽谷以东、瑕丘以西、豫广等处十三州以附。梁主纳之，以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承制，如邓禹故事。遣司州刺史羊鸦仁、兖州刺史桓和等将兵三万，前往悬瓠，运粮应接。及韩轨引大军来讨，军锋甚锐，景避之，退守城中。梁之援师不能即来，轨遂围之。景惧，复割东荆、北兖州、鲁阳、长社四城，赂西魏以求救。泰将援之，仆射于谨曰：“景少习兵，奸诈难测，不如厚其爵位，以观其变，未可遣兵也。”左丞王悦亦言于泰曰：“景之于欢，始敦乡党之情，终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将，位重台司。今欢初死，景遽外叛，盖所图甚大，终不为人下也。且彼既背德于高氏，宁肯尽节于我朝？今益之以势，援之以兵，窃恐朝廷贻笑将来也。”惟王思政上言：“吾朝图河南久矣，若不因机进取，后悔何及？愿以荊州步骑一万，从鲁阳向阳翟，名为救之，可以得志。”泰从之。乃加景大将军兼尚书令，命太尉李弼、仪同赵贵将兵一万，前往颍川。景恐纳地西魏，梁主责之，又使人奉启于梁，其略云：

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关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于高氏，岂能见容于宇文？但螻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图为国，愿不赐咎。臣获其力，不容即弃。今以四州之地，为弭敌之资，已令宇文



遣人入守。自豫州以东，齐海以西，现有之地，尽归圣朝。悬瓠、项城、徐州、南兖事须迎纳，愿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与臣影响，不使差误。昧死以闻。

梁主见奏，下诏慰纳之。

且说韩轨围颖川，昼夜攻击不能下。闻西魏援兵将至，谓众将曰：“西师之来，必皆坚利，我人马疲劳，未可与战，不如班师回朝，再图后举。”遂解围去。轨至邺，正值晋阳发高王之丧，布告内外。静帝集文武于东堂，举哀三日，锡以殊礼，谥曰献武王。诏加高澄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袭封渤海王，守丧晋阳。封娄妃为渤海王太妃，命高洋暂摄军国之政。以新丧元辅，停兵不发。其时候景见东军已退，赵贵、李弼兵至，扎营城外，又起反魏之心。设宴城中，欲邀弼与贵赴饮而执之，以夺其军。二将心疑不往，贵亦欲诱景入营而杀之。弼曰：“河南尚未易取，杀景反为东魏去一祸也。况梁兵已在汝州，留此则必与战，徒伤士卒，于大计无益，不如去之。”遂还长安。景复乞兵于泰，泰使都督韦法保、贺兰愿德将兵助之，且召景入朝。景是时虽欲叛西而计未成，因厚抚法保等，冀为己用。往来诸军间，侍从绝少，军中名将皆身自造诣，示无猜间。长史裴宽谓法保曰：“侯景狡诈，必不肯应召入关，欲托款于公，恐未可深信。若伏兵斩之，此亦一时之功也。如其不尔，即应深为之防，不可信其诳诱，自贻后悔。”法保深然之，但不敢图景，自为备而已。王思政亦觉其诈，密召法保、愿德等还，分布诸军据景七州十二镇。景于是决意归



梁，以书遗泰曰：“吾耻与高澄雁行，安肯与大弟比肩？”泰大怒，乃以所授景之官爵回授王思政。秋七月庚申，梁将羊鸦仁入悬瓠，景复请兵，梁以贞阳侯萧渊明为都督，进兵围东魏彭城。俟得彭城，进与侯景犄角。癸卯，渊明军于韩山，去彭城十八里，断泗流，立堰以灌之。彭城守将王则婴城固守。澄闻梁围彭城，欲遣高岳、潘乐救之。陈元康曰：“乐缓于机变，不如慕容绍宗善用兵，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于斯人，彼必尽忠效命，贼何足忧？”时绍宗在外，澄欲召之，恐其惊叛。元康曰：“绍宗知臣特蒙顾爱，新使人来饷金。臣欲安其意，受之而厚答其书，保无异也。”澄乃以绍宗为东南道大行台，先解彭城之围，然后讨景。高岳、潘乐副之。

先是景闻韩轨来，曰：“啖猪肠儿何能为？”闻高岳来，曰：“兵精人，岂我敌哉？”及闻绍宗来，叩鞍有惧色，曰：“谁教鲜卑儿解遣绍宗来？若然，高王定未死耶？”冬十一月乙酉，绍宗率众十万据橐驼岬，梁侍中羊侃劝渊明日：“魏兵远来，须乘其未定击之。”渊明不从。旦日，又劝出战，又不从。盖渊明本非将才，性又懦怯，特以梁主介弟，任为上将，进战非其志也。侃见言不用，自领所部出屯堰上。绍宗至城下，引步骑万人进攻梁将郭凤营，矢下如雨。渊明方醉卧不能起，众皆袖手。偏将胡贵孙谓赵伯超曰：“吾曹此来，本欲何为？今乃通敌而不战乎？”伯超不能对。贵孙怒，独率麾下与东魏战，斩首二百级。伯超拥众数千，谓其下曰：“虏盛如此，与战必败，不如全军自固。”遂不发一矢。先是景戒梁人曰：“逐北勿过二里。”绍宗将战，以南兵轻悍，恐其众不能支，一一引将卒谓之曰：“我当佯



退，让吴儿使前，尔击其背。”其时东魏兵实已败走，梁人不用景言，乘胜深入。东魏以绍宗佯退之言为信，争掩击之，梁兵大败。贞阳侯及胡贵孙、赵伯超等皆为东魏所掳，失亡士卒数万。郭凤退保潼州，绍宗进攻之，凤弃城走。捷闻，举朝相贺。澄乃使军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

皇家垂统，光配彼天，惟彼吴越，独阻声教。元首怀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车之命。遂解紱南冠，谕以好睦。虽嘉谋长策，爰自我始。罢战息民，彼获其利。侯景竖子，自生猜贰。远托关、陇，依凭奸伪，逆主定君臣之分，伪相结兄弟之亲，岂曰无恩，终难成养。俄而易虑，亲寻干戈。衅暴恶盈，侧首无托。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进图容身，诡言浮说，抑可知矣。而伪朝大小，幸灾忘义。主荒于上，臣蔽于下，连结奸徒，断绝邻好，征兵拓境，纵盗侵邦。盖物无定方，事无定势。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吴侵齐境，遂来勾践之师；赵纳韩城，终有长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轶徐部。筑垒拥川，舍舟徼利。是以援鸱乘麾之将，拔拒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仇。彼连营拥众，依山傍水，举螳螂之斧，被縠蜚之甲，当穷辙以待轮，坐积薪而候燎。及锋暂交，埃尘相接，已亡戟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异姓，縲绁相望。曲直既殊，强弱不等。获一人而失一国，见黄雀而忘深阱，诚智者所不为，仁人所不向也。矧侯景以鄙俚之夫，通风云之会，位



班三事，邑启万家。揣身量分，久当知足。而周章向背，离披不已。夫岂徒然，意亦可见。彼乃授以利器，诲以**铸**藏，使之势得容奸，时堪乘便。今见南风不竞，天亡有征。老贼奸谋，将复作矣。然摧坚强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计其人虽非孙吴猛将、燕赵精兵，犹是久涉行阵，曾习军旅，岂同剽轻之众，不比危脆之师。拒此则作气不足，攻彼则为势有余。终恐尾大于身，踵粗于股，倔强不掉，狼戾难驯。呼之则反速而祸小，不征则叛迟而祸大。会应遥望廷尉，不肯为臣，自据淮南，亦欲为帝。但恐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横使江淮士子，荆扬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雾露之中。彼梁主操行无闻，轻险有素。射雀论功，荡舟称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礼崩乐坏。加以用舍乖方，废立失所，矫情动俗，饰智惊愚。毒螫满怀，妄敦戒业。躁竞盈胸，谬治清静。灾异降于上，怨**管**兴于下，人人厌苦，家家思乱。履霜有渐，坚冰且至。传险躁之风俗，任轻薄之子孙。朋党路开，兵权在外，必将祸生骨肉，衅起腹心。强弩冲城，长戈指阙。徒探雀**園**，无救府藏之虚，空请熊蹯，诩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溃，今实其时。鹬蚌相持，我乘其敝。方使骏骑追风，精甲耀日，四七并列，百万为群。以转石之形，为破竹之势。当使钟山渡江，青盖入洛。荆棘生于建业之宫，麋鹿游于姑苏之馆。但恐革车之所**蕪**轹，剑骑之所蹂践。把梓于焉倾折，竹箭以此摧



残。若吴之王孙，蜀之公子，归款军门，委命下吏，当即客卿之秩，特加骠骑之号。凡百君子，勉求多福。

当时梁朝士大夫见此檄者，莫不竦然，以纳景为非，而梁主不悟。其后侯景扰乱江南，梁室祸败，皆如弼言。

先是侯景围谯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乃遣其党王伟诣建康，说梁主曰：“高澄幽废其主于金墉，杀诸元宗室六十余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邺中文武，无不离心。约臣进讨，请立元氏一人，以从人望。如此则陛下有继绝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为圣朝之邾、莒；国之士女，为大梁之臣妾。”梁主许之。时有太子舍人元贞，本魏宗室，仕于南朝。遂封之为咸阳王，资以兵力，使还北为帝，许以渡江后即位。一应仪卫，以乘舆之副给之。会韩山失律，渊明被掳，乃止。萧渊明至邺，东魏帝升阊阍门受俘，让而释之，送至晋阳。澄见之，谓曰：“纳一人之叛，而失两国之欢，尔主何取焉？倘能复修旧好，当令汝还江南也。”渊明拜谢，澄厚待之。

且说绍宗既败梁师，移兵击景。当是时，景退保涡阳，辎重数千辆，马数千匹，士卒四万人，兵力尚强。绍宗乘胜势，鸣鼓长驱而前。士卒十万，旗甲鲜明，干戈森立，直逼贼营。景使人谓之曰：“公来送客耶？欲与我定雌雄耶？”绍宗曰：“欲与尔一决胜负。”遂顺风布阵。景以风逆，闭垒不战。绍宗诫军士曰：“侯景诡计多端，好乘人背，当谨备之。”俄而风止，景命军士披短甲，执短刀，入东魏阵，但低视斫人胫马足。东魏军不能支，遂大败。绍宗坠马，刘



丰生被伤，俱奔谯城。裨将斛律光、张恃显共尤绍宗怯敌，绍宗曰：“吾战多矣，未有如景之难克者也，君辈试犯之。”二人披甲将出，绍宗诫之曰：“即与争锋，勿渡涡水。”二人往，停军对岸。光轻骑射之，景临涡水谓光曰：“尔求勋而来，我惧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为射我？汝岂不解不渡水南，慕容绍宗教汝耶？”光无以应。景使其徒田迁射光马，洞胸。光易马，隐于树间，迁又中树，退入于军。恃显违绍宗之言，恃勇深入，被景擒去。既而以无名下将，纵之使归。光走入谯城，绍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段韶闻绍宗败，引兵来助战，夹涡水而军。见敌营四旁荒草甚深，潜于上风纵火烧之。景率骑入水，出而却走，草尽湿，火不复燃，人皆服景之急智。景与绍宗相持数月，其将司马世云来降，言景军食尽，将欲南走。绍宗乃以铁骑五千，分左右翼，夹击景军。景临阵，诳其众曰：“汝辈家属皆为高澄所杀。”众信之，无不愤怒。绍宗遥呼曰：“汝辈家属并完，若归，官勋如旧。”披发向北为誓。景士卒皆北人，本不乐南渡，闻绍宗言，麾下暴显等各率所部降于绍宗。其众一时大溃，争赴涡水，涡水为之不流。景与数骑腹心走峡石，欲济淮。绍宗追之。正是：胜来威力依山虎，败去仓皇漏网鱼。但未识绍宗能擒景否，且俟后卷再述。

侯景阴险狡诈，人所尽知。故在东魏而东魏生疑，投西魏而西魏不信。杜弼檄文，虽属铺张，却多确论。即梁朝内外诸臣，亦皆以受降为非便，何至梁武入其彀中而不觉？非不觉也，好大喜功，明为利掩耳。高王能识之于先，以术驾驭。又能预蓄



绍宗，以制其暴横。其胆其识，不止高人一等，不谓之英雄不可也。



第四十九回 烹荀济群臣惕息 杖兰京逆党行凶

话说侯景大败之后，与心腹数骑自峡石济淮，重收散卒，得步骑八百人。南过小城，一人登陴诟之曰：“跋奴欲何为耶？”景怒，破其城，杀诟者而去。先是景叛后，澄曾以书谕之，语以家门无恙，若还，当以豫州刺史终其身，还其宠妻爱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摄。景使王伟复书曰：

今已引二邦扬旌北讨，熊豹齐奋，克复中原，应自取之，何劳恩赐。昔王陵附汉，母在不归；太王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何足介意？脱谓诛之有益，欲止不能，杀之无损，徒复坑戮。家累在君，何关仆也？

澄得书大怒，誓必杀之。及景败逃，绍宗追之急。景前无援兵，后有追师，大惧。暗使人谓绍宗曰：“高氏之重用公者，以我在故也。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公耶？何不留我在，为公保有功名之地？”绍宗听了此言，暗思：“我与高氏，本非心腹重臣。其用我者，不过为堪敌侯景之故。景若就擒，我复何用？”遂止而不追。景归梁，梁主以景为南豫州牧。是景日后乱梁张本，今且按下不表。

且说东魏平景之后，河南旧土皆复，惟王思政尚据颍川。澄乃命高岳、慕容绍宗、刘丰生三将引步骑十万攻之。兵至城下，思政命偃旗息鼓，示若无人者。岳等恃其强盛，四面攻击。思政挑选骁勇，骤然开门出战。东魏兵出于不



意，遂败走。岳等更筑土山，昼夜攻之。思政随方拒守，乘间出师，夺其土山，置楼堞以助防守，岳等不能克。澄知颍川不下，益兵助之，道路相继，费资粮无数，而思政坚守如故。刘丰生建策曰：“颍川城低，可以洧水灌之。既可阻援兵之路，城必崩颓。”岳与绍宗皆以为然。于是筑堰下流，洧水暴涨，水皆入城。东魏兵分休迭进，思政身当矢石，与士卒同劳苦。城中泉涌，悬釜而炊，下无叛志。泰知颍川危急，遣赵贵督东南诸州兵救之。柰长社以北皆为陂泽，一望无际，兵至，水阻不得前。东魏又使善射者乘大舰，临城射之。城垂陷，绍宗、丰生等以为必克。忽然东北尘起，风沙迷目，同人舰坐避之。俄而暴风至，舰缆尽断，飘船向城。城上人以长钩牵住其船，弓弩乱发。绍宗赴水溺死，丰生逃上土山，城上人亦射杀之。初术者言绍宗有水厄，故绍宗一生不乐水战，至是其言果验。高岳既失二将，志气沮丧，不敢复逼长社，以故相持不下。

先是孝武西迁，献武王自病逐君之丑，事帝曲尽臣礼，事无大小，必以启闻。每侍宴，俯伏上寿。帝设法会，乘辇行香，执香炉步从。鞠躬屏气，承望颜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当国，倨慢顿甚。使崔季舒朝夕伺帝，察其动静，纤悉以告。常与季舒书曰：“痴人比复何似？痴势小差，未宜用心检校。”痴人，谓帝也。帝美容仪，膂力过人，能拔石狮子逾宫墙，射无不中。好文学，从容温雅，人以为有孝文风烈，以故澄深忌之。帝尝与澄猎于邺东，弯弓乘马，驰逐如飞，澄见之不乐。都督乌那罗从后呼曰：“天子勿走马，大将军嗔。”帝为揽辔而还。又澄尝侍帝宴饮，绝无君臣之分。酒酣，举觞嘱帝曰：“臣澄劝陛下酒。”帝



不胜愤，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生为！”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季舒殴帝。季舒见其醉，以身蔽之，假挥三拳，澄遂奋衣而出。次日酒醒，亦自悔。乃使季舒入宫谢帝曰：“臣澄醉后，情志昏迷，误犯陛下，乞恕不恭之罪。”帝曰：“朕亦大醉，几忘之矣。”赐季舒绢百匹。然帝不堪忧辱，每咏谢灵运诗曰：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

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

时有常侍侍讲荀济，少居江东，博学能文，与梁武有布衣之旧。知梁武素有大志，负气不服，常谓人曰：“会于盾鼻上，磨墨檄之。”梁武闻而不平。及梁武即位，又屡犯其怒，欲集朝众斩之，济遂逃归东魏。澄重其才，欲用济为侍读。献武王曰：“我爱济，欲全之，故不用济。济入宫必败。”澄固请，乃许之。至是，知帝恶澄，密奏于帝曰：“昔献武王欢有大功于国，未尝失礼于陛下。今嗣王悖乱已极，陛下异日必有非常之祸，宜早除之，以杜后患。”帝曰：“深知成祸，其如彼何？”济曰：“廷臣怀忠义者不少，特未知帝意耳。臣请为陛下图之。”乃密与祠部郎中元瑾、长秋卿刘思逸、华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济北王徽等歃血定盟，共扶帝室。帝从之，然欲纳兵，恐招耳目，乃定计于宫中，假作土山，开地道通北城外，纳武士于宫，诱澄入而诛之。及掘至于秋门，守门者闻地下有响声，以告澄。澄曰：“此无他，必天子与小人作孽，掘地道以纳其党耳。”遂勒兵入宫，见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



存社稷，何负陛下？此必左右妃嫔等所为。”欲杀胡夫人及李贵嫔，帝正色曰：“自古惟闻臣反君，不闻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责我？我杀王则社稷安，不杀则灭亡无日。我身且不暇惜，况于妃嫔？必欲弑逆，缓速在王。”澄自知理屈，乃下床叩头，大啼谢罪。帝乃召后出见，为之劝解。留宴于九和宫，命胡、李二夫人进酒，宫女奏乐，相与酣饮，夜久乃出。居三日，访知济等所为，乃幽帝于含章堂，执济等诸臣，将烹之。侍中杨遵彦谓济曰：“衰暮之年，何苦复尔。”济曰：“壮气在耳。”因书曰：“自伤年纪摧颓，功名不立，故欲挟天子，诛权臣。事既不克，粉骨奚辞？”澄爱其才，尚欲全之，亲问济曰：“苟公何为反？”济曰：“奉诏诛高澄，何谓反耶？”澄大怒，挥使执去，与诸人同烹于市。澄疑温子升知其谋，欲杀之。乃使之作献武王碑，碑成，然后收之于狱，绝其食，食敝襦而死。弃尸路隅，没其家口。长史宋游道收葬之，人皆为游道危。澄不之罪，谓之曰：“向疑卿僻于朋党，今乃知卿真重故旧，尚节义之人，吾不汝责也。”事平，复请帝临朝。

澄隐有受禅之志，将佐议加殊礼。陈元康曰：“王自辅政以来，未有殊功。虽破侯景，本非外贼。今颍川垂陷，反失二将，以致城久不下，愿王自以为功。”澄从之。武定七年五月戊寅，自将步骑十万攻长社。亲临筑堰，堰三决。澄怒，推负土者及囊并塞之。堰成，水势益大，城中无盐，人病挛肿，死者十八九。六月，大风从西北起，吹水入城，城遂坏。澄下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将军者，封万户侯。若大将军身有损伤，亲近左右皆斩。”思政帅率众据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计穷，惟当以死谢国。”因仰天大哭，西



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骆训止之曰：“公常语训等，‘赍吾头出降，非但得富贵，亦完一城性命。’今高相既有此令，公独不哀士卒之死乎？”左右遂共持之，不得引决。澄遣赵彦深就土山，遗以白羽扇，执手申意，牵之以下。见澄，澄不令拜，释而礼之。思政初入颍川，将士八千人；及城陷，才三千人，卒无叛者。澄悉配其将卒于远方，改颍川为郑州，礼遇思政甚重。祭酒卢潜曰：“思政不能死节，何足为重？”澄谓左右曰：“我有卢潜，乃是更得一王思政。”初，思政屯襄阳，欲以长社为行台治所，浙州刺史崔猷以书止之曰：

襄城控带京洛，实当今之要地。如有动静，易相应接。颍川既邻寇境，又无山川之固，贼若潜来，径至城下。莫若顿兵襄城，为行台之所，颍川置州，遣良将镇守，则表里胶固，人心易安。纵有不虞，岂能为患。

思政得书，不以为然，乃将己与猷两说具以启泰。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请从己说，且约贼兵水攻期年，陆攻三年之内，朝廷不烦赴救，泰乃从之。及长社不守，泰深悔失策。又以前所据东魏诸城道路阻绝，皆令拔军西归。澄乃奏凯而还。静帝以澄克复颍川，进澄位相国，封齐王，加殊礼，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食邑十五万户。澄欲不让，陈元康以为未可，澄乃辞爵位殊礼。

有济阴王晖业，好读书，澄问之曰：“彼读何书？”对曰：“数寻伊、霍之传，不读曹、马之书。”澄默然。又以



其弟太原公洋次长，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每事贬退，与澄言无不顺从。洋为其夫人李氏营服玩，小佳，澄辄夺取之。夫人或恚未与，洋笑曰：“此物犹应可求，兄须何容吝惜！”澄或愧不取，洋即受之，亦无饰让。每退朝，辄闭阁静坐，虽对妻子，能竟日不言。时或袒跣跳跃，夫人问其故，洋曰：“为尔漫戏。”其实盖欲习劳也。吴人有瞽者，能审人音以别贵贱。澄召而试之，历试诸人皆验。闻刘桃枝声，曰：“此应属人为奴，后乃富贵。”闻赵道德声，亦曰：“此人奴也，其后富贵却不小。”闻太原公声，惊曰：“此当作人中之主。”及闻文襄王声，默不语。崔暹私捏其手，乃曰：“亦人主也。”澄笑曰：“吾家奴尚极富贵，而况我乎？”既退，暹私问之，瞽者曰：“大王祸不远矣，焉有大福？”其时太史令亦密启帝云：“臣夜观天象，西垣杀气甚重，宰辅星微暗失位。主应大将军身上，祸变不出一月也。”帝曰：“尔不知李业兴之死乎，何乃蹈其辙？”盖业兴曾向澄言：“秋间主有大凶。”澄恶其不利而杀之。故帝引以为戒。

却说澄有膳奴兰京，系梁朝徐州刺史兰钦之子。韩山之役，梁兵大败，东魏俘梁士卒万人。京从其父在军，亦被擒获。澄配为膳奴，使之供进食之役。后魏与梁通好，兰钦求赎其子，澄不许。京亦屡向澄诉，求赐放还。澄大怒，杖之四十，曰：“再诉则杀汝。”京怨恨切齿，密结其党为乱。先是澄在邺，居北城东柏堂，嬖琅^驩公主，欲其往来无间，侍卫者常遣出外，防御甚疏。一日，澄召常侍陈元康、侍中杨遵彦、侍郎崔季舒共集东柏堂，谋受魏禅，署拟百官。兰京进食，澄却之，谓诸人曰：“昨夜梦此奴斫我，当急杀



之。”元康曰：“此奴耳，何敢为患？”京立阶下闻之，遂与其党六人置刀盘下，冒言进食。澄怒曰：“我未索食，何为遽来？”京挥刀曰：“来杀汝！”贼党尽入。是时室中惟元康、遵彦、季舒三人侍侧，皆手无寸刃。左右侍卫防其泄漏机密，悉屏在外，非有命召不得入。澄见贼至，卒惶迫以手格之，伤臂，入于床下。贼去床，澄无所匿。元康以身蔽之，与贼争刀，被伤肠出，倒于地。贼遂弑澄。遵彦乘间逸出，仆于户外，失一靴，不及拾而走。季舒狼狈走出，不知所为，奔往厕中匿。库直王珪、纥奚舍乐闻室中有变，冒刃而进。舍乐斗死，王珪仅以身免。众见贼势汹汹，皆莫敢前。飞报内宫，言王被害，众皆失色。元公主一闻此信，惊得魂胆俱丧。时太原公洋居城东，方退朝，闻之，颜色不变，指麾部分入讨群贼。擒兰京等，斩而脔之。徐出言曰：“奴反，大将军被伤，无大苦也。”入见元公主。公主方抚膺大哭，洋慰之曰：“大将军被害，事出非常，宜暂安人心，勿遽发丧也。”于是诸夫人皆暗暗悲哀。元康自知伤重必死，手书辞母。又口占数百言，使参军祖廙代书，以陈便宜，言毕而卒。洋殡之第中，诈云出使。虚除元康中书令，以王珪领左右都督。又假为澄奏请立皇太子，大赦天下。除心腹数臣外，皆不知澄之死也。越数日，澄死信渐露，帝闻之，窃谓左右曰：“大将军死，似是天意，威权当复归帝室矣。”左右相庆，咸呼万岁。但未识人心如此，天意若何，且听下文分解。

侯景语绍宗之言，虽为脱身之计，却是实话。

绍宗遽然听信，纵之而去，其后溺死水中，亦自贻



伊戚。高澄不修臣节，悖礼已甚，至呼帝为“狗脚朕”，又挥以三拳，尚有人心者乎？虽兰京之变，蓄怒而发，其得祸亦宜矣。高洋素有大志，乃观其处变，井井有条，其才可见。至瞽者一闻声音，能决贵贱，毫发不爽，其术亦神矣哉。



第五十回 陈符命群臣劝进 移魏祚新主登基

话说帝闻澄被害，私心窃喜。因念权门无主，其党必离，虽有高洋，素称懦弱，不足为虑，群臣必来请命发丧，即可权归一己。哪知洋惧人心惶惑，秘不发丧，托言养病在宫，命己代摄军政。又思重兵尽在并州，须早如晋阳，以固根本。乃夜召都护唐邕部分将士，镇遏四方。邕领命支配各军，斯须而毕。洋深重之。乃留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杨毒四人守邺。时子如已复任，在朝职为仪同三司也。其余勋贵皆以自随。临行，谒帝于昭阳殿，从甲士八千人，登阶者二百人，皆攘袂扣刃，若对严敌。洋立数十步外，令主者传奏曰：“臣有家事，将诣晋阳。”再拜而出。帝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者，朕不知死在何日。”洋至并州，入见太妃，泣诉兄变。娄妃大惊，凄然下泪曰：“此儿聪明晓事而不受训，宜其有祸。然年未三十，遽弃我而逝，目前事业更靠何人？”言讫，悲不自胜，洋与左右皆为掩泪。时宋夫人与其子孝瑜依太妃住晋阳，闻澄遇害，母子大哭。孝瑜年十三，有至性，请奔父丧，洋许之，遂单骑至京。洋谓太妃曰：“兄暴亡，儿威名未立，恐人心有变，丧未敢发，尚祈秘之。”妃曰：“今后大事，任凭儿主，但期无负父兄之业。”洋再拜而出。遍召晋阳旧臣宿将，大会于德阳堂。旧臣素轻洋，见之不甚畏敬。洋是日英采焕发，言词敏决，皆大惊。澄政令有不便者，洋悉改之，由是内外悦服，人尽畏而敬之矣。

武定八年正月，距文襄之死已有数月，洋见威令已行，



大权在握，乃遣使告哀于帝，请发澄丧。帝举哀于太极东堂，遣百官致祭诏，赠绫罗八百段，治丧一如献武王礼，谥曰文襄王。洋亦发丧于晋阳，令宫中、府中无不成服。朝廷议加洋爵，以摄大政，乃进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齐郡王。诏使至，洋拜受，百官皆贺。二月甲申，葬文襄于献武王之墓。三月庚申，又进洋爵为齐王，食邑五郡。盖洋欲重其权，故令朝廷屡增爵位也。

一夜睡去，梦有人将朱笔点其额上，意忽忽不乐，谓管记王昙首曰：“我梦额上被点，得毋我身将黜退乎？”昙首拜贺曰：“此王大吉之兆也。‘王’字头上加了一点，便是‘主’字，王不日当居九五之尊，为人中主矣。”洋曰：“勿妄谈。”口虽拒之，而心窃自喜。又闻外间讹言上党出圣人，欲迁上党郡以应之。长史张思进曰：“王无庸也。大王生于西宫，宫本上党坊基也，岂非上党出圣人之应乎？且童谣曰：‘一束藁两头燃，河边髡佗飞上天。’藁字燃去两头，则为‘高’字，髡佗羊也。河边，水也，水与羊，正大王之名。飞上天，是升为天子也。大王为帝奚疑？”洋喜益自负。光禄大夫徐之才、北平太守宋景业皆善图讖，共占天象，以为太岁在午，当有革命，欲劝受禅而不敢言。时洋有宠臣高德政，言无不从。二人因德政以白洋，洋召二人问之。皆曰：“天命已定，愿王勿违。”洋然之。进告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龙，汝兄如虎，犹以天位不可妄据，终身北面。汝独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此皆诸官陷汝于不义，切勿信之。”洋惟惟而出，以太妃之言告之才。之才曰：“正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天与不取，反受其咎。王何失此机会？且讖文云：‘羊饮盟津，角挂天津。’



盟津、天津，皆水也，羊饮水，王之名也。角挂天，升大位也。近闻阳平郡皇驿旁有土一方，四面环水，常见群羊数百卧立其上，近而视之，却又不见。事与讖合，人事如此，天意可知。王岂可违天而不受祥？”洋未决。因念先王旧臣若尉景、娄昭、段荣等皆已物故，惟解律金在肆州，司马子如在邺，此大事必须与之商酌。因召诣晋阳，共议于太妃前。二人固言不可，且以宋景业首陈符命，请杀之。太妃曰：“我儿懦直，必无此心。高德政辈贪富贵、乐祸乱，教之耳。”指金与子如曰：“二卿之言，实老成之见，儿宜从之。”洋不敢违，其事乃止。然自是忽忽不乐，常抚膺浩叹。又之才、景业等日陈阴阳杂占，劝其宜早受命。洋使术士李密卜之，遇大横，曰：“此汉文之卦也，吉孰利焉。”又使景业筮之，遇乾之鼎，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禅。”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终于其位。”景业曰：“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于其位乎？”洋大悦，谓之才曰：“吾志决矣。但诸勋贵议论不一，必先有以折服其说，方可行事。吾今者集诸臣于德阳堂，卿为我明辨而晓谕之，使之无阻吾事。”之才领命。俄而百官皆集，共议可否。洋从屏后窃听，之才进言曰：“今受魏禅，正上合天心，下从民望，舜、禹之事，复见于今矣。诸公卿不思助成大业，而反有异议，何哉？”司马子如曰：“子言诚是。但王受禅有三不可，王去文襄之亡未久，遽行大事，似以兄死为幸，有损王德，其不可一也；天子依王为腹心，开诚相待，不若孝庄猜嫌疑贰，致生变更，其不可二也；王秉政日浅，未有奇功大勋威服四方，其不可三也。吾以为守政居藩，自享无穷之福。倘贪天位，万一蹉跌，后悔



何及？”之才曰：“不然。昔文襄本欲为帝，而中道暴亡，以致大业终亏。王若为帝，是偿文襄未竟之志，光大前业，垂裕后昆。正先王有子，文襄有弟也，何嫌而不为？至帝虽安静无为，然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究非本怀。荀济之事，已可鉴矣。王不正位，人易生心。谚云‘骑虎之势难下’，正王今日之谓也。他若秉政以来，虽大功未建，而献武、文襄之功皆王功也，天下孰不怀德而畏威？昔孟德未帝而丕帝，师昭未帝而炎帝，古今一辙，王何不可为帝？”子如无以应。长史杜弼曰：“关西国之劲敌，常有并吞山东之志，特以无衅，故闭关不出。若受魏禅，彼之师出有名，一旦挟天子称义兵，长驱东向，将何以待之？不若存魏社稷，整率文武，立功廊庙，翦除外寇。俟四海一统，然后受禅未迟。不然，纵令内难不作，其如外患何？”之才曰：“今与王争天下者，只有宇文黑獭，但彼亦欲为王所为，纵令倔犟，不过随我称帝耳，何畏之有？”弼语塞而退。洋出，厉声曰：“吾闻筑室道谋，三年不成，凡举大事，得一二人同心足矣，之才之言不可易也。”众人见王心已决，无敢异言。

洋遂入告太妃曰：“内外皆欲尊儿为帝，今将诣邺，暂违膝下。”太妃曰：“儿为帝固好，但天位难保，须好为之。帝系故君，后系汝妹，宜安置善地，勿失尊崇之典。”洋曰：“母勿忧，儿当待以杞、宋之礼。”再拜而出。乃发晋阳，拥兵东向。令高德政预录所需事条以进。又令陈山提赍所录事条，手书一道，驰驿以往，密付杨毒。毒得书，知事不可缓，即召太常卿邢邵等议撰禅位仪注，秘书监魏收草九锡、禅让、劝进诸文。凡魏室诸王皆引入北宫，闭之于东斋。五月甲寅，进洋位相国，总百揆，备九锡。洋行至前



亭，所乘马忽倒，意甚恶之。至平都城，不肯复进，欲还晋阳。仓丞李集曰：“王来为何事而欲还耶？非所以符臣民仰望之心也。”德政、之才亦苦谏曰：“山提先去，机关已泄，王今日岂可中止？”乃命司马子如、杜弼驰驿续入，观察物情。子如等至邺，在朝文武知事势已成，禅位在即，莫不俯首顺从。子如密以报洋，洋乃至邺，入居旧邸，百官皆来晋谒。洋辄下令，召入夫赍筑具，集于城南。高隆之请曰：“用此何为？”洋作色曰：“我自有事，君何问焉？岂欲族灭耶？”隆之惧而退。于是作圆丘，备法物，一日一夜，无不毕具。

丙辰，司空潘乐、侍中张亮、黄门郎赵彦深等求入宫启事，帝于昭阳殿见之。亮曰：“五行递运，有始有终。齐王圣德钦明，万方归仰，愿陛下远法尧舜，以让有德。”帝敛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谨当逊避。”又曰：“若尔，须作制书。”中书郎崔瞽、裴让之曰：“制已作讫。”便向袖中取出，使侍中杨毒进之。帝提笔便署，因问毒曰：“居朕何所？”毒曰：“北城别有馆宇，帝可居之。”帝乃走下御坐，步就东廓，咏范蔚宗《后汉书》赞曰：

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

有司请帝起发，帝曰：“古人念遗簪敝履，朕欲与六宫一别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犹陛下之天下，况在六宫。”帝步入与妃嫔已下别，举宫皆哭。赵国李妃诵陈思王诗曰：“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帝挥泪谢之。直长赵道德，以故犊车一乘，候于东阁，帝出登车，道德超上抱



之。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顺人，甘让大位，何物家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犹不下。出云龙门，王公百僚拜辞，独高隆之洒泣不已。遂入北城，居司马子如南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玺绶禅位于齐。初，帝出宫时，以后为高王之女，不见而出。后闻之，大哭曰：“帝既退居北城，我何忍独处大内？”屏去仪卫，只带宫女数人，来至帝所。帝见之下泪，曰：“卿来何为者？尔家正当隆盛，富贵自在，何悬此败亡之身为？”后曰：“妾侍陛下久矣，生死愿在一处，敢以盛衰易节。”于是相抱而哭，守帝不去。

五月戊午，群臣劝进，洋即帝位于南郊，是为显祖文宣皇帝，国号大齐，改元天保，大赦。是日，邺下获一赤雀，献于坛上。文宣大喜，以为受命之瑞。中外百官进秩有差，自魏敬宗以来，群臣绝禄，至是始复给之。己未，封帝为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礼。立九庙，皆冠以帝号。追尊献武王为献武皇帝，庙号高祖，文襄王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凡魏朝所封爵号，皆降一等。本宣力于齐，为齐佐命者不在降限。辛酉，册尊太妃娄氏为皇太后。命太保元修伯持节往晋阳，进玺绶册书于太后。太后受册，乃服韦衣，升殿受贺，诸夫人皆行九叩礼。尔朱后平素与太后为敌体，至是亦跪拜如仪。六月，迎太后至邺，一应嫔妃眷属皆从行。齐王朝太后于崇训宫。太后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然当念先帝当日苦争力战经营创造之难，勿以得天下为易也。”齐主再拜受命。癸未，封弟浚为永安王，淹为平阳王，鸢为彭城王，演为常山王，涣为上党王，熸为襄阳王，湛为长广王，珣为任城王，湜为高阳王，济为博陵王，凝为新平王，润为冯翊王，洽为汉阳王，共十三人。又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



臣库狄干等七人皆为王。尉景子尉灿官为仪同三司，性粗暴，见库狄干等封王，其父不加王爵，大怒，十余日不朝。遣使召之，闭门不纳，隔门谓使者曰：“天子不封灿父为王，灿何以生为？”使者回奏，帝鉴其直，乃亦封景为王。将立后，集群臣议之。盖帝为太原公时，娶长史李希宗女，伉俪相得。后又纳段韶之妹，更加宠爱。隆之、德政欲结勋贵之欢，以李妃汉人，不可为天下母，请立段妃。帝不从，立李氏为后，其子殷为皇太子。赦畿内及并州死犯，余州死罪减等。是时政令一新，臣民悦服。惟虑关西有警，严设重兵以待。但未识泰闻东魏之亡，能兴师讨罪否，且听下文分解。

高洋处心积虑，要行篡逆。娄妃、司马子如、斛律金之言，自是正理。徐之才、宋景业等进说图讖，不过欲图富贵耳。小人之陷主于不义，每每如是。魏帝下堂而走，真是可怜。高后一意相从，此时尚足为高家争气，恐以后之未必然耳。



第五十一回 宇文后立节捐躯 安定公临危托后

话说宇文泰自颍川失守，师劳无功，只得退守关中，待时而动。一日闻报高澄身丧，以为天败高氏，不胜大喜。及闻高洋篡位，谓左右曰：“高洋一竖子耳，料其才能，不及父兄远甚，而敢行僭逆，是自取灭亡也。吾以大军临之，声罪致讨，何忧不克哉？”乃从同州至京，入见帝曰：“高洋废君篡国，大逆无道，臣请兴兵讨之，以诛逆臣之罪，以复一统之模。”帝从其请。乃召秦州刺史宇文导为大将军、都督二十三州诸军事，镇守长安。泰自引军十万，上将千员，往关东进发。边臣飞报至邺，声言西兵百万，飞渡黄河，不日将到晋阳，举朝大惊。齐主集群臣问计，或曰：“黑獭蓄锐有年，今倾国而来，其锋不可挡，惟坚壁清野以待之，使之前无所获，力倦自退。昔先帝围玉壁，西师不出，亦此意也。”齐主曰：“此懦夫之计也。”或曰：“昔黑獭侵犯洛阳，先帝遣将拒之，皆获大捷。今宜调集诸路之兵，命一上将迎敌，贼兵自退，陛下可以高枕无忧也。”齐主曰：“此未足以制黑獭也。诸卿之言，但守成法，未识机宜。黑獭之敢于深入者，以朕年少新立，未经战阵，有轻我心。若敛兵避之，示之以怯，益张其焰，吾兵将不战自乱。须乘其初至，朕猝然临之，彼不虞朕出，见朕必惊，彼势自沮，所谓先声有夺人之气也。转弱为强，实在此举。”高德政请待各路兵齐集，然后出师。齐主不许，连夜驰往晋阳，贯甲乘马，号令三军，亲为前部。令段韶、斛律丰乐统大军为后继。行至建州，遇西魏前锋赵贵，有众万人，直攻其营。身自搏战，



诸将奋击，贵兵大败。泰闻前锋军败，大惊，问：“来将何人？”探者报说：“齐主自来，去大军不远，旗风浩大，人马精强，军威严整，行阵肃穆。”泰不信，曰：“洋闻吾至，方奔逃之不暇，何敢来与吾敌？”是夜月明，泰与杨忠、达奚武等领数骑易服潜往，登高阜以望齐军，果见军容威武，调度有力，与欢治军无异。叹曰：“有子如此，高欢为不死矣。”归营后，因念洋未可轻，若与之战，未必能胜，徒损自己威名。又遽退而归，恐为所笑，转辗不决。恰好秋尽冬初，久雨不止，军中畜产多死，人心不安。乃托以天时雨湿，弓弦解胶，不如暂回西京，俟春暖再来。遂班师，从蒲州而去。齐主闻西师退，追至河口，不及而还。

一日，接得肆州文书，报称蠕蠕国太子罗辰兴兵十万来犯吾疆。齐主召集诸将商议拒之。司徒潘乐曰：“昔先帝以蠕蠕反复无常，难以力服，故娶其女为妃，岁赐金帛，以结其心，边境得安。今先帝崩，蠕蠕公主亦卒，聘问之礼遂绝，故兴兵而来。不若仍以重赂结之，复申旧好，庶干戈永息，而边土无虞。”齐主曰：“昔先帝欲散西魏之谋，故赂以玉帛，结以婚姻，以致太后避位，此权宜之术，亦先帝所耻也。今日藐视吾邦，复行猖獗，不擒灭之，无以伸吾之恨，何用通好？”段韶曰：“陛下亲征，臣请为先锋。”齐主大喜，乃引大兵直抵恒州。与蠕蠕兵遇，罗辰手下有勇将二员，前来讨战。斛律丰乐挺枪迎敌，战未下，齐主亲自出马斩之。诸将见帝亲自临阵杀敌，孰敢居后，奋勇齐进，敌兵大溃，散走出境。左右请班师，齐主命众先发，自以三千骑押后。夜宿黄瓜堆，罗辰探得后队兵少，复领精骑数万连夜赶来，把三千兵四面围住。火把烛天，枪刀密布，将士皆失



色，齐主安卧不动。天明方起，神色自若，立马阵前，指画形势，纵兵奋击。蠕蠕之众披靡，乃溃围而出。前军闻后有寇，亦来救援，遂大破之。伏尸二十里，擒得罗辰之妻叱奴氏及番人三万余口。斩叱奴氏于境上，罗辰超越岩谷，仅以身免。由是诸夷畏服，终帝之世，蠕蠕不敢来犯。今且按下不表。

且说西魏文帝痛东魏之亡，进讨无功，高氏既篡，黑獭亦必效尤，魏氏宗社不久将尽属他姓，郁郁成疾，渐至不起。泰闻帝不豫，入朝问安。帝谓之曰：“卿来甚好，朕生死有命，不足惜也。但太子年幼，未谙国政，托孤寄命，惟卿是任。卿善辅之。”遗诏太子元钦即位，与乙弗后合葬，是夜遂崩，年四十五岁。时西魏大统十六年三月庚戌也。帝为京兆王元愉之子，以父死非命，终身不乐。在位十六年，安静自守，国家大事，悉决于泰，未尝自主。故处乱世，得保天年以终。辛亥，泰奉太子登基，立宇文氏为后，后即泰长女也。百官朝贺毕，然后发丧，颁示天下，谥帝曰文皇帝。泰复归镇同州，盖其地当关河之险，北控诸蛮，东扼齐境，故泰常居之，犹齐之晋阳也。时有尚书元烈，帝室亲属，见泰专权，屡怀不平，欲杀之以兴帝室。然性粗少密，大庭广众之会，言及国事，辄抚膺长叹，怒形于色，以故谋未成，而机已泄。泰杀之，没其家口，不复稟于帝也。少帝闻烈死，大怒，私谓左右曰：“丞相擅杀大臣绝不启知，目中岂复有我哉！我不杀泰，泰必害我，谁肯为我谋之？”一日，召临淮、广平二王，告以图泰之意，二人垂泪泣谏曰：“不可为也。丞相秉政已久，大权皆在其手，朝廷孤立久矣，奈何以赤手而捋虎须？事若无成，大祸立至，愿帝勿作



此意。”帝不听，曰：“吾实不能束手待死也。”二人危之。时泰诸子年幼，以诸婿为腹心，长女云英，已为帝后。次女云容，嫁清河郡公李远之子李基。三女云庆，嫁义成郡公李弼之子李晖。四女云瑞，嫁常山郡公于谨之子于翼。皆封武卫将军，分掌禁兵，以防朝廷有变。李基等探知帝欲害泰，临淮、广平二王止之不听，令人密以报泰。泰大怒曰：“孺子不堪为君！”旋即入朝，以帝居位无道，乏人君之度，不可作社稷主，告示百官，另立贤明。群臣莫敢违，遂废帝及后皆为庶人，置之雍州。奉齐王元廓为天子，是为魏恭帝，文帝第四子也。立妃若干氏为后，大赦天下，以安人心。由是泰权愈重，虽魏之旧臣宿将，莫不屏息听命。少帝放废雍州，朝夕怨望，泰以其有英气，恐生他变，乃令人赍鸩酒至雍州。使者至，少帝问：“何为？”对曰：“太师献寿酒一瓶，为陛下饮。”帝见之不觉泪下，与后诀曰：“因怜元命倾覆，故勉意为之。不图今日遭祸，乃至于此。吾命已矣，汝归母家，不须念我。”后抱住大哭，谓使者曰：“太师既废帝为庶人，亦当使我夫妇相守以老。太师纵不念帝，何不怜我？烦卿一复我命。”使者道：“太师之旨，谁敢有违？但令天子饮酒之后，便迎后归耳。”帝遂服毒而亡，时年二十四岁。后哀哭不食，亲与左右手殓之。使者欲迎以归，不从，泪尽继之以血，且出怨言。使者复命，泰大怒，复令使者赍鸩酒至雍州，命之曰：“后倘执迷不改，即赐此酒。”使者至，后身衣重服，方哭泣于少帝灵前。使者致泰命，曰：“后归无恙，否则饮此。”后曰：“吾未亡人，视死如归久矣。意欲终百日之丧，然后就死。今见逼如此，何以生为！惟负吾母生育之恩，不一见面为恨耳。”言讫，大哭。



哭已，饮酒而死，年二十二岁。后志操坚贞，仪容明秀，少帝深敬重之。伉俪无间，不置嫔御。及帝崩，后以身殉。后人诗美之曰：

皎皎冰霜性，亭亭松柏姿。
纲常谁倒置，节义独撑持。
一死随君去，重泉痛国危。
芳名垂信史，巾帼胜须眉。

是时，魏静帝亦死于邺，年二十八岁。你道静帝若何而死？先是齐主每出入，常以静帝自随，高后恒为之尝饮食，护视之。又娄太后尝劝齐主勿杀，使之得保天年，故齐主欲害之未果。及天保三年，太后欲归故宫，遂还晋阳。齐主召后宫中赴宴，遣使以药酒鸩帝。及后归，帝已崩。痛哭数日，欲自尽，左右劝止之。齐主乃令人护丧事，谥曰魏孝静皇帝，葬于邺西漳水之北。送静后至晋阳太后所居之。其后封为太原公主，下嫁杨遵彦。故人以为欢之女不及泰之女也。

且说泰自弑少帝后，见人心不变，天位易取，大业将成，而嗣位尚虚，不可不先立定。正妃元氏生子觉，年尚十五。次妃姚氏生子毓，年最长。其妇大司马独孤信女，信居重任，为泰腹心。泰欲立觉为世子，恐信不悦，乃召诸公卿议之。众曰：“公所欲立，则竟立之，谁敢有违？”泰曰：“孤欲舍长立嫡，恐非大司马所乐。”左仆射李远曰：“臣闻立子以嫡不以长，古之道也。略阳公觉合为世子无疑，若以信为嫌，请先斩之。”泰笑曰：“何至于是！”信亦自陈曰：



“立觉，信之愿也。岂可以毓为信婿而有嫌疑？”及退，远谢信曰：“公莫怪，临大事不得不尔。”信亦谢曰：“今日赖公决此大事。”遂立觉为世子。是年，泰巡行北边，至平凉郡，有建武将军史宁率其子侄来迎。泰见之大喜，曰：“吾欲于平凉城东校猎，卿可率子弟以从。”次日，猎于牵屯山。泰见众中有一小将，年尚幼，而容貌出群，弓马娴熟，往来如飞，箭无虚发。召而问之，乃史宁之子史雄也。顾谓宁曰：“曾婚娶否？”对曰：“未也。”泰曰：“为汝佳儿，岂不可为吾快婿？”时泰有幼女云安未嫁，因配之为室。军留平凉逾月，一夜，忽有大星坠于营前，光烛四野，人马皆惊。又中军帅旗无故自折，泰甚恶之。俄而得疾，日加沉重，自知必死。因念大权不可付于他姓，兄子宇文护常掌家政，可托以后事，乃于半途驰驿召之。护至泾州见泰，泰谓之曰：“吾诸子幼弱，外寇方强，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护再拜受命，遂统大军进发。十月癸亥，泰卒于云阳，时年五十。泰性好质，素不尚虚饰，能驾驭英豪，得其力用。明达政事，人莫能欺。崇儒好古，凡所设施，皆依仿旧章。先是恭帝之立，泰请去年号，称元年，复姓拓跋氏。其九十九姓改为单姓者，皆复其旧。又请如古制，天子称王，宗室诸王皆降为公，故己虽勋业隆重，只以安定公号终身也。及泰歿，护扶柩还，至长安而后发丧。奉世子嗣位，为太师柱国、大冢宰，袭封安定郡公，镇同州。自天子以迄，大小臣僚、府中将士，皆素服举哀。

当是时，元辅新丧，举朝惶惶。中山公护虽受泰命，而名位素卑，未尝预政，不厌人望。在朝群公有共图执政之意，莫肯服从。护忧之，乃问计于大司寇于谨。谨曰：“仆



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争之。若对众定策，公必不得谦让。”次日，群公会议。太傅赵贵对众曰：“丞相亡，谁主天下事？”盖阴以自命也，众莫发言。谨独曰：“昔帝室倾危，非安定公，无复今日。今公一旦违世，嗣子虽幼，中山公其亲兄子，兼受顾托，军国之事理须归之，有何议焉？”辞色抗厉，听者皆为悚动。护曰：“此乃家事，护虽庸昧，何敢有辞？”谨素与泰等夷，护常拜之。至是谨起而言曰：“公若统理军国，谨等皆有所依。”遂下拜。群公迫于谨，亦下拜。于是众议始定。护纲纪内外，抚循文武，人心遂安。旋封世子觉为周公，为谋禅也。但未识后事若何，且听下文分解。

高洋当新立之时，能独定至计，亲冒矢石，屡次克敌，其刚果自不可及。至不容静帝，必欲置之于死，虽有娄后之命而不听，心何忍哉！泰不臣之心，无异高洋，特未发耳。乃逼迁少帝，以鸩弑之，其罪尚可逭耶？惟其女争气，胜于静帝之后。大星一坠，五十而亡。毕世奸雄，真成一梦，可慨也已。



第五十二回 晋公护掌朝革命 齐主洋乱性败常

话说宇文护当国，以周公觉幼弱，欲使早正大位以定人心。十二月甲申，葬安定公于长安之原。庚子以魏恭帝诏禅位于周。使大宗伯赵贵持节奉册，济北公元迪奉皇帝玺绶，送至周公之府。恭帝出居别第。正月辛丑，周公即天子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露门，追尊王考文公为文王，妣为文后，大赦。封恭帝为宋公，旋即弑之。以“木德”承魏“水德”，行夏之时，服色尚黑。以李弼为太师，赵贵为太傅，独孤信为太保，中山公护为大司马，都督内外诸军事，加封晋公。凡文武百官皆进爵有差。旋有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议以为圣人沿革，因时制宜：“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旧制，称皇帝，建年号。”从之。周王始称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成。今且按下不表。

且说齐主登极之后，神明转茂，留心政术，务存简靖，明于任使，人得尽力。又能以法驭下，或有违犯，虽勋戚不赦，内外莫不肃然。至于军国机策，独决怀抱。每临行阵，亲当矢石，所向有功，四夷钦服。西人亦畏其强，人呼之谓“英雄天子”。数年后，渐以功业自矜，嗜酒淫佚，肆行狂暴。太保高隆之，高祖义弟。帝少时常被轻侮，及受禅时，隆之又言不可，心常恨之。崔季舒怨隆之前劾其罪配徙远方，乃谗于帝曰：“隆之每理一事，辄云非己莫能为，是令人上薄朝廷也。”帝积前怨，令武士箠之百余拳而卒。清河王岳，帝从父弟。屡立战功，有威名，而性好奢侈，耽于声色。平秦王归彦自幼抚养于岳，岳待之甚薄，归彦怨之。及



帝即位，归彦为领军大将军，大被宠遇。密构其短，奏言岳造城南大宅，制为永巷，僭拟宫禁。帝闻不平。又帝纳娼妇薛氏于后宫，岳先通其姊，亦尝迎薛氏至第。一夜，帝游薛氏家，淫其姊。其姊恃爱，为父乞司徒之职。帝大怒，悬其体，锯而杀之。岳以帝杀无罪，有后言。帝益不平，遂让岳以奸，使归彦鸩岳。岳自诉无罪，归彦曰：“饮之，则害止一身；不饮，则祸及全家。”岳遂饮之而卒。薛嫔始大宠幸，久之，忽思其曾与岳通，无故斩其首，藏之于怀。集群臣于东山宴饮，劝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于席上。支解其尸，弄其髀骨为琵琶。一座大惊。旋对之流涕曰：“佳人难再得。”载尸以出，披发步哭而随之。

自是杯不离手，淫暴益甚。或身自歌舞，尽日通宵；或散发披肩，杂衣锦采彩；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或乘牛、驴、橐驼，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刘桃枝负之而行，担胡鼓拍之。勋戚之家，朝夕临幸。游行市里，街坐巷宿；或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驰走。从者不堪，帝居之自若。于邺中构三台，即魏武所建旧址，更名铜爵曰金凤，金虎曰圣应，冰井曰崇光。方构时，木高二十七丈，两栋相距二百余尺。工匠危怯，皆系绳自防。帝登脊疾走，殊无怖畏。又复雅舞，折旋中节。旁人见者，莫不寒心。尝于道上问一妇人曰：“天子何如？”妇人曰：“颠颠痴痴，何成天子！”帝杀之。太后以帝饮酒无节，举杖击之，曰：“如此父，乃生如此儿。”帝曰：“即当嫁此老母。”太后大怒，遂不言笑。帝欲太后笑，自匍匐伏于太后所坐床下，太后坐，举床坠太后于地，颇有所伤。既醒，愧悔欲死。使积柴炽火，欲入其中。太后惊惧，亲自持挽，强为之笑曰：“向汝醉耳，毋自



残。”帝乃设地席，命平秦王归彦执杖，脱背就责。谓归彦曰：“杖不出血，当斩汝。”太后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请。乃笞脚五十，然后衣冠拜谢，悲不自胜。

因是戒酒一句，又复如初，淫酗转剧。征国中淫姬媚妇，悉去衣裳，赤其下体，吩咐从官共视。又聚棘为马，纽草为索，逼令赤身乘骑，牵引来去，流血洒地，以为娱乐。一日，幸李后家，以鸣镝射后母崔氏，骂曰：“吾醉时尚不识太后，何况老婢！”马鞭乱击一百有余。虽以杨毒为宰相，使进厕筹，以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置之棺中，载以薰车，欲下钉者数四，久而释之。又尝持槊走马，以拟左丞相斛律金之胸者三，金神色不动，乃赐帛千段。一日，谓文襄后曰：“吾兄昔奸吾妇，我今须报。”乃淫于后。其高氏妇女，不问亲疏，多与之乱。或以赐左右，使乱交于前，不从者斩。彭城王太妃者，即尔朱后也。本有绝世容，年长矣，美丽如故。帝至其宫，欲犯之，太妃辞以异日，盖惧害其子也。帝去，泣谓左右曰：“昔吾失节，已为终身之辱，今何可以再辱？但不死，无以绝其心。前梦孝庄帝向我言，吾曾枉杀赵妃，不获善终，今果然矣。”遂缢而死。有遗言启太后，以其子彭城为托，故太后常保护之。又乐安王元昂妻李氏，即李后姊，入宫朝后。帝见其色美，逼而幸之，大肆淫乐，不令出宫。谓后曰：“吾欲纳尔姊为昭仪可乎？”后以其有夫对。帝乃召昂至前，令伏于地，以鸣镝射之百余下，凝血将及一石，竟至于死。后惧，乞让位于姊，太后以为言乃止。

作大镬、长锯、锉、碓之属，陈之于庭。每醉，辄手自杀人以为戏乐。所杀者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



水。杨毒乃拣应死之囚，置之仗内，谓之供御囚，帝欲杀人，辄执以应命。三月不杀，则宥之。参军裴让之上书极谏，帝谓粉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对曰：“彼欲陛下杀之，以成名于后世耳。”帝曰：“小人哉，我且不杀，尔焉得名？”帝与左右饮，曰：“乐哉！”都督王珪曰：“有大乐，亦有大苦。”帝曰：“何苦？”对曰：“长夜之饮不止，一旦国亡身陨，所谓大苦。”帝怒其不逊，使燕子献反缚其手，长广王捉头，欲手刃之。珪呼曰：“杨遵彦、崔季舒逃难来归，位至仆射尚书。臣于世宗，冒危效命，翻见屠戮，旷古未有此事！”帝投刃于地曰：“王师罗不得杀。”乃舍之。

尝游宴东山，以关陇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于前，立作诏书，宣示远近，将事西行。西人震恐，常为拒守之计。实皆酒后空言，逾时辄忘。一日，泣谓群臣曰：“关西不受我命，奈何？”刘桃枝曰：“臣得三千骑，请就长安，擒其君臣以来。”帝壮之，赐帛千匹。赵道德进曰：“东西两国，强弱力均，彼可擒之以来，此亦可擒之以往。桃枝妄言应诛，陛下奈何滥赏！”帝曰：“道德言是。”以绢赐之。帝乘马欲下峻岸，入漳水，道德揽辔回马。帝怒，欲斩之。道德曰：“臣死不恨，当于地下启先帝，言此儿无道，酣酒颠狂，不可教训。”帝默然而止。他日，又谓道德曰：“我饮酒过多，汝须痛杖我。”道德以杖扶之，帝走，道德逐之曰：“何物天子，作如此行为？”典御丞李集面谏，比帝于桀、纣。帝令缚置中流，沉没久之，复令引出。问曰：“吾何如桀、纣？”集曰：“弥不及矣。”帝又沉之，引出更问。如此数四，集对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人，方知龙逢、比干未为俊物。”遂释之。俄而，被引入见，又若有



言，挥出腰斩。其或杀或赦，莫能测焉。内外惨惨，各怀怨毒。然能默识强记，加以严断，群下战栗，不敢为非。又委政杨毒，以为心膂。毒总摄机衡，百度修饬，纲纪肃然。故时言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一日，帝将出巡，百官辞于紫陌，使槊骑围之，曰：“我举鞭即杀之。”旋复饮酒，醉而倦卧，至于日宴方起。黄门郎连子畅乘间言曰：“陛下如此，群臣不胜恐怖。”帝曰：“大怖耶？若然勿杀。”遂如晋阳，筑长城三千余里。秋七月，河南北大蝗，帝问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对曰：“五行志，土功不时，蝗虫为灾。今外筑长城，内兴三台，殆以此乎？”帝大怒，使左右殴之，擢其发，以溷沃其顶，曳足以出。先是齐有术士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见沙门。其实应在周尚黑，后灭齐也。帝在晋阳，问左右何物最黑，对曰：“无过于漆。”帝以上党王浼，于兄弟中行第七，误“七”为“漆”，使都督韩伯升至邺征之。浼疑其害己，至紫柏桥，杀伯升而逃，浮河南渡。行至济州，为人所执，送于邺都。又帝为太原公时，与永安王浚同见世宗，帝有时涕出，浚责帝左右曰：“何不为二兄拭鼻？”帝心衔之。及即位，浚为青州刺史，聪明矜恕，吏民悦之。浚以帝嗜酒，私谓亲近曰：“二兄因酒败德，朝臣无敢源者，大敌未灭，吾甚以为忧。欲乘驿至邺面谏，不知用吾言否。”或密以其言白帝，帝益衔之。其后浚入朝，从幸东山。帝裸裎为乐，浚进谏曰：“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悦，浚又召杨毒于背处，责其不谏。帝是时不欲大臣与诸王交通，毒惧帝疑，因奏之。帝大怒曰：“小人由来难忍。”遂罢酒还宫。浚寻还州，又上书切谏。帝益怒，诏征之，浚托疾不至。帝



遣人驰驿收浚，老幼泣送者数千人。至邺，与上党王涣，皆盛以铁笼，置于北城地牢。饮食糗糒，共在一所。

常山王演，高祖第六子，帝之同母弟也。幼而英特，有大成之量，笃志好学，所览文籍，探其旨归，而不尚词彩。读至《李陵传》，独壮其所为。聪明过人，所与游处者，一知其家讳，终身未尝误犯。性至孝，太后常病，心痛如不堪忍。演立侍床前，以指甲掐其手心，为太后分痛，血流出袖。故太后爱之特甚。于诸王中最贤，帝亦深重之。以帝沈湎无度，忧愤形于颜色。帝觉之，谓曰：“但令汝在，我何为不纵乐！”演惟涕泣拜伏，竟无所言。帝亦大悲，抵杯于地曰：“汝嫌我唯此，自今敢进酒者，斩之。”因取所御杯盘，尽皆坏弃。人皆谓帝之戒饮，演实有以格之。不数日，沈湎如故。或于诸贵戚家相戏角力，不限贵贱。惟演至，则内外肃然。演将进谏，其友王晞以为不可。演不从，苦口极言，遂逢大怒。先是演性颇严，尚书郎中等办事有失，辄加捶楚。令史奸慝，即考竟不贷。帝欲实演之罪，疑其僚属必怨，乃立演于前，以刀钁拟胁。凡令史曾受演罚者，皆临以白刃，使供演短。诸人俱甘一死，不忍诬王，乃释之。又疑演假辞于晞，欲杀晞。演私谓晞曰：“王博士，明日当作一条事，欲为相活，亦图自全，宜深体勿怪。”乃于众中杖晞二十，帝欲诛之，闻晞得杖，以故不杀。髡其首，配甲坊。其后演又谏争，大被殴撻，伤甚，闭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帝不知所为。曰：“倘小儿死，奈我老母何？”于是数往问疾，曰：“努力强食，当以王晞还汝。”乃释晞罪，令侍演。演抱晞颈曰：“吾气息颯然，恐不能久活。”晞流涕曰：“天道神明，岂令殿下遂毙此舍？至尊亲为人兄，尊为



人主，安可与计？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纵不自惜，独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强坐而饭。晞由是得免，还为王友。帝欲悦太后，进演爵位，命录尚书事。除官者皆诣演谢，去必辞。晞言于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来以为不可。”演从之，一切谢绝。久之，演又谓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吾岂可以前逢一怒，遽尔结舌？烦卿撰一谏章，吾当伺便极陈。”晞遂条列十余事以呈。因为演曰：“今朝廷所恃，臣民所望者，惟殿下一人。乃欲学匹夫耿介，以轻一朝之命？谚云：‘狂药令人不自觉，刀箭岂复议亲疏。’一旦祸出理外，奈殿下家业何？奈皇太后何？”演歉歉不自胜。曰：“祸至是乎？”明日见晞，曰：“吾长夜久思，卿言良是，今息意矣。”即将晞稿付火焚之。帝褻狎之游，遍于宗戚。所往留连，惟至常山第，不逾时即去。

太子殷自幼温裕，心地开朗，礼士好学，关览时政，甚有美名。帝常嫌其得汉家性质，不似己，欲废之。帝登金凤台，使太子手刃重囚。太子惻然有难色，加刃再三，不断其首。帝大怒，亲以马鞭捶之。太子由是气悸语吃，精神昏扰，帝益嫌之。酣宴时，屡云太子性儒，社稷事重，终当传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谓杨毒曰：“太子国之根本，不可动摇。至尊三爵之后，每言传位常山，令臣下怀贰。若其实也，当决行之。不然，此言非所以为戏，徒使国家不安。”祚以收言白帝，帝乃止。但未识后日天下，究属太子否，且听下卷分解。

高洋始篡魏祚，尚似英敏。厥后耽于酒色，湎于刑戮，虽古桀、纣，尚不至是。常山王极力谏诤



而卒不听，无道甚矣！亦国祚将终，祸来神昧者
欤？



第五十三回 烧铁笼焚死二弟 弃漳水杀尽诸元

话说文宣末年，耽酒渔色，淫虐之事，无所不为。用刑更极残忍，有司逢迎上意，莫不严酷。或烧犁耳，使犯人立于其上。或烧车舂，使犯人以臂贯之。每有冤陷，不胜痛苦，皆自诬服。惟郎中苏琼以宽平为治，有告谋反者，付琼推验，事多申雪。尚书崔昂谓之曰：“若欲立功名，当更思其余。数雪反逆，身命何轻？”琼正色曰：“所雪者冤枉耳，非纵反逆也。”昂大惭。帝怒临漳令稽晔、舍人李文师，以赐臣下为奴。侍郎郑颐问尚书王昕曰：“自古无朝士为奴者？”昕曰：“箕子为之奴。”颐以白帝曰：“王元景以稽、李二臣为奴，同于箕子，是比陛下于桀、纣也。”帝衔之。俄而，帝与朝臣酣饮，昕称疾不至。帝遣骑召之，见昕方摇膝长吟，骑以白帝，帝益怒。及昕至，遂斩于殿前，投尸漳水。

帝如北城，就视永安、上党二王于地牢，临穴讴歌，令二王和之。二王惧怖且悲，不觉声颤。帝怆然为之下泣，将赦之。长广王湛素与浚不睦，进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闻其言，呼湛小字曰：“步落稽，与汝何仇，而必杀我？但汝之忍心，皇天见之！”帝亦以浚与涣皆有雄略，恐为后害，乃自刺之。又使刘桃枝就笼乱刺，槊每下，浚、涣辄以手拉折之，号哭呼天。于是薪火乱投，烧杀之，填以土石。后出其尸，皮发皆尽，尸色如炭，远近为之痛愤。仆射崔暹卒，帝亲临其丧，哭之。谓暹妻李氏曰：“颇忆暹乎？”其妻曰：“结发义深，实怀追忆。”帝曰：“既忆之，



自往省。”手斩其头，掷于墙外。高德政与杨毒同相，毒常忌之。帝狂于饮，德政数强谏，帝不悦。谓左右曰：“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惧，称疾不朝。帝谓毒曰：“我大忧德政病。”对曰：“陛下若用为冀州刺史，病当自瘥。”帝从之。德政见除书即起，帝大怒，召德政谓曰：“闻尔病，我为尔针。”亲以小刀刺之，血流沾地。又使曳下斩去其足，桃枝执刀不敢下，帝责桃枝曰：“尔头即落头。”桃枝乃斩其足之三指。帝犹怒，囚之门下，夜以毡舆载还家。明日，德政妻出珍宝四床，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见之，怒曰：“我内府犹无是物，尔乃有此。”诘所从得，皆诸元所赂，遂曳出斩之。妻出拜，又斩之，并杀其子伯坚。

先是齐受魏禅，魏之宗室诸王虽皆降爵为公，仍食齐禄，未尝摈弃。是年五月，太史令奏称，天文有变，理当除旧布新。帝因问彭城公元韶曰：“汉光武何故中兴？”对曰：“为诛诸刘不尽。”帝曰：“尔言诚是。”乃诛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其后将如晋阳，乃尽杀诸元或祖父为王，或身尝贵显，皆斩于东市。其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麋，前后死者七百二十一人，咸弃尸漳水。剖鱼者往往得人指甲，邺下为之久不食鱼。又登金凤台，使元黄头与诸囚各乘纸鸢以飞，能飞者免死。独黄头飞至紫陌乃坠，仍付御史狱，饿杀之。初，韶以高氏婿，宠遇异于诸元。美阳公元晖业常于宫门外骂之曰：“尔不及一老嫗，负玺与人，何不击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尔亦詎得几时？”帝杀晖业。剃元韶髭须，加之粉黛以自随，曰：“我以彭城为嫗御。”言其懦弱如女也。韶欲昵帝，故一言起祸，致诸元尽死，身亦幽于地牢，绝食，啖衣袖而死。定襄令元景安，欲



请改姓高氏，其从兄景皓曰：“大丈夫宁可玉碎，何用瓦全，安有弃其本宗，而从人之姓者乎？”帝收景皓诛之，而赐景安姓高氏。帝嗜酒，体日瘠，李后忧之。帝谓之曰：“我常问太山道士：‘为天子几年？’答我三十年。吾思之，得非十年十月十日乎？”又帝初登祚，改年为天保。识者曰：“天保二字，剖之为一大人只十，帝其不过十乎？”太子取名殷，字正道，帝视之不悦。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后儿不得为帝也。”左右请改之，帝曰：“天也，奚改为？”及疾甚，自知不能久，谓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怜正道幼弱，人将夺之耳。”又谓常山王曰：“夺则任汝，慎勿杀也。”遗诏传位太子。尚书令杨毒、平秦王归彦、侍中燕子献、侍郎郑颐受命辅政。遂崩，帝居位十年。其崩时，果十月十日甲午也。癸未发丧，群臣无下泪者，惟杨毒涕泗横流，呜咽不已。太子即位，大赦。谥帝曰文宣皇帝，庙号显祖。尊娄太后为太皇太后，李后为皇太后。

先是高阳王湜滑稽便辟，有宠于显祖。常在左右执杖，以撻诸王，太皇太后深恨之。及显祖殂，湜有罪，太后杖之百余，扶归而卒。及显祖杀上党王涣，以其妃李氏配家奴冯文洛。至是，太后赦妃还第，而文洛尚怀恋恋，故意修饰，盛服往见。李妃出坐堂上，旁列左右，引文洛跪于阶下，数之曰：“遭难流离，以致身受大辱，志操寡薄，不能捐躯自尽，有愧先王。蒙恩诏得反藩闱，汝是谁家下奴，犹欲见侮！”喝令左右去其衣冠，杖之一百，流血洒地。太后闻之，髡鞭文洛，配甲坊。

先是显祖崩，常山王居禁中护丧事。太子即位，以天子



谅阴，诏演居东馆，军国之事，皆先咨决。杨毒以二王地位亲逼，恐不利于嗣王，心忌之。未几，演出归第，诏策施行，毒独主之，多不关预。或谓演曰：“鸛鸟离巢，必有探卵之患，王不可出居私第。”杨休之诣演，演不见。休之谓王晞曰：“昔周公朝读百篇书，夕见七十士，犹恐不足。王何所嫌疑，乃尔拒绝宾客？”晞以告王，王曰：“昔显祖之世，群臣皆不自保。今一人垂拱，吾曹亦保优闲，何用汲汲。”因言朝廷宽仁，真守文良主。晞曰：“新帝春秋尚富，骤揽万几，易为人蔽。殿下以朝夕先后，亲承音旨，若使他姓出纳诏命，大权必有所归。殿下虽欲守藩，其可得乎？借令得遂，冲退自审，家祚得保灵长否？”演默然久之，曰：“何以处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摄政七年，然后复子明辟。惟殿下处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为周公得乎！”演不应。二月己亥，帝奉显祖之丧至邺，太皇太后、皇太后皆行，众议常山王必当留守根本之地。时执政已生疑忌，乃敕二王俱从至邺。外朝闻之，莫不骇愕。演既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观察者，命即还城，执晞手曰：“努力自慎。”因跃马而去。领军可朱浑尚帝姑东平公主，谓执政曰：“主少国疑，若不去二王，少主无自安之礼。”杨蕢、燕子献等皆以为然，乃谋处太皇太后于北宫，使归政皇太后，出二王于外。

先是毒恶天保以来，爵赏多滥，欲加澄汰。先自表解开府，诸凡叨窃恩荣者，皆从黜免。由是嬖宠失职之徒，尽归心二叔。又高归彦总知禁旅，发晋阳时，杨毒敕留从驾五千兵，阴备非常。至邺数日，归彦方知，大愠。故初与杨、燕同心，既而中变，尽以疏忌之迹告二王。侍中宋钦道尝侍东



宫，教太子吏事，以旧臣侍侧，奏于帝曰：“二叔威权既重，宜速去之。”帝曰：“可与执政共商其事。”毒等乃议出二王为刺史，以帝慈仁，恐不听，乃通启皇太后，乞主其事。有宫嫔李昌仪者，即高仲密妻，旧名琼仙，文襄常纳之为夫人。文襄段，有宠于娄太后，常居宫中。李太后以其同姓，亦相昵爱，遂以杨毒所启示之。昌仪阳以为可，而密启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大怒，即报知二王，令自为计。演乃谋之贺拔仁、斛律金，二人皆曰：“主上幼弱，今欲出大王于外，毒等之心未可问也。异日权归他姓，国事正不可料。为大王计，不如收而杀之，以除后患。”演曰：“政自彼操，党恶者众，事若不成，反自速祸，奈何？”金曰：“此时彼方得志，不以大王为意，乘间猝发，除之匪难。”演然之。会毒等又议不可令二王并出，奏以湛镇晋阳，演录尚书事，留邺。

二王乃密结诸勋贵，伏壮士数十人于尚书省后室。拜职日，大会百僚，约曰：“行酒至毒等，我各劝双爵，彼必致辞。我一曰：‘执酒’，再曰‘执酒’，三曰‘何不执’，尔等即执之。”及期，毒等将往，郑颐止之曰：“事未可量，不宜轻赴。”毒曰：“吾等至诚体国，岂常山拜职有不赴之理？”遂会于尚书省。设宴堂上，坐定，二王殷勤劝酒，连呼执者三，伏遂起。毒被执，大言曰：“诸王反逆，欲杀忠良耶？尊天子，削诸侯，赤心奉国，何罪之有？”常山王欲缓之，湛曰：“不可。”于是拳杖乱殴，毒及可朱浑、宋钦道皆头面破血。各以十人持之。燕子献多力，头又少发，握其首，脱去，排众走出门，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献叹曰：“大丈夫为计迟，乃至于此。”又使薛孤延执郑颐于尚药局。



颉曰：“不用智者言，以至于此，岂非命也？”演乃与湛、归彦、贺拔仁、斛律金执缚毒等，掖入云龙门，都督叱利骚、仪同成休宁皆拔刀呵演。归彦谕之，不从。归彦久为领军，军士素服，谕之皆弛仗，休宁叹息而退。叱利骚挺立如故，遂杀之。演同群臣入至昭阳殿，湛及归彦监毒等在朱华门外。内廷闻变，帝与太皇太后、李太后并出。太皇太后坐殿上，太后及帝侧立。演伏阶前叩头，进言曰：“臣与陛下，骨肉至亲。杨遵彦等独擅朝权，威福由己，自王公以下，皆重足屏气，共相唇齿，以成乱阶。若不早图，必为宗社之害。臣与湛为社稷事重，贺拔仁、斛律金惜献武皇帝大业，不忍丧于权臣之手，共执遵彦等入宫。未敢刑戮，请俟圣裁。专擅之罪，诚当万死。”当是时，庭中及两庑卫士二千余人，皆披甲待诏。武卫娥永乐武力绝伦，素为显宗所厚，叩刀仰视，帝不一睨。太皇太后喝令却仗，不退。又厉声曰：“奴辈即今头落乃却？”永乐内刃而泣。太皇太后因问：“杨郎何在？”贺拔仁曰：“一眼已出。”太皇太后怆然曰：“杨郎何所能为，留使岂不佳耶？”乃让帝曰：“此等怀逆，欲弑我二子，次将及我，尔何为纵之？”帝素吃讷，仓猝不知所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曰：“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嫗斟酌！”太后拜谢，演叩头不已，誓言：“臣无异志，但欲去逼免死而已。”太皇太后谓帝曰：“何不安慰尔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为叔惜，况此汉辈？但丐儿命，此属任叔父处分。”太皇太后命演复位，演遂传帝旨，皆斩之。湛恨郑颉昔尝谗己，先拔其舌，后斩其首。又斩娥永乐于华林园。娄太后本不忍杀毒，临其丧，哭曰：“杨郎忠而获罪，惜哉！”以御金为之一眼，亲内之，曰：“以表吾意。”演亦



悔杀之，乃下诏，罪止一身，家属不问。以赵彦深代毒总机务。杨休之私语人曰：“将涉千里，杀骐驎而策蹇驴，良可悲也。”

戊申，演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湛为太傅、京机大都督。段韶为大将军，平阳王淹为太尉，归彦为司徒，彭城王鸞为尚书令。政无大小，一禀大丞相主持。三月甲寅，演以晋阳重地，自往镇守。既至，以王晞为司马，谓之曰：“不用卿言，几至倾覆。今君侧虽清，终当何以处我？”晞曰：“殿下往时地位，犹可以名教自处。今日事势，遂关天时，非复人理所及。”演默然，又以晞为文士，恐不允武将之意，昼则不接，夜则载入与语。尝在密室谓晞曰：“比王侯诸贵每相敦迫，言我违天不祥，恐有变起。吾欲以法绳之，可乎？”晞曰：“朝廷比者疏远骨肉，殿下仓卒所行，非复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虽欲谦退，秕糠神器，实违上天之意，坠先帝之基。”演曰：“卿何敢发此言？亦将致卿于法。”晞见其言厉而色和，乃曰：“天时人事，皆无异谋，是以冒犯鸷钺，抑亦神明所赞耳。”演曰：“拯难匡时，方俟圣哲，吾何敢私议。子其慎之，幸勿乱言。”谈至更深，晞乃退。但未识言者纷纷，常山能终守臣节否，且俟下文再说。

文宣不但淫乱，且又酷刑，其死已晚。幼子嗣位，舍常山不用，乃听信谗言，过于相逼，尚书省之变，是必然之势。常山既杀杨惇诸人，威权独重，有震主之嫌，虽欲终守臣节，其何可得？识时务者号为俊杰，王晞之谓乎！



第五十四回 齐肃宗叔承侄统 周武帝弟继兄尊

话说常山执政，诸臣纷纷劝进，演亦心动。谓王晞曰：“若内外咸有此意，赵彦深朝夕左右，何无一言？”晞曰：“彦深非不欲言，特不敢言耳。”彦深闻之，因亦劝进。时太后曰：“相王不效周公辅成王，而欲骨肉相夺，不畏后世谓之篡耶？”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事乃止。未几，演又启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变生，须早定名位，以副四海之望。”太皇太后乃从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废帝殷为济南王，出居别宫，以常山王演入继大统。且诫之曰：“勿令济南有他也。”演遂即皇帝位于晋阳，是为孝昭皇帝。大赦，改元皇建。太皇太后还称皇太后，皇太后称文宣皇后，宫曰昭信。乙酉，下诏绍封功臣，礼赐耆老，延访直言，褒赏死事，追赠名德。盖帝少居台阁，明习吏事，即位尤自勤励，大革显祖之弊，中外大悦。尝谓王晞曰：“卿何自同外客，屡自远我？自今凡有所怀，随宜作牒送进。”因敕与杨休之、崔^督二人，每日职务罢，并入东廊，共录历代礼乐职官及田市征税。有合于古不合于今者，悉令详思，以渐条奏。曾问舍人裴泽，外边议朕得失若何？泽对曰：“陛下聪明至公，自可远侔三代，而有识之士，咸言伤细，于帝王之度，颇为未宏。”帝笑曰：“诚如卿言。朕初临万几，虑不周悉，故若是耳。但此事安可久行？”库狄显安侍坐，帝曰：“显安我姑子，与朕为至亲，可言朕之不逮。”显安曰：“陛下太细，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势非得已，俟政清弊革，将易之以宽大耳。”故



帝临治一年，国日富而兵日强。

一日，边臣奏报，西魏宇文护连弑二主，人情大扰。帝欲征之，谓群臣曰：“昔我献武皇帝欲灭宇文，有志未遂。今宇文篡魏以来，国家多故，弑逆时闻。朕将整率六师，平定关西，以讨乱臣之罪，以伸先帝之志。诸臣其共襄厥功。”于是颁谕四方，各练兵以待。西人闻之大恐。

你道宇文护如何连弑二君？先是周闵帝即位，年十六，朝政皆决于护。有楚公赵贵、卫公独孤信，二人功劳勋望，群臣莫及，太祖尝倚为腹心。及护专政，威福自由，二人怏怏不服。贵谋杀护，信止之曰：“不可。此乃先王之意，又其至亲，吾等杀之不祥。”贵乃止。其时二人密语室中，有帝幼弟宇文盛自窗外闻之，遂以告护。护曰：“事不先发，必貽后悔。”乃伏壮士于殿内，贵人朝，擒而杀之。免独孤信官，以其名重，不欲显诛之，逼令自杀。仍令其子独孤善袭封卫国公，祭葬加礼，盖以上蒙天子，下安人心也。闵帝性刚果，本恶护之专权。及闻贵与信死，大怒曰：“晋公不遵朝命，擅杀大臣，直目中无我也，我何帝为！”有一朝臣，姓李名植，乃阳平郡公李远之子。植自太祖时为相府司录，参掌朝政。又有司马孙恒，亦久居权要。日在帝侧，二人见护杀戮大臣，亦恐不容于护，思欲除之。乃与宫伯乙弗凤、贺拔提共谮于帝曰：“护自诛赵贵以来，威权日盛，谋臣宿将争往附之。以臣观之，将不守臣节，陛下天位难保，愿早图之。”帝以为然。乙弗凤又曰：“以先王之明，犹委植与恒以政，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护常自比周公，臣闻周公摄政七年，然后返政。无论护心叵测，未必能如周公，就令如约，陛下安能七年悒悒如此乎？”帝愈信之，遂



欲杀护。数引武士于后园讲习，为执缚之势。植等又约宫伯张光洛同谋，光洛以大权在护，帝孤立于上，事必无成，乃阳许植，而阴以告护。护曰：“上何能为？废之恐骇物听，不如先离其党。”乃出植为梁州刺史，恒为潼州刺史。植等既出，帝思之不置，每欲召之，护泣谏曰：“天下至亲，无过兄弟。若兄弟尚相疑贰，他人谁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于春秋，嘱臣后事。臣情兼家国，实愿竭其股肱。若陛下亲揽万几，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犹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后，奸回得志，非惟不利陛下，亦将倾覆社稷，使臣无面目见太祖于九泉。且臣既为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复何求？愿陛下勿信谗人之言，疏弃骨肉。”帝乃止。乙弗凤大惧，谓帝曰：“事不速断，反受其乱。陛下不杀护，不惟臣等不免，弑逆之祸，即在目前。”帝又信之。于是密谋滋甚，定计于次日，召群臣入宴，因执护诛之。

护寄腹心于光洛，朝夕伺帝，纤悉皆报。闻帝有密谋，乃召柱国贺兰祥、领军尉迟纲，诉以朝廷见害之意。二人劝护废之，曰：“公欲自全，不若另立贤明。”护曰：“主少国疑，遽行废立，人心不服，奈何？”贺兰祥曰：“嗣子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废之，昔先王废魏少主亦然。机在速为，前事可师也。以公今日位望，废昏立明，谁敢不服！”护从其言。时尉迟纲总领禁兵，护使以兵入宫，先收其党。纲至外殿，召乙弗凤、贺拔提议事，二人不知事露，同来见纲。纲即执之，送人护第。因罢散殿前宿卫兵。时帝在宫中，尚以机事甚密，功成在即，谓左右曰：“诛护之后，某也贤，为宰相；某也才，为行台。凡属护党，尽行诛之。”众皆称善。及闻宿卫皆散，大惊曰：“此必有变，须防兵人！”忙



集宫人数十，环卫左右，执兵自守。俄而，贺兰祥奉护命，入宫见帝。甲士从者二百人，皆露刃上阶。祥厉声奏曰：“陛下昵近小人，不行正道，无人君之度。贺拔提等欲杀晋公，以危社稷，今已收讫。公卿大臣恐陛下不能守太祖之业，有负臣民之望，请陛下归略阳旧府。另立新主，管理万民。”因斥左右宫人曰：“尔等死在目前，尚何为者！”宫人皆惊走。帝自投于地曰：“为事不密，害至于此！”祥乃逼帝出宫，以车一乘，送入旧第，使兵士围守之。护既幽帝，悉召公卿会议，废帝为略阳公，迎立岐州刺史宁都公毓以承大业。众曰：“此公家事，废立由公，群臣何敢有违！”遂斩乙弗凤、贺拔提于宫门之外，杀孙恒于漳州。

时李植父李远为柱国大将军，镇弘农。护欲诛植，征之梁州，并召远入朝。李远见召，疑必有变，欲不就征，沉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宁为忠臣而死，岂可作叛臣而生乎！”遂就征。至长安，植已被囚。护以远功名素重，犹欲全之，引与相见，谓曰：“公儿遂有异谋，非止屠戮护身，乃是倾危社稷。叛臣贼子，理宜同疾，公可早为之所。”乃以植付远，令自杀之。远素爱植，不忍加诛。植有口辨，自陈初无此谋。远信之，诘朝将植谒护，欲为申雪。护谓植已死，左右报曰：“植亦在门。”护大怒曰：“阳平公不信我。”乃召人，仍命远同坐，迎略阳公至，令与植相质于远前。植辞穷，谓略阳公曰：“本为此谋，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远闻之，自投于床曰：“若尔，诚合万死。”护遂杀植，并逼远自杀。初，李远弟穆官开府仪同三司，知植非保家之子，每劝远除之，远不能用。及临刑，泣谓穆曰：“不用汝言，以至于此。”穆当从坐，以前言获免，



除名为民。植弟基，尚义归公主，亦当从坐，穆请以二子代基命，护并释之。

九月癸亥，宁都公至长安，百官迎之入宫。甲子，即皇帝位，是为世宗皇帝。太祖长子也，时年二十五岁。大赦，改元武城。朝群臣于太极殿，进护为太师。立夫人独孤氏为后，即独孤信女也。略阳既废，护犹怨之，使人赍鸩酒，弑之于旧第，年十六，黜王后元氏为尼。武城二年正月，护上表归政，阳为退让，其实军务大权仍自总理。周有处士韦夔，孝宽之兄也。志尚夷简，魏、周之际，十征不屈。太祖甚重之，不夺其志。明帝立，敬礼尤厚，号曰逍遥公。护延之至第，访以政事。时护盛修第舍，极土木之巧，夔仰视堂屋，叹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护不悦，听之使去。其立明帝也，以帝必德己，故无疑忌。及帝即位，明敏有识量，每日亲揽万几，生杀黜陟，辄自决断，渐欲夺护之权，护复谋废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有宠于护，擢为膳部下大夫。因谓安曰：“近上作事，令人不可耐。子能暗行毒害，终身当共富贵。”安曰：“此大事，若以相付，易犹反掌，保为公图之。”护大喜。一日，安上食，置毒于糖而进之。帝食时不觉，俄而疾作，次日大渐。叹曰：“我堕奸计，不能活矣。”乃召左右侍臣，口授遗诏五百余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当国。鲁公，朕之介弟，宽仁大度，海内共闻。能宏我周家者，必此子也，可使入继朕后。”言毕，遂殂。后人诗哀之曰：

黑獭当年连弑主，君臣大义等闲看。

两儿命绝他人手，千古收场总一般。



明帝暴崩，廷臣皆知中毒，为宇文护所使。然畏其势，皆求自保，莫敢推问。遂遵遗命，奉鲁公即皇帝位，是为周武帝。帝名邕，字祢罗突，太祖第四子也。生于同州，有神光照室。幼而孝敬聪明，有器质，仪度不凡，特为明帝所亲爱。朝廷大事，每与参议。性深沉，非因顾问，终不辄言。明帝每叹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故弥留之际，舍其子而立之。当是时，护于魏、周之际，秉政不越五年，于魏则弑恭帝，于周则弑闵帝，又弑明帝，威权震于一国，大逆彰于四方。故齐主闻之，欲伐周以讨其罪，出兵有日矣。而望气者言邺中有天子气，帝虑有内变，遂不暇外讨。

初，帝之谋诛杨、燕也，许长广王湛曰：“事成当立尔为太子。”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时留守邺中，济南王亦在邺，命湛掌之。及讹言起，帝命库狄伏连为幽州刺史，斛律丰乐为领军，以分湛权，湛愈不安。而平秦王归彦则以天子气应在济南，恐其复立，于己不利，劝帝除之。帝乃使归彦至邺，征济南王如并州。湛益疑惧，问计于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万福，至尊孝友异常，殿下不须疑虑。”湛曰：“此岂我推诚相问之意耶？”元海因乞还省，静夜思之。湛即留元海于后堂。元海达旦不寐，绕床徐步，夜漏未尽，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一请殿下如梁孝王故事，从数骑入晋阳，先见太后求哀，后见主上，请去兵权，不干朝政，必保泰山之安，此上策也；次则当具表，云威权太盛，恐取谤众口，请为青、齐二州刺史，沉靖自居，必不招物议，此中策也；最下一策，发言即恐族诛，不敢闻于殿下。”湛曰：“卿之下策，



焉知非我之上策乎？汝但说之，断不汝罪。”元海曰：“济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夺之。合集文武，示以征济南之敕，执斛律丰乐，斩高归彦，尊立济南，号令天下，以顺讨逆，此万世一时也。”湛大悦。然性怯多疑，心虽善之，而未敢发。使术士郑道谦卜之曰：“不利举事，静则吉。”有林虑令潘子密者，湛之旧人，晓占候之术，潜谓湛曰：“主上当即晏驾，殿下不日登大位矣！”湛欲验其言，拘之内第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须举兵，自有大庆。湛乃奉诏令数百骑送济南王至晋阳。但未识济南此去生死若何，长广王果得大庆否，且俟下文再讲。

常山登极以后，励精图治，可谓贤矣。其不忘宇文氏，亦是继父之志。乃闻谣言而止，其中盖有天焉。宇文护震主之威，难怪举朝疑忌。闵帝以谋泄见弑，明帝以精明被鸩。末世君臣，至于如是。然亦是宇文泰篡弑之报也。



第五十五回 弃天亲居丧作乐 归人母惧敌求成

话说济南初废，帝于太后前涕泣誓言，许以终始相保，决无害意。虽征至晋阳，初意幽之别第，终其天年。归彦等数陈利害，日夜劝帝除之。帝乃遣人密行鸩毒，济南不从，扼而杀之。时年十七岁。其后孝昭颇自愧悔，忽忽若失。有晋阳令史至邺，早行，路遇仪仗甚都，有一王者坐马上，酷似文宣，心甚疑之。有一骑落后，问之，骑曰：“文宣帝也，今往晋阳复仇耳。”倏忽不见。令史归，不敢言。后闻帝疾，谓人曰：“帝必不起。”其时宫中诸厉并作，或歌呼梁上，或叱咤殿中。帝恶之，备行禳魇之事，而厉不止。时有巫者，言天狗下降大内，不利帝躬，乃于其所讲武以禳之。帝自强作精神，乘马射箭。马忽绝缰而奔，有兔从草中窜出，马惊逸，帝坠地绝肋。左右救之，昏迷良久乃苏。扶至宫，发晕数次。太后闻之，来视疾，问曰：“汝征济南至此，今何在？”帝不答。连问，皆不答。太后怒曰：“杀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不顾而去。十一月甲辰，诏以嗣子冲眇，弟长庆王湛统兹大宝，遣赵郡王睿至邺征之。又与湛书曰：“百年无罪，汝可以乐处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殂于晋阳宫。临终，但言恨不见太后山陵。睿至邺，宣帝遗命，使继大统。湛犹疑其诈，使所亲先诣殡所，发而视之，使者复命，乃大喜。驰赴晋阳，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宫，改易禁卫，然后入。癸丑，湛即皇帝位于南宫，是为武成皇帝。大赦，改元太宁。立妃胡氏为皇后，子纬为皇太子，封太子百年为乐陵王。



初，孝昭事太后惟谨，朝夕定省，常得亲欢。武成每多不顺，太后常恶之。孝昭崩，太后思之致疾。又旧时老伴，若恒山、楚国、游夫人、穆夫人、王夫人等，或随子就封，或已去世。满目非旧，郁郁不乐，故疾日重。而武成行乐自若，太宁元年四月遂崩，时年六十二岁。五月庚午，合葬于高祖献武之陵，谥曰武明太后。后有大识，高明严断，雅遵俭约，往来外舍，侍从不过十人。性宽厚不嫉，高祖姬侍，咸加恩待。高祖尝西讨，方出师，后夜孳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请追告高祖，后不许，曰：“王出统大兵，何可以我故轻离军幕？死生命也，来复何为！”高祖闻之，嗟叹称善。弟昭，以功名自达，其余亲属，未尝为请爵位。每言官人以才，奈何以私乱公。先是童谣曰：“九龙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绯袍如故。登高台，置酒作乐。宫女进白袍，帝怒，投诸台下。归彦时在座，请撤乐。帝大怒曰：“何与汝事，敢阻吾兴！”叱之使去。盖帝为高祖第九子，童谣其先验也。

初，归彦为孝昭所厚，恃势骄盈，凌侮贵戚。廷臣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常切齿之，因与帝前数言其短。且云：“归彦久掌禁兵，威权震主，必为祸乱。”帝寻其反复之迹，渐忌之。下密诏，除归彦冀州刺史，令速发，不听入宫。时归彦在家纵酒为乐，经宿尚未之知。至明入朝欲参，门者不纳。曰：“领军已除冀州，无容擅入。”归彦大惊，遂即拜退。群臣莫敢与语。七月，归彦至冀州，大怀怨望，欲待帝如邺，乘虚入晋阳。其郎中令吕思礼密告于朝，帝诏大司马段韶、司空娄睿讨之。归彦闻有军至，将讨己罪，即闭城拒守。长史宇文仲鸾不从，杀之。乃自称大丞相，有众四万。



朝廷闻其拒守不下，以尚书封子绘冀州人，其祖父世为本州刺史，得人心。使乘传至信都，巡于城下，谕吏民以祸福，于是降者相继。城中动静，小大皆知之。归彦自料必败，登城大呼曰：“孝昭皇帝初崩，六军百万，悉在臣手。投身向邺，奉迎陛下，当时不反，今日岂反耶？只恨元海、义云、乾和诳惑圣聪，嫉忌忠良，逼臣至此。陛下若杀此三人，臣即临城自刎。”既而城破，单骑奔走，至交津被执，锁之送晋阳。乙未，载以露车，衔木面缚。刘桃枝临之以刃，击鼓随之，并其子孙十五人，皆弃市。又以归彦在文宣时，谮杀清和王岳，以其家良贱百口悉赐岳家，赠岳太师。丁酉，以段韶为太傅，娄睿为司徒，平阳王淹为太宰，斛律光为司空，赵郡王睿为尚书令，河间王孝琬为左仆射。命封子绘行冀州事，人民始安。今且按下不表。

且说北有突厥一部，其君木杆可汗。自蠕蠕衰弱，突厥日强。周人欲结之以伐齐。许纳其女为后，遣御伯大夫杨荐往结之。齐人闻之惧，亦遣使求婚于突厥，赂遗甚厚。木杆贪齐币重，欲执荐送齐。荐知之，责木杆曰：“我太祖昔与可汗共敦邻好，蠕蠕部落数千来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义，独不畏鬼神乎！”木杆惨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决矣。当相与共平东贼，然后送女。”荐归复命。公卿请发十万人击齐，柱国杨忠独以为得万骑足矣。戊子，忠将步骑一万，与突厥自北道伐齐。大将军达奚武率步骑三万，自南道出平阳，期会于晋阳城下。忠进，拔齐二十余城。齐入守陁岭之隘，忠击破之。突厥木杆以十万骑来会，自恒州三道俱入。时大雪数旬，南北千余里，平地数尺。时齐主在邺闻之，恐并州有



失，倍道赴晋阳。令斛律光将步骑三万屯平阳，以为声援。己未，周师逼晋阳，突厥从之，声势甚盛。齐主惧，戎服率宫人欲东走避之。赵郡王睿、河间王孝琬叩马谏曰：“陛下勿畏，有臣等在，足以御贼。”孝琬请委睿处分，必得严整。帝从之，命六军进止，皆受睿节度，而使段韶总之。

睿本高祖侄，赵郡公永宝之子。幼孤，聪慧夙成，为高祖所爱。养于宫中，令游夫人母之，恩逾诸子。年四岁，未尝识母。其母魏华山公主，与楚国夫人郑氏为姑舅姊妹。一日，宫人领了来至飞仙院游玩。郑夫人抱诸膝，戏谓之曰：“你是我姨之儿，何倒认游娘为母？”睿愕然问故，夫人悉告所以。且曰：“此事大王不许与你说，待你长成然后去认亲母。”睿默然下泪，回宫思念不已，遂失精神。高祖疑其感疾，睿曰：“儿无疾，欲识我生耳。”乃迎华山公主至宫，与之相见。睿趋膝下跪拜，抱住大哭。公主亦泣，自后高祖常令往来无间。母有疾，昼夜侍床前不去。及母段，哀戚毁形，不茹荤者三载，人称其孝。高祖尝谓平秦王国：“此儿至性过人，吾子皆无及者。”文宣时，尝为定州刺史，领兵监筑长城。时遇炎天，屏盖障，亲与军人同劳苦，或以冰进，却不用，曰：“三军皆热，吾何独进寒冰？”人皆感悦。以故军士受睿节制，莫不踊跃争奋。睿部分既定，乃请齐王登北城观。军容整肃，敌人望之失色。突厥咎周人曰：“尔言齐乱，故来伐之。今齐人眼中亦有铁，何可当耶？”周人以步卒为前锋，从西山下，鼓勇而前。去城二里许，诸将咸欲进击之。韶曰：“步卒力势，自当有限。今积雪既厚，逆战非便，不如坚阵以待之。彼劳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齐悉其锐兵，鼓噪而出，突厥震骇，引兵上山，不肯战。周



师遂大败，弃营而遁。突厥引兵出塞，纵骑大掠，自晋阳以往七百余里，人畜无遗。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还至陁岭，地冻滑不可走，乃铺毡以度。马皆寒瘦，膝以下毛尽落。北至长城，马死且尽。截槊杖之以归。达奚武至平阳，未知忠已败走，犹进兵不已。斛律光与书曰：“鸿鹄已翔于寥廓，罗者犹视于沮泽，尔何不知进退耶？”武得书，知北道兵已败，亦还。光逐之，入周境，获二千余口以归。光见帝于晋阳，帝以新遭大寇，抱光头而哭。任城王湍进曰：“何至于此，陛下苟无忘今日，平西贼不难。”乃收泪而止。初，显祖之世，周人常惧齐兵北渡，每至冬月，守河椎水以守。及武成即位，嬖幸用事，朝政渐紊，齐入反椎兵以备周兵之逼。斛律光叹曰：“国家常有并吞关、陇之志，今日至此，而惟玩声色乎！”

且说齐王志图苟安，不以军国为事。性又懦怯，周师虽退，犹虞复来，妨其为乐之事，因问计于群臣曰：“吾欲与周通好，永息干戈，未识周其许我乎？”侍中和士开曰：“臣有一策，可使宇文护感恩听命。”武成急问何策，对曰：“昔日护奔关中，其母阎氏及姑宇文氏并留晋阳，皆被幽繫，至今尚羁中山宫内。臣闻边人云，护为宰相后，每遣间使入齐，访求其母消息。若示以通好之意，许归其母，有不乐从者哉？且其母与姑在彼则重，在此不过一老姬耳，不久将归地下，何关轻重？”帝以为然，乃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微露护母尚在，通好则归。护闻之大喜，密托勋州刺史韦孝宽致书齐朝，欲申盟好。齐乃先遣其姑归国，为阎氏作书寄护。其书曰：



吾年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凡生汝辈一男一女，今日眼下不见一人，兴言及此，悲缠肌骨。幸属千载之运，逢大齐之德，矜老开恩，许得相见。今寄汝小时所着锦袍一领，宜自检看。禽兽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与尔分隔？今复何福，还获见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苏。世间所有，求皆可得。母子异国，何处可求？假汝贵极王公，富过山海，不得一朝暂聚，不得一日同处，寒不得汝衣，饥不得汝食，汝虽穷荣极盛，光耀世间，汝何用为，于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养，事往何论。今日以后，吾之残命，惟系于汝。尔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负。

护得书，捧之涕泣，悲不自胜。亦以书报母云：

区宇分崩，遭遇灾祸，远离膝下，忽忽三十五年。受形禀气，皆知母子，谁同萨保，如此不孝！子为公侯，母为俘隶。暑不见母暑，寒不见母寒。衣不知有无，食不知饥饱。混如天地之外，无由暂闻。昼夜悲号，继之以血。分怀冤酷，终此一生，冀奉见于泉下耳。不谓齐朝解网，惠以德音。摩敦、四姑，已蒙礼送。初闻此旨，魂胆飞越，号天叩地，不能自胜。草木有心，禽鱼感泽。况在人伦，而敢不铭戴齐朝霈然之恩。既已沾洽，有家有国，信义为本。伏度来朝，已应有日。一得奉见慈颜，永毕生愿。生死骨肉，岂过今恩。负山戴岳，



未足胜荷。伏纸呜咽，言不宣心。蒙寄萨保别时所留锦袍，年岁虽久，宛然犹识，对此益抱悲泣耳。

齐人留护母，使更与护书，邀护重报。往返数次，护徒以卑词致乞。时段韶拒突厥于塞下，齐主使人以护书示之，问其可否。韶作书报曰：

周人反复，本无信义，比晋阳之役，其事可知。护外托为相，其实主也。既为母请和，不遣一介之使到此来求，而徒作哀怜之语，形诸楮墨，其情可知。若据移书，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得母之后，彼必益无忌惮。为今之计，不如且外许之，待和亲坚定，然后遣之未晚。

齐王得书，犹豫未决。

时又传言木杆可汗以前攻晋阳不得志，谋与周兵再举伐齐。齐王大惧，急欲与周通好，以免干戈之扰。因不待周使来迎，即送其母归。阎氏至周，举朝称庆，周主为之大赦。护与母睽隔多年，一朝聚处，凡所资奉，穷极华盛。每四时伏腊，武帝率宗室亲戚至其家，行家人礼，称觞上寿。尊荣之典，振古未闻。俄而突厥留屯塞北，更集诸部兵，遣使告周，欲与共击齐，如前所约。护因新得其母，未欲东伐，又恐负突厥约，更生边患。不得已，征二十四军及散隶、秦、陇、巴蜀之兵，并羌夷内附者凡二十万人，率以伐齐。但未识周师之出，胜负若何，且听下卷分解。



武成与孝昭，同经忧患，及孝昭即位，武成以讹言之故，遽怀不臣之心。太后薨，不尽丧礼，淫乐自如，可谓全无心肝。及周人来伐，又茫无主宰，以视乃父，真不肖之子。至归宇文护之母，而称兵如故，敌国无信，势所必然。轻信和士开之言，其愚亦甚矣。



第五十六回 争宜阳大兵屡却 施玉祇天诛亟行

话说宇文护惧违突厥之意，出师伐齐。周主授斧钺，亲劳军于沙苑。护军至潼关，遣大将尉迟迥率精骑十万为前锋，趣洛阳；大将权景宣率山南之兵趣悬瓠；少师杨弼出职关；亲率大军屯弘农。命齐公宪、达奚武、都督王雄军于邙山。齐主震恐，悔不听段韶之言。乃遣兰陵王长恭、大将军斛律光救洛阳，太尉娄睿拒杨弼，弼出职关，恃勇深入，军不设备。娄睿将兵奄至，大破其军，弼被执，遂降。权景宣围悬瓠，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萧世怡并以城降。尉迟迥等围洛阳，为土山地道以攻之。城中守御甚固，三旬不克。护命诸将堑断河阳之路，以遏救兵，引师共攻洛阳。诸将以为齐兵必不敢出，惟张坼堠而已。兰陵王斛律光畏周兵之强，未敢遽进。齐主召段韶，谓曰：“洛阳危急，今欲遣公救之。但突厥在北，复须镇守，奈何？”对曰：“北虏侵边，事等疥癣，不足为国深害。今西邻窥逼，乃腹心之病，请奉诏南行。”齐主曰：“朕意亦尔。”韶乃率精骑一千发晋阳，星夜赶行，五日济河，行近洛阳，与诸军会。值连日阴雾，乃率帐下三百骑与诸将登邙坂，观周军形势。至太和谷，与周军遇，韶即驰告各营，追集骑士，结阵以待之。韶为左军，兰陵王为中军，光为右军。周人不意其至，皆义惧。韶遥谓周人曰：“汝宇文护才得其母，遽来为寇，何也？”周将曰：“天遣我来，有何可问。”韶曰：“天道赏善罚恶，当遣汝送死来耳。”周将曰：“吾不与汝斗口，特与汝斗战耳。”乃以步兵在前，上山迎战。韶命军士且战且却



以诱之，待其力敝，然后下马共击。冲坚陷锐，万众齐奋。周师大败，一时瓦解，主将禁之不能止，投溪坠谷，死者无数。兰陵王以五百骑突入周军，所向披靡，遂至洛阳城下，呼门求入。城上人弗识，乃免胄示之面，始开门纳之。城上欢呼震地。周师在城下者，亦解围遁去，委弃营幕，自邙山至谷木三十里中，军资器械弥满川泽。惟齐公宪、达奚武及王雄在后，勒兵拒战。王雄驰马冲斛律光阵，光退走，左右皆散，惟余一奴一矢。雄按麋刺之，不及光者丈余，谓光曰：“吾惜尔不杀，当生擒尔去见天子。”光回身反射，中雄额。雄抱马走，至营而卒。军中益惧，齐公宪拊循督励，众心少安。至夜收军，欲待明更战。达奚武曰：“洛阳军败，人情震骇，若不乘夜速还，明日欲归不得。武在军久，备见形势，公年少未经事，岂可以数营士卒，委之虎口乎？”乃还。权景宣亦弃豫州还。齐主亲至洛阳劳军，以段韶为太宰，斛律光为太尉，兰陵王为尚书令。

兰陵王，文襄第四子，姬荀氏翠容所出。荀氏本尔朱后婢，性慧巧，年十四，常侍献武。后疑其与献武有私，欲置之死。献武送之娄后处养之。娄以其眼秀神清，日后必生贵子，乃赐文襄为妾，而生兰陵。美丰姿，状貌如妇人好女。每临阵，恐无以威敌，带面具出战，匹马直前，万人辟易。是役也，功最著。奏凯后，齐人作兰陵王乐以荣之。

再说周杨忠引兵出沃野，应接突厥。军粮不给，诸军忧之，计无所出。乃招诱稽夷，宴其酋长于军中，诈使河州刺史王杰，勒兵鸣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阳，欲与突厥共讨稽夷之不服者。”酋长皆惧，忠慰谕而遣之曰：“速以粮助大军，保无他害。”于是诸夷相率馈输，军赖以给。后



闻周师罢归，忠亦还。越一年，周又遣齐公宪将兵围齐宜阳，筑崇德等五城，以绝粮道。斛律光将步骑三万救之，筑统关、丰化二城，以通宜阳运粮之路。当是时，周齐争宜阳，大小数十战，互有胜负。韦孝宽谓其下曰：“宜阳一城之地，不足损益。两国争之，劳师弥年。彼若有智谋之将，弃崤东，图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于华谷、长秋二处筑城，以杜其意。脱其先我为之，后悔无及。”乃画地形以陈于护。护谓使者曰：“韦公子孙虽多，数不满百。汾北筑城，遣谁守之？”事遂不行。光果以争宜阳不若图汾北，遂于阵前遥谓孝宽曰：“宜阳小城，久劳争战。今既舍彼，欲于汾北取偿，幸勿怪也。”孝宽曰：“宜阳，尔邦之要冲；汾北，我国之所弃。我弃尔取，其偿安在？君辅翼人主，位望隆重。不抚循百姓，而极武穷兵，苟贪寻常之地，涂炭疲敝之民，窃为君不取也。”光进围定阳，筑南汾城以逼之。孝宽释宜阳之围以救汾北，光与战，大破之，遂筑十三城于西境，马上以鞭指画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尝伐功。齐公宪督诸将拒齐师，段韶、兰陵王引兵袭破其军，惟定阳一城犹为周守。进而围之，刺史杨敷固守不下。韶屠其外城，内城将拔，而韶忽卧病，因谓兰陵王曰：“此城三面重涧，皆无走路，惟虑东南一道耳。贼必从此出，宜简精兵专守之，此必成擒。”兰陵乃令壮士千余人，伏于东南涧口。城中粮尽，齐公宪来救，惮韶不敢进。敷突围夜走，伏兵起而擒之，尽俘其众，遂取周汾州及姚襄城。斛律光又与周师战于宜阳，取周建安等四戍，捕掳千余人而还。

护兵屡败，归朝后，与诸将稽首谢罪。周主仍慰劳之，下诏：“大冢宰晋国公，亲则懿昆，任当元辅，自今诏诰及



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名。”护大悦。周主深知二兄之死，皆为护弑，常惧及祸，故即位以后，深自晦匿，事无巨细，皆令先断。后闻生杀黜陟，一无关预，于左右近习前，屡称其忠不置，护闻之大安，异志少息。先是文帝为魏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文帝歿，皆受晋公护处分。凡所征发，非护命不行。护第屯兵侍卫，盛于宫阙。诸于僚属皆贪残恣横，士民患之。护常问下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才曰：“荷恩深厚，敢不尽言。顷上台有变，公宜归政天子，请老私门。此则享期颐之寿，受旦爽之美，子孙常为藩屏。不然，非复所知。”护沉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辞未获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无烦别参寡人也。”自是疏之。

卫公直，帝之母弟，深昵于护。及沌口之败，坐免官，由是怨护。劝帝诛之，冀代其位。帝谋之宇文孝伯，孝伯与帝同日生，幼相同学。及即位，欲引置左右，托言欲与孝伯讲习孝经，故护弗之疑也。孝伯亦劝诛护。又中大夫宇文神举、下大夫王轨皆与帝同心，欲共诛之，计乃定。帝每见护于禁中，常行家人礼。太后赐护坐，帝立侍于旁，绝无忤意。一日，护自同州还长安。帝御文安殿见之，引护入遏太后，蹙额谓之曰：“太后春秋高，颇好饮酒，虽屡进谏，未蒙垂纳。兄今入朝，愿更启请。”因出怀中《酒诰》授之，曰：“愿兄以此谏太后，太后必听。”护诺而入，见太后，如帝所诫，向前起居毕，曰：“愿有闻于太后。”执卷读之。读未竟，帝猝起不意，以玉甃自后击之。护不及防，遂踣于地。此亦天意使然，护恶已满，一击适破其脑，血涌如泉，顿时闷绝。太后愕然，左右大骇。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



之，泉惶惧斫不能伤。卫公直匿户内，跃出斩之。神举等候门外，闻内有变，急趋入，见护已死，皆额首称贺。谓帝曰：“急收其党。”帝乃召宫伯张孙览等，告以护已诛，令收其子弟家属，又其党侯龙恩等数人于殿中杀之。

初，龙恩为护所亲，护杀赵贵等，皆与其谋。其从弟仪同侯植谓龙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系于数公，若多所诛戮，以自立威权，岂惟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缘此而败，兄安得知而不言？”龙恩不能从。植又乘间言于护曰：“明公以骨肉之亲，当社稷之寄。愿推诚王室，拟迹伊、周，则率土幸甚。”护曰：“吾誓以身报国，卿岂谓吾有他志耶？”阴忌之。植以忧卒。及护败，龙恩诛，周主以植为忠，特免其子孙。齐公宪为护所亲任，赏罚之际，皆得参预。护欲有所陈，多令宪奏。其间或有可否，宪恐主相嫌隙，每曲而畅之。帝亦察其心，及护死，召宪入，宪免冠谢罪。帝慰免之，使往护第收兵及诸文籍，杀膳部下大夫李安。宪曰：“安出自皂隶，所典庖厨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为也。”帝阅护书记，有假托符命，妄造异谋者，皆坐诛。惟得庾季才书两纸，极言纬候灾祥，宜返政归权。叹以为忠，赐粟三百石，帛二千段，迁大中大夫。丁巳，大赦，改元。以尉迟迥为太师，窦炽为太傅，李穆为太保，宪为大冢宰，直为大司徒，陆通为大司马，辛威为大司寇，神举为大司空，孝伯、王轨，并加仪同三司，车骑大将军。齐公宪虽迁冢宰，实夺之权。又调宪侍臣裴文举曰：“昔魏末不纲，我太祖辅政。及周室受命，晋公复执大权。积习生常，愚者咸谓法应如是，岂有年三十天子而可为人所制乎？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一人为天子也。卿虽陪侍齐公，不得遽同，为臣欲死于所事，宜辅以正道，劝以义方，辑睦我君臣，协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举退，以帝言白宪。宪指心抚几曰：“吾之夙心，公宁不知？但当尽忠竭节耳，知复何为？”卫公直心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请为大司马，欲据兵权。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长幼有序，岂可反居下列？”由是用为大司徒。庚寅，追尊略阳公为孝闵皇帝。帝自是亲揽万几，大权独擅。赏功罚罪，悉秉至公，虽骨肉无所宽惜。群臣畏法奉上，而朝政一新。或有劝之伐齐者，帝曰：“我岂忘之？但齐主虽懦，旧臣宿将犹在。况我初政未遑，兵力尚弱，且待内治有余，外敌自灭。与其取果于未熟，不若取果于既落之为易也。”遂敕边将，谨守疆界，勿遽生事。由是两河之民，少得休息。今且按下不表。

且说武成为帝，好昵小人，倦理政事。始因周师再来，犹寄腹心于旧臣，稍知畏勉。既而外患不至，四境少安，遂恃为无恐。嬖幸日进，大肆淫乐。有嬖臣和士开者，自帝为长广王时，以善握槊、弹琵琶有宠，辟为开府参军。及即位，累迁给事黄门侍郎，或外视朝，或内宴赏，须臾之间，不得不与士开相见。尝在宫累日不归，一入数日，才放一还，俄顷即遣骑督赴。宠爱之私，日隆一日。前后赏赐，不可胜记。士开每侍左右，奸谄百端，言辞容止，极其鄙褻，以夜继昼，无复君臣之礼。常谓帝曰：“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极意为乐，纵横行之。一日取快，可敌千年。国事尽付大臣，何虑不办，无为自勤约也。”帝大悦。于是委赵彦深官爵，元文遥掌财用，唐邕掌外骑，冯子琮、胡长粲掌东宫。三、四日



一视朝，对群臣略无所言，书数字而已，须臾罢入。

先是乐陵王百年，孝昭时立为太子，帝素忌之。今虽退居藩位，疑其心怀怨望，留之必为异日之患。百年亦觉帝意，每事退抑，常托病不朝，故得苟延旦夕。时有白虹围日再重，赤星昼见。太史令奏言不利于国，帝欲襁免其殃，思杀百年以厌之。乃嘱其近侍之臣，密伺其短，纤悉必报。一日，百年习书，偶作数“敕”字，宫奴贾德胄封其奏上，帝大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泣谓妃解律氏曰：“帝欲杀我久矣，此行恐不复相见。”因割带玦与之，曰：“留此以为遗念。”妃涕泣受命。遂人。但未识百年此去吉凶若何，且听后卷细说。

宇文护连弑二君，纵恣无状，逞其所欲，黷武穷兵，早有可死之道。武帝含忍于始，终能手歼巨猾，可谓英武之主。归政之后，亲揽万几，与民休息，何其贤也！齐主淫乱已极，听嬖人和士开“宜及少壮极意为乐，纵横行之”之邪说，疏于视朝，委政群下。又疑忌百年，必欲置之死地。残忍荒乱，于此已极。如此而不及于亡，盖亦鲜矣！



第五十七回 和士开秽乱春宫 祖孝征请传大位

话说乐陵王入宫，见帝于凉风堂，帝使书“敕”字，与德胄所奏字迹相似，帝大怒，曰：“尔书‘敕’字，欲为帝耶？”喝左右乱捶之。又令曳之绕堂行，且曳且捶。所过血皆遍地，气息将尽，乃斩之。弃诸池中，池水尽赤。其妃闻之，把袂哀号，昼夜不绝声。月余亦卒，袂犹在手，拳不可开。父光擘之，其手乃开。中外哀之。

却说士开常居禁中，出入卧内，妃嫔杂处，虽帝旁帟之私，亦不相避，胡后遂与之通。帝宿别宫，即召与同卧，甚至白日宣淫，宫女旁列不顾。或帝召士开，后与之同来，帝不之疑也。一日，帝使后与士开握槊于殿前，互相笑乐。河南王孝瑜进而谏曰：“皇后天下之母，岂可与臣下接手？”后及士开皆不乐而罢，因共譖之。士开言孝瑜奢僭，山东惟闻河南王，不闻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后又言孝瑜与尔朱御女私语，恐有他故，帝益怒。未几，赐宴宫中，顿饮孝瑜酒三十七杯。孝瑜体肥大，腰带十围，醉不能起。帝使左右载以出，鸩之车中。至西华门，烦躁投水而绝。诸王侯在宫中之者，莫敢发声，惟河间王孝琬大哭而出。

文宣后自济南被废，退居昭信宫。一日帝往见之，悦其美，逼与之私，后不从。帝曰：“昔二兄以汝为大兄所污，故奸大嫂以报之。汝何独拒我耶？”后曰：“此当日事，今我年已长，儿子绍德渐大，奈何再与帝乱？”帝曰：“若不许，我当杀汝儿。”后惧，从之，遂有娠。绍德至阁，不与相见。绍德愠曰：“儿岂不知家家腹大，故不与我相见耶！”



呼母为“家家”，盖鲜卑语也。后闻之大惭，由是生女不举。帝横刀诟曰：“汝杀我女，我何为不杀汝儿！”召绍德至，对后斩之，后大哭，帝愈怒，裸后赤体，乱挝之。后号天不已，盛以绢囊，流血淋漓，投诸渠水，良久乃苏。命以犊车一乘，载送妙胜寺为尼。人谓此文宣淫乱之报云。

再说齐臣中有祖魔者，字孝征，性情机警，才华赡美，少驰令誉，为当世所推。高祖尝口授魔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无遗失，大加奖赏。但疏率无行，不惜廉耻。好弹琵琶，自制新曲，招城市少年，游集诸娼家，相歌唱为乐。会于司马世云家饮，偷藏铜叠二面。厨人请搜诸客，于魔怀中得之，见者皆以为耻，而魔自若。所乘老马一匹，常称骠驹。私通邻妇王氏，妇年已老，人前呼为娘子。裴让之嘲之曰：“策疲老不堪之马，犹号骠驹；奸年已耳顺之妇，尚呼娘子，卿哪得如此怪异！”于是喧传人口，尽以为笑。高祖宴群僚于坐上，失金叵罗，窦泰疑魔所窃，令饮客皆脱帽，果于魔髻上得之，高祖未之罪也。后为秘书丞，文襄命录《华林遍略》。魔以书质钱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后又诈盗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会并州定国寺成，高祖谓陈元康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时称妙绝。今定国寺碑，当使谁作也？”元康因荐魔才学，并解鲜卑语。乃给笔札，使就配所具草。二日文成，词采甚丽。高祖喜其工而且速，特赦其罪。文宣即位，以为功曹参军，每见之，常呼为贼。然爱其才，虽数犯刑宪，终不忍弃，令值中书省。武成未即位时，魔为胡桃油献之，且言：“殿下有非常骨法，臣梦殿下乘龙升天，不久当登大宝。”武成曰：“若然，当使卿大富贵。”既即位，擢拜中书侍郎，迁散骑常侍，与和士开共



为奸谄。

帝宠幼子琅玕王俨，拜为御史中丞。先是中丞旧制体统最重，其出也，千步外即清道，与皇太子分路而行，王公皆遥驻车马以待其过。倘或迟违，则赤棒棒之。虽敕使不避。自迁邺后，此仪遂废。帝欲荣宠琅玕，乃使一依旧制。尝同胡后于华林门外张幕，隔青纱步障观之。琅玕仪仗过，遣中贵驰马，故犯其道，赤棒棒之。中贵言奉敕，赤棒应声碎其鞍，马惊人坠，帝大笑以为乐。观者倾京邑。后尝私谓士开曰：“太子愚懦，吾欲劝帝立琅玕代之，卿以为可否？”士开曰：“臣承娘娘不弃，得效枕席之欢。然帝与太子，须要瞒过他。太子愚懦易欺，琅玕王年虽幼，眼光奕奕，数步射人，向者暂对，不觉汗出。他日得志，必不容臣与娘娘永好也。”后乃止。祖魔虽为散骑常侍，位久不进，思建奇策，以邀殊宠，因说士开曰：“君之宠幸，振古无比。但宫车一日晏驾，君何以常如今日？”士开因从问计，魔曰：“君今日宜说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者，皆未早为之图也。今宜使皇太子早践大位，以定君臣之分。帝为太上皇，以握大权。如此，根本既固，万世不摇。帝必以君言为是，若事成，中宫少主必皆德君，此万全计也。君且微说主上，令其粗解，魔当自外上表论之。”士开许诺。会有彗星见，太史令奏称，彗星除旧布新之象，今垂象于天，当有易主之事。魔于是上表言，陛下虽为天子，未为极贵，宜传位太子，以上应天道，则福禄无穷，并上魏显祖禅位于子故事，帝遂从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节奉皇帝玺绶，传位于太子纬。纬遂即帝位于晋阳宫。大赦，改元天统，立妃斛律氏为皇后。于是群臣上帝尊号，为太上皇帝，军国大事咸



以闻。使黄门侍郎冯子琮、尚书左丞胡长粲辅导少主，出入禁中，专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故有宠。祖廙拜秘书监，加仪同三司，大被亲幸，见重二宫。河间王孝琬痛孝瑜之死，祸由士开，常怨切骨，为草人而射之。士开闻其怒，谮于上皇曰：“草人以拟圣躬也。又前日突厥至并州，令以兵拒，孝琬脱兜鍪抵地曰：‘我岂老姬，须著此物！’此亦言大家懦弱如老姬也。又外有谣言云：‘河南种谷河北生，白杨树端金鸡鸣。’河南北者，河间也。孝琬将建金鸡而大赦，非为帝而何？陛下不可以不防。”上皇颇惑之。会孝琬得佛牙一具，置之第内，黑夜有光，喧传为神。上皇责其妖妄，使搜第中，得镇库^縻幡数百，指为反具，收其宫属讯之。有姬陈氏者，素无宠，诬孝琬云：“常挂至尊像而哭之，其实文襄像也。”上皇大怒，使武卫倒鞭挝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叔？”孝琬曰：“臣献武皇帝之嫡孙，文襄皇帝之嫡子，魏孝静皇帝之嫡甥，何为不敢呼叔！”上皇愈怒，命左右乱挝，折其两胫而死。安德王延宗哭之，泪尽出血。又为草人而鞭之，曰：“何故杀我兄？”其奴告之。上皇召延宗，覆之于地，以马鞭鞭之二百，几死。

初，上皇许祖廙有宰相才，欲迁其官，既而中止。廙疑彦深、文遥、士开等阻之，欲去此三人，以求宰相。乃疏三人罪状，令黄门侍郎刘逖奏之。逖惧三人之权，不敢通。彦深等闻之，先诣上皇自陈，上皇怒，执廙诘之。廙陈三人朋党害政，卖官鬻狱事，且言宫中取人女子，皆士开所诱，致陛下独受恶名。上皇曰：“尔乃诽谤我。”廙曰：“臣不敢诽谤陛下，陛下实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饥谨收养之



耳。”庖曰：“何不开仓赈给，乃买人后宫乎？”上皇益怒，以刀环筑其口，鞭杖乱下，将扑杀之。庖呼曰：“陛下勿杀臣，臣为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宽。庖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尔自比范增，以朕为项羽耶？”庖曰：“项羽布衣，率乌合之众，五年而成帝业。陛下借父兄之资，才得至此，臣以为项羽未易可轻。”上皇令左右以土塞其口，庖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寻徙光州，敕令牢掌。别驾张奉福恶其为人，谓：“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使离身，夜以茺蒿子为烛，眼为所熏，由是失明。

齐天统二年，上皇有疾。左仆射徐之才善医，治之渐愈。士开欲得其位，乃出之才为冀州刺史，而自迁中书监。俄而上皇疾作，驿追之才，路远不获即至。欲宣诸大臣入，胡后厌诸大臣居中，碍与士开相亲，遂不召。独留士开侍疾。上皇疾亟，以后事嘱士开，握其手曰：“勿负我也。”遂殂于士开之手。明日之才至，复遣还州。士开秘丧三日不发，冯子琮问其故，士开曰：“献武、文襄之丧，皆秘不发。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二心者，意欲尽追集凉风堂，然后议之。”时士开素忌赵郡王睿及领军娄定远，子琮恐其矫遗诏，出睿于外，夺定远禁兵。乃说之曰：“大行皇帝先已传位于今上，群臣百工受至尊父子之恩久矣。但令在内贵臣，无一改易，王公岂有异志？世异事殊，岂得与霸朝相比？且公严闭宫门，已数日矣。升遐之事，行路皆传。久而不举，恐有他变。”士开惧，乃发丧。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大赦天下。少帝以士开受顾托之命，深委任之，威权益重，人皆侧目。独赵郡王以宗室重臣，常与之抗。深恶其所



为，乃与冯翊王润、安德王延宗、大臣娄定远、元文遥等，皆言于后主，请出土开于外。后主以告太后，太后不许。一日，太后宴朝贵于前殿。睿面陈土开罪恶，且言：“土开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纳货赂，秽乱宫掖，臣等义难杜口，冒死陈之。”太后曰：“先帝在时，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耶？且饮酒，毋多言。”睿词色俱厉，安吐根曰：“赵王之言实忠于国，不出土开，朝野不安。”太后曰：“异日论之，王等且散。”睿等或投冠于地，或拂衣而起。明日，睿率诸王大臣复诣云龙门，令文遥入奏。三返，太后不听。左丞相段韶使胡长粲传太后言曰：“梓宫在殡，事太匆匆，欲王等更思之。”睿等遂各拜退。长粲复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

土开自被劾后，不便留禁中，太后乃召之人，使以危言恐帝曰：“先帝于群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谅阴始尔，大臣皆有觊觎。今若出臣，正是剪陛下羽翼，使主势日孤于上，彼得弄权于下也。今宜谓睿等云：‘文遥与臣，并为先帝任用，岂可一去一留？宜并用为州。’今且出纳如旧，待过山陵，然后遣行，彼亦再无他说矣。”帝从之，以告睿等，睿等皆喜。乃以土开为兖州刺史，文遥为西兖州刺史。葬毕，睿促土开就路。太后欲留过百日，睿不可。数日之内，太后屡为睿言，且缓土开之行。睿执如故。有中贵知太后密旨者，谓睿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苦违之？”睿曰：“吾受委不轻，今嗣主幼冲，岂可使邪臣在侧？若不以死争之，何面戴天！”乃诫门者勿纳土开。更见太后，极口言之。太后令酌酒赐睿，睿正色曰：“今论国家大事，非为卮酒。”言讫遽出。土开知睿意难回，而定远贪利易惑，因



载美女珠帘送于定远，登堂谢曰：“诸贵欲杀士开，蒙王大力，得全微命，用为方伯。今当奉别，谨上美女二名，珠帘一具，少酬大德。”定远喜，谓士开曰：“还欲人否？”士开曰：“在内久不自安，今得迁外，本志已遂，不愿更人。但乞大王保护，长为大州刺史足矣。”定远信之，送至门。士开曰：“今当远行，愿得一辞二富。”定远遂与入朝。士开由是得见太后及帝。因奏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观诸贵意，欲使陛下不得保其天位。臣出之后，必有大变，臣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因伏地恸哭。帝及太后皆泣，问计安出。士开曰：“臣已得入，复何所虑？正须数行诏书耳。”帝从之，乃下诏，出定远为青州刺史，严责赵王睿以不臣之罪，举朝震惧。正是：奸佞一施翻手计，忠良难免杀身危。未识赵王被责之后，能委曲图存否，且俟后文再说。

武成性本凶淫，小人又怂恿之，淫及嫡嫂，刑加骨肉，惨毒不可言。此报文宣淫虐之恶而甚之者也。和士开一便辟小人，何能为恶，乃至秽乱宫闱，谗间宗室，肆行无忌，口不忍言？皆武成一意任之，以至于此也。娄定远不思士开之奸恶，贪其珠帘美女，引之入见太后，被欺如同小儿。出之外州，自贻伊戚，要知贪利之人，必无远见也。至胡太后之淫乱，全无廉耻，更何足道哉！



第五十八回 琅瑛王擅除宵小 武成后私幸沙门

话说赵王以太后不用其言，将复进谏。妻、子咸止之曰：“事关太后，徒拂其怒，谏复何益？”睿曰：“吾宁死事先王，不忍见朝廷颠倒。”拂衣而入。至殿门，又有人谓曰：“殿下勿入，入恐有变。”睿曰：“吾上不负天，死亦无憾。”入见太后。太后复以土开为言，勿使出外。睿执之弥固，太后命且退。出至永巷，武士执之，遂入上林园，刘桃枝拉而杀之。睿久典朝政，清介自矢。朝野闻其死，无不呼冤。土开遂为侍中尚书左仆射。定远大惧，不惟归其所遗，且以余珍赂之。

且说后主年少，多嬖宠。有宫婢陆令萱者，其夫骆超坐谋叛诛，令萱配掖庭，其子提婆，亦没为奴。后主在襁褓，令萱保养之。性巧黠，善取媚，有宠于胡太后，以为女侍中。宫掖之中，独擅威福，封为郡君。幸臣和士开、高阿那肱等，皆为之养子。引提婆入侍，与后主朝夕戏狎，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武卫大将军。又有宫人穆舍利者，其母名轻宵，本穆子伦婢，后转卖于侍中宋钦道家，私与人通，而生舍利。莫知其父姓，小字黄花。钦道以罪诛，籍其家口，黄花因此入宫。后主爱而嬖之，令萱知其有宠，乃为之养母，封为宏德夫人，赐姓穆氏。先是童谣云：“黄花势欲落，请觴满杯酌。”盖言黄花不久。后主得之，昏饮无度也。黄花以陆为母，故提婆亦冒姓穆氏。一日，后主忽忆祖廆，问其人何在，左右言配光州，乃就流囚中除为海州刺史。廆得释，因遣令萱弟陆悉达书云：“赵彦深心腹阴沉，欲行伊、



霍事。君姊弟虽贵，岂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耶？”悉达为姊言之，令萱颇以为然。士开亦以虜有胆略，欲引为谋主，乃弃旧怨，言于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独在帝位者，祖孝征之力也。人有大功，不可不报。孝征心行虽薄，奇略出人，缓急可使。且其目已盲，必无反心，请复其官。”后主从之，召为秘书监。士开与胡长仁不睦，谮之后主，出为齐州刺史。长仁怨愤，谋遣刺客杀士开。事觉，欲治其罪。士开以帝舅疑之，谋于虜，珽引汉文帝诛薄昭故事，遂遣使就本州赐死。

琅玕王俨，素恶士开、提婆专横，形于词色。二人忌之，奏除俨为太保，余官悉解，出居北宫，五日一朝，不得时见太后。俨益不平。时御史王子宜、仪同高舍洛、中常侍刘辟疆共怨士开，因说俨曰：“殿下被疏，正由士开构间，何可出北宫，入民间也？”俨因思不杀士开，无以泄忿，乃谓冯子琮曰：“士开罪重，儿欲杀之，姨夫能助我乎？”子琮素附士开，然自以太后亲属，士开每事不让，心常忿之。思欲废帝而立俨，因对曰：“殿下杀士开，足洗宫闈之耻，敢不竭力！”俨乃令王子宜上表，弹士开罪，请禁推。子琮杂他文书上之，帝不加审省，概可其奏。俨见奏可，谓领军库狄伏连曰：“奉敕，令领军收士开。”伏连以告子琮，且请覆奏。子琮曰：“琅玕受敕，何必更奏！”伏连信之，发京畿军士伏于神武门外。次早，士开依常早参，门者不听入，伏连前执其手曰：“今有一大好事，御史王子宜举公为之。”士开问：“何事？”伏连曰：“有敕令公向台。”因令军士拥之而行。至台，俨喝左右斩之。士开方欲有言，头已落地。俨本意惟杀士开，入朝谢罪。其党惧诛，共逼之曰：



“事已如是，不可中止，宜引兵入宫，先清君侧之恶，然后图之。”俨遂率京畿军士三千人，屯千秋门。后主闻变，怒且惧，使桃枝将禁兵八十召俨。桃枝遥拜，俨命反缚，将斩之，禁兵散走。帝又使冯子琮召俨，俨辞曰：“士开比来实合万死，谋废至尊，剃家家发为尼，臣为是矫诏诛之。尊兄若欲杀臣，不敢逃罪；若舍臣，愿遣姊姊来迎，臣即入见。”姊姊，谓陆令萱也。俨欲诱出斩之。令萱执刀在帝后，闻之战栗。帝又使韩长鸾召俨，俨将入。刘辟疆牵衣谏曰：“若不斩提婆母子，殿下无由得入。”广宁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来，曰：“何不入？”辟疆曰：“兵少。”延宗谓俨曰：“昔孝昭杀杨遵彦，不过八十人。今有众数千，何谓少！”俨不能决。孝珩谓延宗曰：“此未可与同死。”遂去之。后主召俨不入，泣谓太后曰：“有缘复侍家家，无缘永别。”急召斛律光，俨亦召之。光闻俨杀士开，抚掌大笑曰：“龙子所为，固自不凡。”入见帝于永巷，帝率宿卫者步骑四百，授甲将出战。光曰：“小儿辈弄兵，与交手即乱。鄙谚云：‘奴见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门，琅玕必不敢动。”帝从之。光步随及门，使人走出连呼曰：“大家来！大家来！”俨众骇散。帝驻马桥上，遥呼之。俨犹不进，光步近，谓俨曰：“天子弟杀一夫，何所苦？”执其手，强引之前。请于帝曰：“琅玕王年少，肠肥脑满，轻为举措，稍长自不复然，愿宽其罪。”帝拔俨所带刀钗，筑其头，欲下者数次，良久乃释。收库狄伏连、高舍洛、王子宜、刘辟疆支解之，暴其尸于都街。帝欲尽杀王府文武官吏，光曰：“此皆勋贵子弟，诛之恐人心不安。”赵彦深亦曰：“春秋责帅。”遂并释之。太后责问俨：“尔何妄行若



此？”俨曰：“冯子琮教儿。”太后怒子琮，就内省杀之，载尸还其家。自是太后置俨宫中，每食必自尝之。令萱说帝曰：“人称琅玕聪明雄勇，当今无敌。观其相表，殆非人臣。自专杀以来，常怀恐惧，宜早除之。”帝尚犹豫，因问之祖珽。珽举周公诛管叔、季友鸩庆父以对。帝乃决，密使赵元侃杀俨。元侃辞曰：“臣昔事先帝，见先帝爱王，何忍行此？”帝乃托言明旦出猎，欲与琅玕同去。夜四鼓，即召之。俨疑不往，令萱曰：“兄呼儿，何为不去？”俨乃往。出至永巷，刘桃枝反接其手，俨呼曰：“乞见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头，负至大明宫，鼻血满面，拉而杀之。时年十四。裹之以席，埋于室内。帝使启太后，太后临哭十余声，宫女即拥之入内。遗腹四男，皆幽死。

却说太后性耽淫逸，出入不节。自士开死后，益觉无聊，数游寺观，以寻娱乐。有定国寺沙门昙显，体态轩昂，仪度雄伟，为一寺主僧。外奉佛教，内实贪淫。寺中密构深房曲院，为藏娇之所。以广有蓄积，交结权贵，故人莫敢禁。太后至寺行香，见而悦之，假称倦怠，欲择一深密处，少息片时。命昙显引路，至一秘室中。太后坐定，谓昙显曰：“闻僧家有神咒，卿能为我诵乎？”昙显曰：“有，但此咒不传六耳，乞太后屏退左右，臣敢诵之。”太后令宫女皆退户外。显见旁无一人，乃伏地叩头曰：“臣无他术，愿得稍效心力，以供太后之欢。”太后微笑，以手挽之起，遂相苟合。太后大悦，回宫后，即于御园中建设护国道场，召昙显入内讲经，昼夜无间，大肆淫乐。赏赐财帛，不可胜记。众僧至有戏呼昙显为太上皇者，丑声狼藉，而帝不觉。一日，谒太后，见有二尼侍侧，颜色娇好，心欲幸之，乃假皇



后命召之。二尼欣然欲往，太后不好却，但嘱二尼小心谨慎。及至前宫，帝挽之入室，逼以淫乱。二尼惊惧，抵死不从。使宫人执而裸之，则皆男子也。宫女掩面走。你道两个假尼从何而来？一昙显之徒，名乌纳，年二十，状貌如妇人好女。因昙显不得长留禁中，使充女尼，得以长侍太后。一市中少年，名冯宝，美丰姿，而有韞鞬之具。昙显尝与之狎，戏其具曰：“吾为正，尔为副，天下娘子军不足平也。”宝欲求幸太后，以图富贵。昙显亦令削发充女尼，荐之太后。除一二心腹宫女外，人莫之知也。不意今日帝前，当面败露。严讯入宫之由，遂各吐实，于是昙显事亦发。帝大怒，立挝杀之，并诛昙显。籍其寺中，有大内珍宝无数，皆太后所赐者。帝益怒，遂幽太后于北宫，禁其出入。太后亦无颜见帝，两宫遂睽。祖珽见太后被幽，欲尊令萱为太后，为帝言魏代保太后故事，且曰：“陆虽妇人，然实雄杰，自女娲以来，未之有也。”令萱亦谓珽为国师、国宝，珽由是得为仆射。

时斛律光为宰相，深恶之，遥见辄骂曰：“多事乞索小人，意欲何为！”又谓诸将曰：“边境消息，兵马处分，向来赵令恒与吾辈参论。盲人掌机密以来，全不与吾辈语，正恐误国家事也。”又旧制，宰相坐堂上，百官过之，皆下马行。光在朝堂常垂帘坐，珽不知，乘马过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尔！”后珽在内自言，声高慢，光过而闻之，愈怒。珽觉光不悦己，私赂其从奴问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叹曰：‘盲人入，国必破矣！’珽由是怨之。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许。帝赐提婆晋阳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帝以来，常种禾，饲马数千匹，以拟寇敌。今赐



提婆，则关军务矣，不可。”穆亦怨之。光有弟丰乐，为幽州行台，善治兵，士马精强，阵伍严整，突厥畏之，谓之南可汗。光长子武都，为梁、兖二州刺史。光虽贵极人臣，性节俭，不好声色，罕接宾客，杜绝馈饷。每朝廷会议，常独后言，言辄理合。行兵仿其父金法，营舍未定，终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脱甲冑。常为士卒先，爱恤军士，不妄戮一人，众皆争为之死。自结发从军，未尝败北。周韦孝宽屡欲伐齐，而惮光不敢发。密为谣言以间之，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曰：“高山不摧自崩，榦木不扶自举。”令谍人传之于邺。邺中小儿相歌于路。珽因续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使其妻兄郑道盖奏之。帝以问珽，珽曰：“实闻有之。”又问其语云何，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谓臣也。饶舌老母，似谓女侍中令萱也。且斛律累世大将，明月声振关西，丰乐威行突厥，女为皇后，男尚公主，谣言甚可畏也。盍早图之？”帝以问韩长鸾，长鸾力言光忠于国，未可以疑似害之，事遂寝。珽又见帝言之，惟何洪珍在侧。帝曰：“前卿所言，即欲施行，长鸾以为无此事，劝朕勿疑。”珽未及对，洪珍进曰：“若本无意则可，既有此意而不行，万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犹未决。珽因贿嘱光之府吏封士让密首云：“光前西讨还，敕令散兵，光不从。引兵副都城，将行不轨，见城中有备乃止。家藏弩甲，僮仆千数，每遣使丰乐、武都，阴谋往来，约期举事。若不早图，恐变生目前，事不可测。”以士让首状呈帝，帝遂信之。恐即有变，便欲召光诛之。又虑光不受命，复谋之珽。珽请遣使赐以骏马，语之云：“明日将游东山，王可乘此同行。光



必人谢，至即执之，一夫力耳。”帝如其计。明旦，光入凉风堂，才及阶，刘桃枝自后扑之，不动，顾曰：“桃枝常为此事，我不负国家。”桃枝与三力士齐上，以弓弦冒其颈，拉而杀之。血流于地，后铲之，迹终不灭。于是下诏，称其谋反，尽杀其家口。珽使郎中刑祖信簿录光家，问所得物，对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赐縻二。”厉声曰：“更得何物？”曰：“得棘杖二十束，拟奴仆与人斗者，不问曲直，即杖之一百。”珽大惭，谓曰：“朝廷既加重刑，郎中何宜为雪。”祖信既出，人尤其言直。祖信慨然曰：“贤宰相尚死，我何惜生！”旋杀武都于究州，又遣贺拔伏恩捕诛丰乐。伏恩至幽州，门者启羨曰：“使人衷甲马有汗，宜闭城门。”羨曰：“敕使岂可疑拒？”遂出见，伏恩执而杀之。初，羨常以盛满为惧，表解所职，不许。临刑，叹曰：“女为帝后，公主满家，家中常使三百兵，富贵如此，焉得不败！”及其五子皆死，斛律后亦坐废。周主闻光死，喜曰：“此人死，齐其为我有乎！”为之赦于国中。珽既害光，专王机衡。每入朝，帝令中贵扶持，出入同坐御榻，论决政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

先是，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悦帝意，饰其兄长仁之女置宫中，令帝见之。帝果悦其美，纲为昭仪。及斛律后废，太后欲立昭仪为后，力不能得之。帝知权在令萱，乃卑辞厚礼以结之，约为姊妹。令萱因亦劝帝立之。然其时黄花已生子，令萱欲立之为后，每谓帝曰：“岂有男为皇太子，而身为婢妾者乎？”因胡后宠幸方隆，未可以言语离间。因于宫中暗行魇魅之术以惑之。正是：当面明枪犹易躲，从旁暗箭最难防。未识胡后能保帝宠，常得正位中宫否，且听下文细



述。

后主是一木偶人，任人牵弄。始任士开，继惑祖珽，杀戮兄弟，并及大臣。母后淫乱，全然不觉，其不克终宜矣。赵王明知言出祸随，不顾其死，痛切言之，可谓忠臣。斛律光累朝勋戚，且有大功，置之死地，一门受戮，冤哉！亦自坏其千里长城，宜周王闻之而喜也。祖珽本一庸滥小人，以士开牵引，废而复用。凡作不好事，必强引往事以证之，可知有才无行之人，其渐断不可长也，后世当以为戒。



第五十九回 齐后主自号无愁 冯淑妃赐称续命

话说陆令萱欲立黄花为后，暗行魇魅之术，以间胡后之宠。旬日间，胡后精神恍惚，言笑无恒，帝渐恶之。一日，令萱造一宝帐，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黄花于帐中，光彩夺目，谓后主曰：“有一圣女出，大家可往观之。”及见，乃黄花也。令萱指之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纳其言，而未忍废胡后也。又一日，令萱于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亲侄，作如此语！”太后问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问之，乃曰：“后语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训，有忝大家面目。’”令萱知太后最恶人发其隐私，故以此言激之。太后果大怒，立呼后出，剃其发，载送还家，废为庶人。于是立穆氏为后，而令萱之权，太后亦受其制。

且说齐自土开用事以来，政体大坏。及琰执政，颇收举才望，内外称美。左丞封孝琰谓曰：“公是衣冠宰相，异于余人。”珽益自负，乃欲增捐庶务，沙汰人物，官号服章，并依故事。又欲黜诸阍坚及群小辈，为致治之方。令萱、提婆、长鸾等不以为然，议颇同异。乃嘱御史丽伯律劾主书王子冲纳赂，事连提婆，欲使赃罪相及，而并坐令萱。令萱觉之大怒，传帝敕，释王子冲不问，而斥伯律于外。由是事事与珽相左，诸宦者更共譖珽。帝不得不疑，因问令萱曰：“孝征果何如人？”令萱默然不对。三问，乃下床叩头曰：“老婢应死。老婢始闻和士开言，孝征多才博学，意谓善人，故举之。比观其行事，大是奸臣，人实难知，老婢应



死。”帝命韩长鸾检省中案牘，尽得其奸状。帝大怒，然尝与之重誓，故不杀。解去内职，出为北兖州刺史。珽求见帝，长鸾不许，遣人推出柏阁。珽坐地不肯行，曳其足以出。穆提婆遂代其任。未几，珽以恶疾死。

先是后主言语涩讷，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狎昵，未尝交语。惟国子祭酒张雕，以经授后主，为侍读，呼为博士，大见委重。雕亦自以出于微贱，致位人臣，欲立效以报德，议论抑扬，无所回避。帝尝动容改听，朝政得失，因之稍加留意。其后触怒群小，共构杀之。自是正言说论，遂绝于帝耳。又帝承世祖奢泰之余，以为帝王当然。后宫宝衣玉食，一裙之费，值至万匹。盛修宫苑，无时休息。夜则燃火照作，寒则以汤化泥。凿晋阳西山为大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中。好自弹琵琶，为无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数。民间谓之“无愁天子”。于华林园立贫儿村，自衣蓝缕之服，行乞其间以为乐。庶姓封王者以百数，开府千余人，甚至狗马及鹰，亦有仪同郡君之号。赏赐左右，动逾巨万，既而府藏空竭，乃赐二三郡，或六七县，使阉竖辈卖官取值。由是为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贾，竞为贪纵。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矣。今且按下不表。

且说弘农华阴县生一异人，姓杨，名坚，汉太尉杨震十五代孙。其父名忠，美须髯，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帅之略。周文帝召居帐下，尝从猎龙门，有猛兽突至，忠赤手搏之，人服其勇，以功历云、洛二州刺史，除大都督，赐姓普六茹氏，进封隋国公。夫人吕氏，于周大统七年六月，生坚于冯翊波若寺。紫气充庭，异香满堂，人皆以为贵征。时有一尼来自河东，谓吕曰：“此儿所从来甚异，



不宜与俗间抚育。”吕以儿托养之。乃舍于别馆，躬自抚育。一日，尼不在舍，吕往视，抱儿于怀。忽见头上生角，遍体起鳞，惧坠之地。尼自外来，忙抱而起之曰：“何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貌龙颌，额上有五柱透入顶门，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成“王”字。性沉深严重，少入太学读书，虽至亲昵，不敢相狎。周文帝见之，叹曰：“此儿风骨，非世间人。”及武帝时，忠已卒，坚袭爵为隋国公。见天下分裂，阴有削平四海之志。尝启武帝曰：“臣世受国恩，愧无以报。愿陛下成一统之业，百世之治，臣得垂名竹帛，私愿足矣。”因言齐政乱，一举可灭，劝帝伐之。帝从其请，乃命边镇益储积，加戍卒。齐人闻之，亦增修守御。柱国于翼谏曰：“疆场相侵，互有胜负，徒损兵粮，无益大计。不如解严修好，使彼懈而无备，然后乘间出其不意，一举可取也。”韦孝宽上疏，陈灭齐三策：

其一曰，臣在边有年，颇知间隙，不因际会，难以成功。往岁出军，徒有劳费，功绩不立，由失机会。何者？长淮之南，旧为沃土，陈氏以败亡余烬，犹能一举平之；齐人历年赴救，丧败而还，内离外叛，计尽力穷。仇敌有衅，不可失也。今大军若出轶关，方轨而进，兼与陈氏共为犄角；广州义旅，出自三鸦，山南骁锐沿河而下；更募关河劲勇，厚其爵赏，使为前驱。岳动川移，雷骇电激，百道俱进，必当望旗奔溃，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实在此机。

其二曰：若国家更为后图，未即大举，宜与陈



人分其兵势。三鸦以北，万春以南，广事屯田，预为贮积。募其骁勇，立为部伍。彼既东南有敌，戎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场。彼若兴师赴援，我则坚壁清野，待其去远，还复出师。常以边外之军，引其腹心之众。我无宿舂之粮，彼有奔命之劳，一二年中，必自离叛。且齐氏昏冥，政出多门，鬻狱卖官，惟利是视，荒淫无道，阖境嗷然。以此而观，覆亡可待。乘间电扫，专等摧枯。

其三曰：昔勾践下吴，尚期十载；武王取纣，犹烦再举。今若更存遵养，且复相待，臣谓宜还崇邻好，申其盟约。安民和众，通商惠工，蓄锐养威，观衅而动。斯乃长策远驭，坐自兼并也。

书奏，武帝以问伊娄谦。对曰：“齐氏沉溺娼优，耽昏曲蘖。其折冲之将明月，已毙于谗口。他若段韶、兰陵等，亦皆死亡。上下离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笑，乃下诏伐齐。以陈王纯、司马消难、远奚震为三军总管，越王盛、侯莫陈崇、赵王招为后三军总管。齐王宪率众二万趋黎阳；隋公杨坚率舟师三万自渭入河；侯莫陈崇率众二万守太行道；李穆率众三万守河阳道；帝自将大军出河阳。民部大夫赵煦曰：“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请从河北直至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而定。”下大夫鲍宏亦曰：“我强齐弱，我治齐乱，何忧不克！但先帝往日屡出洛阳，彼既有备，每用不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洛，直扼晋阳，出其不虞，似为上策。”帝皆不从，率众六万，直指河阴。都督杨素请率其父麾下先驱，许之。周建平元年八月，



师入齐境，禁军士伐树践稼，犯者皆斩。丁未，攻河阴大城，拔之。齐王宪进围洛口，拔东、西二城。齐永桥大都督傅伏闻西寇近，自永桥夜入中颍城，为拒守计。周师既克南城，进围中颍，伏闭城坚守，二旬不下。独孤永业守金墉，周主亦攻之不克。永业欲张声势，通夜办马槽二千。周人以为大军且至而惮之。九月，齐高阿那肱自晋阳将兵拒周，至河阳，会周主有疾，引兵还，所拔城皆不守。阿那肱以捷闻，齐王大喜，以阿那肱有却敌功，厚赐之。

明年，周主谓群臣曰：“朕去岁属有疹疾，不得克平逋寇，然已备见其情。彼之行师，殆同儿戏，岂能敌吾大兵。前出河外，直为拊背，未扼其喉。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巢穴，混同文轨。”遂复自将伐齐，以越王盛、杞公亮、隋公杨坚为右三军，譙王俭、大将军窦太、广化公邱崇为左三军，齐王宪为前军，陈王纯为后军。周主至晋州，军于汾曲，遣齐王宪守雀鼠谷，陈王纯守千里径，达奚震守统军川，韩明守齐子岭，辛韶守蒲津关，宇文盛守汾水关，各领步骑一万，分据要害。大军直攻平阳。齐行台尉相贵婴城拒守，周主亲至城下督战。城中窘急，齐将侯子钦出降于周。刺史崔景嵩守北城，亦乘夜遣使请降，约为内应。周主大喜，命王轨率众赴之。天未明，轨偏将段文振仗槊与数十人先登，景嵩迎入，引至相贵帐，拔刃劫之。城上鼓噪，守兵大溃，遂克晋州。掳相贵及甲士八千人。

是时齐主方以外内无患，朝野皆安，日夕淫乐，置边事于不问。有冯淑妃者，名小怜，穆后从婢也。穆后爱衰，以



五月五日进之，号曰“续命”。慧而黠，能弹琵琶，工歌舞，妖艳动人。后主惑之，宠冠一宫，坐则同席，出则并马，誓愿生死一处。周师之取平阳，方与淑妃猎于天池。放鹰纵犬，驰骋平林，搏取禽兽以为快。告急者自旦至午，驿马三至。阿那肱曰：“大家正为乐，边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为？”至暮，使更至，言平阳已陷，乃奏之。后主将还，淑妃止之曰：“大家勿去，请更杀一围。”后主从之。周师既得平阳，齐王宪复拔洪洞、永安二城，乘胜而进。齐边将焚桥守险，军不得前，乃屯永安。癸酉，齐师来援，分军万人向千里径，又分军出汾水关，后主自率大军，上鸡栖原。使阿那肱将前军先进。乙卯，诸军齐会平阳城下。周主以齐兵新集，上鸡栖原，声势方盛，且欲西还以避其锋。宇文忻谏曰：“以陛下之圣武，乘敌人之荒纵，何患不克！若使齐得令主，君臣协力，虽汤、武之兵，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无斗志，虽有百万之众，实为陛下奉耳。”军正王韶亦谏曰：“齐失纪纲，于兹累世。天翼周室，一战而扼其喉。取乱侮亡，正在今日。释之而去，臣所未喻。”周主虽善其言，竟引军还。以大将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留精兵一万镇之。齐乘周师退，欲复平阳，进兵围之，昼夜攻击。城中楼堞俱尽，崩隳之处，或短刀相接，或交马出入，众皆危惧，士彦慷慨自若，谓将士曰：“死在今日，我为尔先！”于是勇烈齐奋，齐兵少却。厥后，齐作地道攻城，城陷十余步。将士乘势欲入，齐主敕且止。召冯淑妃观之，妃方对镜妆点，不即至。城中以木拒塞之，兵不得入，城遂不下。又淑妃闻晋州城西石上有圣人迹，欲往观之。中道有桥，去城墙不远，齐主恐有弩矢及桥，乃抽攻城木，别



造一桥以度。及度，桥坏，至夜乃还。

周主还长安，以晋州告急，复率大军来援。壬寅，济河，遣齐王宪率所部先向平阳。戊申，诸军毕至，凡八万人，进逼齐军，置阵东西二十余里。先是齐人恐周师猝至，于城南穿堑，自乔山属于汾水，皆以堑为之隔。齐兵至，因结阵于堑北。齐王宪驰马观之，复命曰：“易与耳，请破之而后食。”周主大悦，乘马巡阵，辄呼主帅至前，劳勉之。将士喜于见知，咸思自奋。将战，左右请换良马。周主曰：“朕独乘良马欲何之？”进薄，齐师有堑碍于前。自旦至申，相持不决。后主谓阿那肱曰：“战是耶，不战是耶？”阿那肱曰：“吾兵虽多，堪战者少。昔攻玉壁，援兵来即退。今日将士，岂胜高祖时耶？不如勿战，却守高粱桥。”安吐根曰：“一撮许贼，马上刺取，掷之汾水中耳。”齐主意未决，诸内参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远来，我何为守堑示弱？”齐主曰：“此言是也。”于是引兵填堑而出。周主大喜，勒诸军击之。兵才合，齐主与淑妃并骑观战。东偏小却，妃怖曰：“军败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齐主即以淑妃奔高粱桥。正是：将士阵前方致死，君王马上已逃生。未识后事若何，且留下文再讲。

齐主性既昏暗，上下贪婪，又复任用宠嬖。令萱、黄花蛊惑不已，又宠冯小怜。敌方攻急，尚要再杀一围。军方对阵，乃已心怯逃窜，如此举动，焉得不亡。周主励精图治，又得诸臣辅佐，谋定后战，自然所向克捷。古人所谓战胜在于朝廷，信然。



第六十回 拒敌军延宗力战 弃宗社后主被擒

话说齐主战尚未败，即以淑妃奔往高粱桥。武卫奚长谏曰：“半进半退，战之常体。今兵众全整，未有亏伤，陛下舍此安之。马足一动，人情荒乱，不可复振，愿速还安慰之。”卫张常山亦自后赶上曰：“军寻收讫，甚完整，围城兵亦不动，至尊宜回。不信，臣乞将内参往视。”齐主欲从之，提婆引齐主肘曰：“此言难信。”齐主遂以淑妃北走，师大溃。死者万余人，军资器械，数百里间，委弃山积。奔至洪洞，以去敌军既远，暂少休息。淑妃重施新妆，方以粉镜自玩。后喧声大震，共言贼至，于是复走。先是后主以淑妃有功，将立为左皇后，遣内参往晋阳，取皇后服御郾翟等件。至是遇于中途，为之缓辔，命淑妃着之，然后去。

再说周主入平阳，梁士彦接见，持帝须而泣曰：“臣几不见陛下。”帝亦为之流涕。周主以将士倦疲，欲引还。士彦叩马谏曰：“今齐师遁散，众心皆动，因其惧而攻之，其势必举，陛下奚疑？”周主从之，执其手曰：“余得晋州，为平齐之基，卿善守之。”遂率诸将追齐师。或请西还，周主曰：“纵敌患生，卿等若疑，朕将独往。”诸将乃不敢言，于是星夜疾驰。后主入晋阳，忧惧不知所为，向朝臣问计，皆曰：“宜省赋息役，以慰民心。收遗兵，背城死战，以全社稷。”后主以为难。是役也，安德王延宗独全军而还，后主壮之。因曰：“吾欲留安德守晋阳，自向北朔州。若晋阳不守，则奔突厥以避之，再图后举。”群臣皆以为不可。时阿那肱有兵一万，尚守高壁。周师至高壁，阿那肱望风退



走。后主遂决意遁去，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于北朔州，以安德王为相国、并州刺史，总山西兵，谓曰：“并州兄自取之，儿今去矣。”延宗曰：“陛下为社稷主，幸勿动，臣为陛下出死力战，必能破之。”提婆曰：“至尊计已成，王勿阻。”乃夜斩五龙门而出，欲奔突厥。从官皆散，不得已，仍向邺。穆提婆西奔周军，令萱见其子降周，惧诛，遂自杀。周主以提婆为柱国、宜州刺史，下诏谕齐臣曰：“若妙尽人谋，深达天命，官荣爵赏，各有加隆，一如提婆爵赏。或我之将士，逃逸彼朝，无问贵贱，皆从荡涤。”自是齐臣降者相继。延宗知周师将至，同诸将固守。诸将请曰：“王不为天子，诸臣实不能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诏曰：

武平孱弱，政由宦竖。斩关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大臣，猥见推逼。忝为宗藩，祇承宝位。呜呼，痛大厦之将倾，惟恃背城借一。回狂澜于既倒，庶几转弱为强。勸哉卿士，无负朕怀。

于是大赦，改元永昌。以唐邕为宰相，莫多娄敬显、和阿于子、段畅、韩骨胡为将帅。众闻之，不召而至者前后相属。延宗发府藏及后宫美女，以赐将士，籍没内参十余家。后主闻之，谓近臣曰：“我宁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见士卒，皆亲执手称名，流涕呜咽。于是众争为死。周主至晋阳，引兵围之，四合如黑云。延宗命敬显、韩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畅拒城东，自率兵拒齐王宪于城北。延宗体素肥，前如僵，后如伏，人常笑之。



至是奋大槊，往来督战，劲捷若飞，所向无前。俄而，和阿于子、段畅奔降周军，周主遂自东门入，焚烧民室佛寺，合城慌乱，喊声震天。延宗知周兵入，率数十骑自北来，以死奋击。娄敬显见东路火起，亦从南路来援，率兵搏杀。城中儿童妇女皆乘屋攘袂，投瓦石御敌。周师大乱，相填压塞路，不得进。齐人从后斫刺之，死者二千余人。周主杂乱军中，自投无路。左右皆惶急，宇文忻牵马首，贺拔伏恩拂马后，崎岖得出。齐人奋刃几及之。时已四更，延宗疑周主为乱兵所杀，遣人于积尸中求长鬣者，遍索不得。然以敌既败去，冀其不复攻来，军心渐懈。将士烧肉饮酒，多倦卧。延宗苦战一日，亦退而少息。

再说周主回营，腹已饥甚，欲遁去，诸将亦劝之还。宇文忻勃然进曰：“陛下已克晋州，乘胜至此，今伪主奔波，关东响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此之盛。昨日破贼，将士轻敌，微有不利，何足为怀？大丈夫当死中求生，败中取胜。今破竹之势已成，奈何弃之而去？”齐王宪亦以去为不可。降将段畅极言城内空虚，再往必克。周主乃驻马，鸣角收兵，俄顷复振。及旦，还攻东门，克之。延宗挺身搏战。左右散亡略尽，力屈被执，周主见之，下马握其手。延宗辞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两国天子，非有怨恶，直为百姓来耳。终不相害，勿怖也。”使复衣帽而礼之。唐邕等皆降于周。娄敬显奔邺。齐主闻并州破，惧周师来逼，立重赏以募战士，而竟不出物。广宁王孝珩接曰：“为今之计，莫若使任城王将幽州道兵入土门，扬声趣并州；独孤永业将洛州道兵入潼关，扬声趣长安。臣请将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战。敌闻南北有兵，自然逃溃。陛下出宫



人珍宝以赏将士，庶克有济。”齐主不从。斛律孝卿请齐主亲劳将士，为之撰辞。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齐主既出，临众不复记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将士怒曰：“身尚如此，我辈何苦为之效死！”由是皆无战志。朔州行台高劼将兵卫太后、太子还邺，宦官苟子溢犹恃宠纵暴民间，劼斩以徇。太后救之不及。或谓劼曰：“子独不畏太后怒耶？”劼攘袂曰：“今西寇已据并州，达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辈浊乱朝廷，若得今日斩之，明日受诛，亦无所恨。”

延宗在周军，周主问以取邺之策，辞曰：“此非亡国之臣所及。”强问之，乃曰：“若任城王据邺，臣不能知。若今上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师趣邺，齐王宪为先驱。是时齐人汹惧，望风欲走，朝士出降者，昼夜相属。齐主计无所出，复召群臣议之。言人人异，莫知所从。高劼曰：“今之叛者，多在贵人。至于卒伍，犹未离心。请追五品已上家属，置之三台，因胁之以战，若不捷，则焚台。此曹顾惜妻子，誓当死战。且王师频北，贼徒轻我，背城一决，理必胜之。”齐主不能用。望气者言当有革易。乃依天统故事，禅位于太子恒，自称太上皇帝，恒生八年矣。孝珩乞兵拒周师，不许，出为沧州刺史。孝珩谓阿那肱曰：“朝廷不遣赐击贼，岂畏孝珩反耶？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长安，反亦何预国家事！以今日之急，犹如此猜忌耶？”洒涕而去。齐主使尉世辨率千余骑拒周师，世辨本非将才，性又儒怯，出滏口，登高阜四望，遥见群鸟飞起，谓是西兵旗帜，即驰还北，至紫阳桥，不敢回顾。左右谓曰：“敌兵未至，顷所见者，群鸟耳，走尚可缓。”世辨曰：“鸟亦欺我耶？我已为之胆落矣。”归报后主曰：“周兵势大，不可抗



也。”壬辰，周师至邺。后主及太后、幼主、穆后、淑妃等，率千余骑东走，使慕容三藏守邺宫。周主破城入，齐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犹拒战，周主引见礼之，拜仪同大将军。三藏，绍宗子也。执莫多娄敬显，周主数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晋阳归邺，携妾弃母，不孝也；外为伪朝戮力，内实通启于朕，不忠也；送款之后，犹持两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斩之。使将军尉迟勤追齐主。邺有处士熊安生，博通五经。闻周主入邺，遽令家人扫门。家人怪而问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给安车驷马以自随。又遣使至李德林宅，宣旨慰谕曰：“平齐之利，惟在于尔。”德林来见，引入帐中，访问齐朝风俗政教、人物善恶，语三宿不倦。

再说齐主渡河，入济州，使阿那肱守济州关，觐候周师。自率百余骑奔青州，即欲入陈。而阿那肱密召周师，约生致齐主，屡启云周师尚远，已令烧断河桥。齐主由是淹留自宽。周师至关，阿那肱迎降，尉迟勤奄至青州，获太后、幼主、后妃等，齐主系囊金于鞍后，从十余骑南走。周兵追至南邓村，及之，执以送邺。庚子，周主诏齐故臣斛律光等，宜追加赠谥；家口田宅没官者，给还其子孙。指其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又诏齐之东南园三台，皆竭民脂膏为之，令皆毁拆。瓦木材料，并以给民。山园之田，各还其主。东民大悦。二月丙午，齐主纬至邺，复其衣冠。帝以宾礼见之。会报广宁、任城二王起兵信都，集众四万，共谋匡复。帝曰：“此可谕之使来也。”令后主作书招之，许以若降，富贵如故。翦不从，乃命齐王宪、隋公杨坚引兵



平之。军至赵州，翦遣谍觇之，为周候骑所执。解至营中，宪命释其缚，集齐旧将遍示之，谓曰：“吾所争者大，不在汝曹。今纵汝还，即充吾使。”用与翦书曰：

足下谍者为候骑所拘，军中情实，具诸执事。战非上计，无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许。已勒诸军分道并进，相望非远，冯轼有期，不俟终日，所望知机，勿贻后悔。

宪及杨坚至信都，翦同孝珩军于城南以拒之。其将尉相愿诈出略阵，遂以众降。相愿，翦之心腹将也，众皆骇惧。翦怒，收其妻子，即阵前斩之。明日进战，翦与孝珩亲自出马，冲坚陷锐。齐王宪敌于前，杨坚率劲骑横击之，分其军为二，遂大破之。俘斩三万人，执翦及孝珩。宪谓翦曰：“任城王何苦若此？”翦曰：“下官献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独存。逢宗社颠覆，今日得死，无愧坟陵。”宪壮之，归其妻子。宪问孝珩齐亡所由，孝珩自陈国难，辞泪俱下，俯仰有节。宪为之改容，亲为洗疮傅药，礼遇甚厚。孝珩叹曰：“李穆叔言齐氏二十八年天下，今果然矣。自献武皇帝以来，吾诸父兄弟，无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无独见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钺，展我心力耳。”初任城母朱金婉以失节被幽，幼时宪武不甚爱之。及齐亡，而翦建义信都，独以忠孝著。广宁王，文襄第九子，好文学，工丹青，尝于厅事堂画苍鹰，见者皆疑为真。又作朝士图，妙绝一时。今以兵弱被执，盖不愧高氏子孙云。以故宪皆重之。先是周主破平阳，遣使招东雍州刺史傅



伏，伏不从。既克并州，获其子，使以上将军、武乡公告身，及金马脑二酒盏赐伏为信，并遣韦孝宽致书招之。伏复孝宽曰：“事君有死无二，此儿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愿速斩之，以令天下。”及周主自邺还至晋阳，遣降将阿那肱等百余人临汾水招伏，伏隔水见之，问：“至尊何在？”答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率众入城，于厅事前北面哀号良久，然后出降。周主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对曰：“臣三世为齐臣，食齐禄，不能自死，羞见天地。”周主执其手曰：“为臣当如此也。”引使宿卫，授为仪同大将军。他日，又问伏曰：“前救河阴得何赏？”对曰：“蒙一转，授特进永昌郡公。”时齐主在座，周主顾而谓曰：“朕三年习战，决取河阴，政为傅伏善守，城不可动，故敛军而退。公当日赏功，何其薄也！”是时周主方欲班师，忽北朔州飞章告急，有范阳王绍义进据马邑，号召义旅，自肆州以北，从而叛者二百八十余城，兵势大振。又有高宾宁者，齐之疏属，有勇略，久镇和龙，甚得夷夏之心，亦起兵数万，与绍义遥为声援，势甚猖獗。遂遣大将军宇文神举率兵十万讨之。大驾暂驻晋州。正是：全齐已属他人手，一旅犹为宗国谋。你道范阳王何以得据北朔州，且听下文分解。

齐后主以纨绔为帝，不惜财力，赏费无度。性复贪鄙，敌兵已至目前，尚不肯以财物赏军，坐拥何益？律孝卿嘱其亲励将士，作痛哭流涕之状，乃忘其所嘱，反复大笑，真是全无心肝，宜众兵之忿忿也。圣人云：“下愚不移”，其后主之谓乎？



第六十一回 捋帝须老臣爱国 扞杖痕嗣主忘亲

话说北朔州，原是齐之重镇，风俗强悍，士卒骁勇。既降于周，周主遣齐降将封辅相为其地总管。有长史赵穆，智勇盖世，心不忘齐。会任城王起兵瀛州，谋执辅相，以城迎之。辅相逃去，及任城被执，乃迎定州刺史高绍义。绍义据马邑，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兴而肆州已为周守，又闻宇文神举大兵将到，还保北朔州。神举进兵逼之，绍义谓赵穆曰：“我兵新集，敌皆劲旅，将何以战？”穆曰：“战也，胜之，可以席卷并、肆；不胜，则北走突厥，再为后图。”遂进战。连战数阵，绍义皆败，穆战死。绍义北奔突厥，犹有众三千人，下令曰：“欲还者听。”于是辞去者大半。突厥佗钵可汗常谓齐神武英雄天子，以绍义重蹠似之，甚见爱重。凡齐人在北者，悉以隶之。高宝宁自和龙劝进，绍义遂称皇帝。以宝宁为丞相，欲延齐一丝之脉。而窜身异域，不敢与周相抗。于是除和龙外，齐地皆入于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县三百八十，户三百三万二千五百。

帝命班师，驾至长安，置高纬于前，列其王公等于后，车舆、旗帜、器物，以次陈之。备法驾，布六军，奏凯乐，献俘于太庙。观者夹路，皆称万岁。爵赏有功，大赦天下。封高纬为温公。齐之诸王三十余人，咸受封爵。一日宴于内廷，齐君臣皆侍饮，帝令温公起舞，折旋中节。延宗在坐，悲不自持。又命孝珩吹笛，辞曰：“亡国之音，不足上渎主听。”固命之，才执笛，泪下呜咽。帝不复强。以李德林为内史上士，自是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并以委之。帝从容



谓群臣曰：“我往常惟闻李德林名，欲见其面不可得，复见其为齐朝作诏书移檄，正谓是天上人。岂意今日得其驱使。”纥豆陵毅对曰：“臣闻骐麟凤凰为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然骐麟凤凰，得之无用，岂如德林为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诚如卿言。”未几，有诬告温公与定州刺史穆提婆谋反者，遂同日诛之。其宗族皆赐死。众人多自陈冤，欲求免诛，独延宗攘袂不言，以椒塞口而死。纬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暗疾得免。其亲属不杀者，散配西土，皆死于边裔。先是温公至长安，向帝求冯淑妃。帝曰：“朕视天下如敝履，一女子，岂为公惜。”仍以赐之。及温公遇害，妃归代王达，王甚嬖之。偶弹琵琶弦断，妃有诗曰：

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

欲知心断绝，应看膝上弦。

任城王有妃卢氏，任城死，赐大将斛斯征。卢妃蓬首垢面，长斋不言笑，征怜而放之，乃为尼。其后齐之宫妃嫔御流落在外者，贫不能存，至以卖烛为业。此皆后话不表。

且说帝自灭齐后，节己爱民，亲贤远佞，殷殷求治，人皆喜太平可致。时帝生七子，太子劼最长，故以储位归之。但性顽劣，好昵近小人，大臣皆忧其不才。于是左宫正宇文孝伯言于帝曰：“太子者，国之根本，天下之命悬于太子。今皇太子为国储贰，德义罕闻，臣忝宫官，实当其责。且太子春秋尚少，志业未成，伏乞陛下妙选正人，为其师友，调护圣质，犹望日就月将，如或不然，恐后悔无及。”帝敛容曰：“卿世代鲠直，竭诚所事。观卿此言，有家风矣。”孝



伯拜谢曰：“非言之难，受之难也。”帝曰：“正人岂复过卿，吾将使尉迟运助吾子。”于是，以运为右宫正。又尝问内史乐运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对曰：“中人。”帝顾谓齐王宪曰：“百官佞我，皆称太子聪明仁恕，惟运所言，不失忠直耳。”因问辅翼中人之状。运曰：“如齐桓是也。管仲相之则伯，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帝曰：“我知之矣。其使之亲君子，远小人乎？”遂擢运为京兆丞。太子闻之，意甚不悦。太子妃杨氏，隋公坚女。坚姿相奇伟，时辈莫及，见者皆惊为异人。畿伯大夫来和善相人，私谓坚曰：“吾阅人多矣，未有如公之相者。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后日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坚曰：“公勿言此，以速予祸，得不失职足矣。”齐王宪与坚友善，然谓帝曰：“普六茹坚形貌异常，非人臣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为宗庙忧，请早除之。”帝亦颇以为疑，因使来和相之。和诡对曰：“坚相不过位极人臣，正是守节人，可镇一方。若为将领，收江南如拉朽。”盖帝本有平陈之意，闻之大喜，待坚愈厚。时吐谷浑入犯，帝命大将军王轨辅太子讨之。吐谷浑退，大兵至伏俟城而还。太子在军中多失德，苦役士卒，耗损军粮，嬖臣郑译等，相助为非。轨谏不听。军还，轨言之帝。帝大怒，杖太子一百，并杖译，除其名，宫臣亲幸者咸被遣。越数日，太子潜召译等戏狎如初。译因曰：“殿下何时得据天下，臣得一心事主。”太子曰：“且有待。”益昵之。帝遇太子甚严，每朝见，与群臣无二。虽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不得至东宫，有过辄加捶撻。尝谓之曰：“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余儿岂不堪立耶？”乃命东宫官属录太子言语动作，每月奏闻。太子畏帝威严，



矫情饰说，由是过不上闻。王轨尝与内史贺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负荷。”弼深以为然，劝轨陈之。轨后侍坐帝旁，共谈国政，色若不豫者。帝怪之，问曰：“卿何为尔？”轨对曰：“皇太子仁孝无闻，恐不了陛下家事，奈何？愚臣庸昧，不足深信。陛下尝以贺若弼有文武才，亦每以此为忧。”帝召弼问之，弼曰：“皇太子养德深宫，未闻有过也。”既退，轨让弼曰：“平生言论，无所不道。今者对扬，何得乃尔反复？”弼曰：“此公之过也。太子国之储贰，岂易发言？事有蹉跌，便至灭族。本谓公密陈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轨默然久之，乃曰：“吾专心国家，遂不存私计。向者对众，良实非宜。”后轨因内宴上寿，捋帝须曰：“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先是帝问孝伯曰：“吾儿比来何如？”孝伯曰：“太子比惧天威，更无过失。”及闻轨言罢酒，责孝伯曰：“公尝语我云，太子无过，今轨有此言，公为诳矣。”孝伯曰：“臣闻父子之际，人所难言。臣知陛下必不能割慈忍爱，遂尔结舌。”帝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后王轨又言于帝曰：“太子非社稷主，若为帝必败。普六茹坚有反相，若不除之，必为后患。”帝不悦曰：“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坚闻之甚惧，深自晦匿。帝亦深以轨言为然。但汉王次长素有过，余子皆幼，故得不废。又屡欲除坚，不果而止。俄而帝不豫，越数日，疾益剧。六月丁酉朔，遂殂，时年三十六。

戊戌，太子即位，是为周宣帝。尊皇后阿史那氏为皇太后，立妃杨氏为后。以后父坚为上柱国大司马。宣帝始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殡，曾无戚容，扞其杖痕，大骂曰：“死晚矣！”武帝宫人有美色者，即逼为淫乱。超拜郑译为开府



仪同大将军、内史大夫，委以朝政。出王轨为徐州总管。葬武帝于孝陵，庙号高祖。既葬，诏内外公除，帝及六宫，皆议即吉。或以为葬期既促，事讫即除，太为汲汲，不从。以齐王宪属望尊重忌之，谓孝伯曰：“公能为朕图齐王，当以其官相授。”孝伯叩头曰：“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齐王，陛下之叔，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无故害之，臣又顺旨曲从，则臣为不忠之臣，陛下为不孝之子矣。”帝不悻，由是疏之。有嬖臣于智为帝设计曰：“此事臣能任之。臣请往候宪，归即诬其谋反，陛下召而诘之。臣与面质，让他有口难辩，则杀之不患无名矣。”帝从其计，乃使于智语宪，欲以为太师，且召之曰：“晚与诸王俱入。”宪至殿门，有旨诸王皆退，独被引进。方升阶，有壮士数人从内出，见而执之。宪曰：“我何罪而执我？”帝在上厉声曰：“躬图反逆，焉得无罪？”宪问何据，于智从旁证之。宪目光如炬，与智争辨不屈。或谓宪曰：“以王今日事势，何用多言？”宪曰：“死生有命，宁复图存。但老母在堂，留兹遗憾耳。”掷笏于地，众遂缢之。帝复召宪僚属，使证成其罪。参军李纲誓之以死，处以极刑，终无挠辞。有司以露车载宪尸而出，故吏皆散，惟纲抚棺号恸，躬自瘞之，哭拜而去。又杀大将军王兴、仪同独孤熊、大将军豆卢绍皆素与宪亲善者也。杀宪既属无名，兴等无辜受诛，时人谓之“伴死”。以于智为有功，加柱国，封齐郡公。

正月癸巳，帝受朝于露门，始与臣群服汉、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辅官：以大冢宰越王盛为大前疑，总管蜀公迥为大右弼，申公李穆为大左辅，隋公杨坚为大后丞。先是帝初立，以高祖《刑书要制》为太重而除之。又数行



赦宥，既而民轻犯法，奸宄不止。又自以奢侈多过，恶人规谏，欲为威虐，慑服群下。乃更为《刑经圣制》，用法益深。大醺于正武殿，率群臣拜于殿下，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百官，小有过失，辄加诛谴，以为彼方救死不暇，安敢规我。于是人莫敢言。日恣声乐，鱼龙百戏，常陈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多聚消美女，以实后宫。衣服宫室，俱穷极华美。高祖节俭之风，于斯荡尽。游宴沉湎，或旬日不出。群臣请事者，皆因宦官奏之。以至百弊丛生，朝政多阙。于是京兆丞乐运舆棹诣朝堂，陈帝八失。其略云：

大尊比来事多独断，不参诸宰辅与众共之，非询谋佥同之道，政事焉得无缺？一失也；广搜美女，以为嫔御，仪同以上，女不许出嫁。贵贱同怨，非所以慰人心而光君德，二失也；大尊一入后宫，数日不出，所须闻奏，多附宦者。君门等于万里，上下情意不孚，三失也；即位之初，下诏宽刑，未及半年，更严前制。非法之加，害及无辜，四失也；高祖斫雕为朴，率民以俭。崩未逾年，而遽穷奢丽，财用不恤，五失也；摇赋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六失也；上书字误者，即治其罪。杜献书之路，塞忠言之人，七失也；天象垂诫，不能谏诤善道，修布德政，八失也。惟兹八失，臣知而不言，则死有余责。陛下知而不改，臣见周庙不血食矣。

书上，帝览之大怒，立命绑赴市曹斩之。朝臣恐惧，莫



有敢救者。内史中大夫元岩叹曰：“臧洪同死，昔人犹且愿之，况比干乎！若乐运不免受诛，吾将与之同死。”乃谓监刑者曰：“且缓须臾，予将见帝言之。”岩即诣阁请见，帝怒容以待。岩从容谓帝曰：“乐运不顾其死，欲以求名。陛下遽以为戮，适遂其志。不如劳而遣之，以广圣度。是运不得名，而陛下得名矣。”帝颇感悟，遂令勿杀。明日召运谓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实为忠臣。”运再拜曰：“大尊能不忘臣言，社稷之福也，天下幸甚。”赐以御食而后出，举朝闻之，群相庆贺，谓帝有悔悟之机。但未识自是以后，帝能顿改前过否，且听下文分解。

武帝为周令主，设天元不过中材，犹能为治。无如恶劣凶淫，不减无愁天子。虽王轨、宇文孝伯言之于前，乐运极谏于后，有如以水投石，格不相入，真是无可奈何。意者，天欲亡周，以启杨氏耶！



第六十二回 修旧怨股肱尽丧 矫遗诏社稷忽倾

话说王轨为徐州总管，闻郑译用事，自知必及于祸，私谓所亲曰：“吾在先朝，实申社稷之计，见恶于嗣主。今日之事，断可知矣。此州控带淮南，邻接强寇，欲为身计，易如反掌。但忠义之节，不可有亏。况荷先帝厚恩，岂可以获罪于后君，竟相背弃？只可于此待死，冀千载之后，知我此心耳。”轨自是无日不切死忧。

却说帝虽免乐运之诛，淫暴如故。一日，问郑译曰：“我脚上杖痕，谁所为也？”译曰：“事由乌丸轨，以致帝与臣皆受先帝杖责。”宇文孝伯因言轨捋须事。帝大怒曰：“彼岂乐吾为君哉！不杀此奴，无以泄吾恨。”即遣敕使往徐州杀之。元岩不肯署诏，御史大夫颜之仪力谏不听。岩复进谏，脱巾顿颡，三拜三进。帝曰：“汝欲党乌丸轨耶？”岩曰：“臣非党轨，恐陛下滥诛大臣，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阉竖搏其面，曳之出。使至徐州，轨见敕，神色不动，曰：“早知此事矣。”引颈受刃。远近闻之，知与不知，莫不流涕。岩亦废死于家。初，帝之为太子也，上柱国尉迟运为官正，数进谏，忤帝意。又与王轨、宇文孝伯、宇文神举皆为高祖所亲厚。帝尝疑其党同毁己，见之，色屡不平。及轨死，运惧，谓孝伯曰：“帝旧恨不忘，吾徒终必不免，为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为臣为子，知欲何之？且委质事人，本徇名义，谏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为身计，不如远之。”于是运求出外，迁为秦州总管。他日帝以齐王宪事让孝伯曰：“公知齐王谋反，何以



不言？”对曰：“臣不知其反也，但知齐王忠于社稷，为群小所构。臣欲言之，陛下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嘱咐微臣，惟令辅导陛下为尧舜之主。今谏而不从，实负先帝顾托，以此为罪，是所甘心。”帝大惭，俯首不答，令且退，俄而下诏赐死。时宇文仲举为并州刺史，亦遣使就州杀之。尉迟运至秦州，亦以忧死。

辛巳，帝以位为天子，犹非极贵，遂传位于太子阐，是为静帝。大赦，改元大象。自称天元皇帝，欲贵同于天也。杨后称天元皇后，妃朱氏为天皇后，元氏为天右皇后，陈氏为天左皇后，杨名丽华，朱名满月，元名乐尚，陈名月仪。至是并称皇太后。所居称天台，制曰天制，敕曰天敕，冕二十四旒，车服旗鼓，皆倍前王之数。置纳言、御正等官，皆列天台。国之仪典，率情改更。务自尊大，无所顾忌。每对臣下，自称为天。用樽彝圭瓚以饮食，令群臣朝天台者，致斋三日，清身一日，然后进见。既自比于上帝，不欲臣下同己。常自带绶，冠通天冠，加金附蝉，顾见侍臣冠上有金蝉及王公有绶者，并令去之。不许人有天高上大之称。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宫人，皆黄眉墨妆。每召群臣论议，惟欲兴造变革，未尝言及政事。游戏无常，出入不节。羽仪仗卫，晨出夜还，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为度，谓之“天杖”。其后又加至二百四十，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御虽被宠幸，亦多杖背。以故内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又忌诸弟，乃以襄郡为赵国，济南郡为陈国，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上党郡为代国，新野郡为滕国，邑各万户。令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瓌并之国。汝南公庆私



谓杨坚曰：“天元实无积德，视其相貌，寿亦不长。又诸藩微弱，各令就国，曾无深根固本之谋。羽翮既剪，何能及远哉？”坚深然之。

有杞公宇文亮，于天元为从祖兄，其子西杨公温，妻尉迟氏，天元之侄妇也，有美色。一日，以宗妇入朝，天元悦其美，欲私幸之。谓其妃司马氏曰：“朕爱尉迟夫人娇好，欲使从我，卿盍为我言之？”司马妃曰：“尉迟夫人面重，直言之，恐其羞怯，不能如陛下意。不如醉以酒而就之，一任帝所欲为矣。”天元称善，乃赐宴宫中，命司马妃陪饮。尉迟氏不敢辞，只得坐而饮。司马妃命宫女轮流劝盏，又请以大觥敬之。尉迟氏酒量本浅，又连饮数杯，不觉沉醉，坐不能起，倚桌而卧。司马妃命宫女卸其装束，扶上御榻安寝。报帝曰：“事谐矣。”天元大喜，褰帏视之，益觉可爱，遂裸而淫之。及尉迟氏醒，身已被污，只索无奈，跪而乞归。天元曰：“尔不忘家耶？我将杀尔一家，纳尔为妃。”尉迟氏惧且泣曰：“妾体鄙陋，本不足以辱至尊。若以妾故，而戮及一门，妾亦不能独生矣。乞至尊哀之。”天元见其有怖色，慰之曰：“汝勿惧，吾言戏耳。今后召汝，慎毋违也。”尉迟氏再拜而出，归语其夫。夫大惊，密以其事报于父。时值淮南用兵，亮为行军总管，韦孝宽为行军元帅。两军前后行，相违数里，亮闻报大惧，曰：“天元无道若此，不惟辱我家风，且将灭我门户，我岂可坐而待死！”乃与左右心腹谋之。或曰：“朝廷暴政横行，臣民解体，危亡可待。不如暂投江南，以观其变。”亮曰：“我家在长安，弃之不忍。且一出此境，安能复返？”或曰：“乘其无备，杀入长安，废此无道，另立有德，此不世之功也。”亮曰：



“此固吾志，但吾与孝宽并行，势若连鸡。必与之俱西，方可成事。而彼方得君，安肯与我同反？吾朝叛，彼夕讨矣。为今之计，必先袭而执之，并其众，然后可以鼓行而西。”左右皆称善。乃定计于是夜之半，先袭破孝宽营。有偏将茹宽，素与孝宽善，知其谋，遣人密报孝宽。孝宽知之，设伏以待。亮至半夜，率精骑二千，衔枚疾走，直奔孝宽营。遥听营内更鼓无声，巡锣不作，以为军皆睡熟，正好乘其不备。而才至寨口，忽闻寨中震炮一声，营门大开，火把齐明，照耀如同白日。孝宽全身披挂，挺枪出马，左右排列将士，皆雄纠纠横刀待战。孝宽马上高声曰：“杞公，汝来偷营耶？我待汝久矣。”亮大惊，手下将士不战自退。孝宽把枪一指，将士皆奋勇而进。亮拍马急走，及回至大营，已被孝宽潜从侧路遣兵袭破，据守寨门。亮此时进退无路，因遂拔刀自刎。孝宽枭其首，号令三军，众皆慑服。遂飞章告变，天元大喜，杀亮一门，孩稚无遗。单留尉迟氏，纳之宫中，拜为长贵妃，宠幸无比。

越一日，天元将如同州，增侯正、前驱、戒道等官，为三百六十重。自应门至于赤岸泽，数十里幡旗相蔽，音乐俱作。又令虎贲持泚马上，称警蹕。仪卫之盛，从古未有。及还长安，诏天台侍卫之臣，皆著五色及红紫绿衣，名曰“品色服”。有大事，与公服相间服之。又诏内外命妇皆执笏，其拜宗庙及天台，皆俯伏如男子。后宫增置位号，不可胜录。复欲立尉迟氏为后，共成五后。以问小宗伯辛彦之曰：“古有之乎？”对曰：“皇后与天子敌体，不宜有五。”又问太学博士何妥，对曰：“昔帝尝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数，何常之有？”天元大悦。免彦之官，下诏曰：“坤



仪比德，土数惟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以长贵妃尉迟氏为之。”造锦帐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实宗庙祭器于前，自读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辂载妇人，自率左右步从。又好倒悬鸡鸭，及碎瓦于车上，观其号呼以为乐。性之所好，往往有不可解者。

杨后性柔婉，不嫉忌。虽事暴主，人有犯，曲为劝解。以故四后及嫔御等，皆爱而仰之。天元昏虐滋甚，尝无故怒后，欲加之罪。后进止安闲，辞色不挠。天元见无惧容，大怒，遂赐后死，逼令引决。嫔御皆为之叩头求免。后母独孤氏闻之，诣阁陈谢，叩首阁外，流血满面，然后得免。后父坚，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尝忿谓后曰：“必族灭尔家。”后长跪求饶，候其怒解乃起。一日，召坚入宫，诫左右曰：“尔等视坚色动即杀之。”坚至，留与久语。坚应对无失，神色不动，乃免之。内史郑译与坚少同学，奇坚相表，以其后必有非常之福，倾心相结。坚亦知其为帝所宠，每与友善。及闻帝深忌，屡欲杀害，情不自安，因私谓译曰：“吾与子相善，一国莫不知。子于帝前，岂不能庇我以生？但帝意难测，倘遇猝然之诛，子欲救无及。不如出外图全。又恐面陈取祸，愿子少留意焉。”译曰：“以公德望，天下归心。欲求多福，岂敢忘也？有便当即言之，保无害耳。”会天元欲伐江南，使译引兵前往。译自言无将才，请得一人为元帅。天元曰：“卿意谁可者？”对曰：“陛下欲定江东，自非懿戚重臣，无以镇抚。臣意大臣中惟普六茹坚，以椒房之戚，具将帅之才，为国尽忠，事君不贰。若命为将，必能平定江南，混一四海。且寿阳地控邻邦，使坚为总管，以督军事，徐图进取，则陈氏之土地，可坐而有也。”天元从之，



以坚为扬州总管，使译发兵会寿阳。命下，坚大喜，谓其夫人独孤氏曰：“吾今庶可免矣。”遂诣阙辞帝，帝命速发。将行，忽起足疾，不能举步。欲停留数日，惧帝见责。正怀疑虑，勿报郑译来谒，忙即留进密室，诉以足疾之故。译曰：“公疾即愈，且缓南行。有一大事报公，焉知非公福耶？”坚问何事，译屏退左右，抚耳语曰：“昨夜帝备法驾，将幸天兴宫，去未逾时，不豫而还。今者进内请安，病势沉重，殆将不起。帝若晏驾，主少国疑，秉衡之任，非公谁能当之？我故先以语公。倘有片纸来召，公即速来，慎勿徘徊，坐失机会。”言讫辄去。坚自是足疾若失。又御正刘懋素以狡谄得幸于天元，而心亦向坚。以坚负重望，又皇后父，欲引之当国，遂与译同心戴之。

却说天元身抱重疾，自知不起，召郑译、刘懋入侍。又召御正大夫颜之仪并入卧内，欲嘱以后事。而口已暗，不复能语，译遂令懋召坚。肪至坚第，语以故，坚尚犹豫，辞不敢当。懋曰：“公若为，速为之；不为，懋自为也。”坚曰：“公等有意，坚敢不从！”乃入宫。帝已不省人事，自称受诏，居中侍疾。是日，帝殁于天台，秘不发丧，矫诏以坚总知中外兵马事，颜之仪知非帝旨，拒而不从。懋等草诏署讫，逼之仪连署。之仪厉声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国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懋等知不可屈，乃代之仪署而行之。于是诸卫受敕，并受坚节度。坚虽得政，犹以外戚专权，须防宗室之变，乃谓译等曰：“今者诸王在外，各有土地兵力，吾以异姓当国，彼必不服，定生他变。不若征之来京，尊其爵



位，使无兵权。苟不顺命，执之一夫力耳。”译等皆以为然。乃以千金公主将适突厥为辞，矫帝诏，悉征赵、越、陈、代、滕五王入朝。草诏讫，将用玉玺。玺在之仪处，坚向之仪索之。之仪正色曰：“此天子之物，宰相何故索之？”坚大怒，命引出，将杀之，以其民望，出为边郡太守。丁未，发宣帝丧，迎静帝入居天台，受群臣朝贺。尊杨后为皇太后，朱后为帝太后，其陈后、元后、尉迟后诏并为尼。诏敕皆坚为之。正是：三世经营方建国，一朝事业属他人。未识坚得政之后，若何措置庶务，且俟下文再述。

天元杀戮忠良，淫刑渔色，千古无两。又欲与天争大，自宜天夺之魄。信用郑译，而译久已私于隋文，此亲近小人之验。隋文生有异征，天欲兴之，其谁能害？天元欲害之，特自速其死耳。凡人一饮一啄，皆天所命，况天下乎？奸雄之妄生异心者，可知所鉴戒矣。



第六十三回 隋公坚揽权窃国 尉迟迥建义起兵

话说天元晏驾，杨坚当国，以汉王赞为上柱国右大丞相，尊以虚名，实无所综理。坚自假黄钺，为左大丞相，百官总已以听，大小政事，皆禀坚而行，无得专决。先是坚以李德林负天下重望，欲引为同心，乃使邗国公杨惠谓之曰：“朝廷赐令总文武事，经国重任，自惭德薄，不能独理。今欲与公共事，以安邦国，公其无辞。”林曰：“公如不弃，誓愿以死奉公。”坚大喜。初，刘懋、郑译议以坚为大冢宰，译摄大司马，懋为小冢宰。坚私问德林曰：“何以见处，群工始服？”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不尔，无以压众心。”及发丧，即以此行之。以正阳宫为丞相府。时众情未一，往往相聚偶语，欲有去就。坚乃引司马上士卢贲左右，潜令部伍仗卫，以兵威慑之。贲骁勇，号万人敌，众皆畏之。因谓公卿曰：“欲富贵者，宜相随。”公卿皆惟惟。有徘徊观望者，贲严兵而至，皆悚息听命，莫敢有异。坚尝至东宫，门者拒不纳。贲谕之不从，瞋目叱之，门者遂却，坚始得入。贲遂典丞相府宿卫，以郑译为丞相府内史，刘懋为司马，李德林为府属内史。

再说下大夫高匡渤海人。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工于词令。孩稚时，家有柳树，高百尺，亭亭如盖。里中父老曰：“此家当出贵人。”年十七，齐王宪引为记室，益习兵事。多计略，坚素重之。及得政，欲引入府为腹心之佐，乃遣人谕意。匡承旨欣然曰：“愿效驰驱，纵令公事不成，匡亦不辞族灭。”遂谒坚。坚闻其来，大喜，下阶迎之。握



手相慰曰：“愿与子同立功名，富贵共之。”乃以为相府司录。时汉王赞居禁中，每与静帝同帐面坐。刘勰饰美妓进之，以供娱乐，赞大悦，因说赞曰：“大王先帝之弟，时望所归。孺子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忧，王且归第，待事宁后，入为天子，此万全计也。”赞年少，性识庸下，以勰言为信，遂归旧邸，朝政不复预闻。

初，宣帝时，刑政繁虐，冤死者众，人情恐惧。又工作不休，役民无度，畿内骚然。坚为政，停洛阳工作，以舒民力。尽革酷虐之政，更为宽大。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奏而行之。躬履节俭，以率百官。由是公私不扰，中外大悦。郎中庾季才，通《易》数，好占玄象，决人成败不爽。坚常夜召，问之曰：“吾以庸虚，受兹顾命，天时人事，卿以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难可意察，窃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纵言不可，公岂得为箕、匡之事乎？”坚默然久之，曰：“如公言，吾今日地位，譬升百尺楼上，诚不得下矣。”因赐以彩帛，曰：“愧公此意。”独孤夫人亦谓坚曰：“大事已然，骑虎之势，必不得下，公宜勉之。”坚以相州总管尉迟迥位望隆重，恐有异图。其子尉迟鲠为朝官，乃使奉诏召迥入京会葬，而以韦孝宽为相州总管代之。又使叱列长义为相州刺史，先命赴邺，孝宽续进。时陈王纯镇齐州，闻召不赴。坚复使上士崔彭征之。彭以两骑往，止传舍，召纯接旨。纯亦轻骑来，彭请屏左右，密有所道，遂执而锁之。因大言曰：“陈王有罪，诏征入朝，左右不得辄动。”其从者皆愕然而散，因挟之入京。六月，五王皆至长安。迥闻之大怒，曰：“坚将不利于帝室，故欲削弱诸王，先使不得有其国也。宗社将倾，吾奚忍不救？”乃谋



举兵讨之。孝宽至朝歌，迺遣大将贺兰贵赍书候孝宽。孝宽留贵与语以审之，觉其有变，乃称疾徐行，且使人求医药于相州，密以伺之。孝宽有兄子艺为魏郡守，在迺属下。迺使之迎孝宽，且问疾。孝宽询迺所为，艺党于迺，不以实告。孝宽怒，将斩之。艺惧，遂泄迺谋。于是孝宽携艺西走，每至驿旅，尽驱传马而去，诫驿吏曰：“蜀公将至，宜速具酒食。”迺寻遣大将奚子康将数百骑追之。每至驿亭，辄逢盛饌，从者皆醉饱，又无马，遂迟留不进。孝宽由是得脱。坚又使韩裒诣迺谕旨，劝其入朝。密与其长史晋昶等书，令为之备。迺探得坚有私书与昶，召昶问之，昶讳言未有，乃搜其有私室，得坚书，遂杀昶及裒子，于是会集文武士民，择日起师。登城北楼，谕于众曰：

杨坚借后父之势，挟幼主以作威福。阳托阿衡，阴图篡逆。变更遗诏，削弱诸藩，上负宗庙之灵，下违臣民之望。窃国之心，暴于行路；废君之祸，即在目前。帅府与国家亲属舅甥，任兼将相。先帝处吾于此，本欲寄以安危。当此国祚将倾，奚忍坐视不救？帅府纠合义勇，大张挞伐。凡吾将士，共伸报国之怀，誓灭强臣，各效捐躯之志。俾大权一归帝室，宗庙赖以永存。庶几名著旗常，功在社稷。倘有心怀疑贰及畏懦不前者，军有常刑，毋貽后悔。

令出，众咸从命。迺乃自称大总管，承制置百司。时赵王招入朝，留少子守国。迺乃奉以号令。坚闻变大惧，高防



曰：“迥，前朝宿将，麾下多精锐，鼓行而西，兵势浩大，非小寇可比。若酿成之，必为宗庙忧。须乘其初叛，众心未一之时，急发关中兵击之耳。”坚从之，乃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梁士彦、元谐、宇文忻、宇文述、崔宏度、杨素等，皆为行军总管以讨迥。

初，天元使计部中大夫杨尚希抚尉山东，至相州，闻天元殂，与尉迟迥同发丧。既罢，尚希出谓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视不安，将有叛志。吾不去，惧及于难。”遂夜从径路而遁。迟明，迥始觉，追之不及，尚希遂归长安。坚使将宗兵三千人镇潼关。青州总管尉迟勤，迥之犹子也。初得迥书，表送于朝，明无叛意，坚大奖赏。后迥使人说之，晓以大义，毋为贼用，勤复从迥。当是时，迥统相、卫、黎、洛、贝、赵、冀、瀛、沧九郡，勤统青、齐、胶、光、莒五州，皆从之。胜兵数十万，并号义旅，天下响应。于是荥州刺史邵公胄、申州刺史李惠、楚州刺史费也利进、潼州刺史曹孝远，各据本州应迥。前徐州总管席毗罗据兖州起兵，前东平郡守毕义绪据兰陵起兵，皆从迥命。永桥镇将訖豆惠陵，建州刺史宇文弇亦各以城降。俄而，其将韩长业拔潞州，执刺史赵威；訖豆惠陵袭陷钜鹿，进围恒州；宇文威攻汴州；乌丸尼率青齐之众围朔州；檀让攻拔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罗众号八万，军于蕃城，攻陷昌虑、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拔永州。各路攻城掠地，无不得利，先后告捷。迥大喜，以为天下指日可定，遣使赍书招并州刺史李穆。穆锁其使，封书上之。穆子士荣以穆所居天下精兵处，阴劝穆从迥，穆深拒之。时穆次子浑仕于朝，坚使诣穆，深布腹心。穆使浑还朝，奉熨斗于坚曰：“愿公执威柄以安天下。”



又以十三钁金带遗坚。十三钁金带者，天子之服也。坚大悦，遣李浑诣孝宽营，述其父意。穆有兄子崇为怀州刺史，初欲起兵应迥，后知穆已附坚，慨然太息，曰：“阖门富贵者数十人，值国有难，竟不能扶倾继绝，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不得已，亦附于坚。迥又招东郡守于仲文，欲使附己。仲文不从，乃遣大将宇文胄自石济、宇文威自白马济河，分二道以攻仲文。仲文不能拒，弃郡走还长安，迥杀其妻、子，又使檀让徇地河南。坚乃以仲文为河南总管，诣洛阳，发兵拒之。司马消难，子如子也。齐亡，降于周，为郢州总管。闻迥举事，亦起兵应之，举朝震骇。坚命王谊为行军元帅，以讨消难。

再说诸王中惟赵王招见坚当国，深怀忧惧，虽欲有为，苦于孤掌难鸣。因阳与之匿，邀坚过其第饮酒，欲乘间杀之。或劝坚勿往，言赵王必无好意。坚曰：“彼不过于酒中置毒耳，我防之可也。”乃自赍酒肴就之。招迎坚，引入寝室，促坐与语。其子员、贯及妃弟鲁封侍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于帷席之间，伏壮士于室后。坚左右皆不得从，惟仪同杨宏、大将军元胄坐于户侧。二人皆有勇力，为坚爪牙。酒酣，招以佩刀刺瓜，连啖坚，欲因而刺之。元胄从户外遥望，觉招意不善，进谓坚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叱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胄瞋目愤气，扣刀入卫。招赐之酒曰：“我岂有不善之意耶？卿何猜警如是？”俄而，招伪吐，将入内阁。胄恐其为变，扶之上坐，如此再三。招又称喉干，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会滕王暕至，坚降阶迎之。胄耳语曰：“事势大异，可速去。”坚曰：“彼无兵马，何能为恶？”胄曰：“兵马皆彼家物，彼若先发，大



事去矣。胄不辞死，恐死无益。”坚复入坐。胄闻室后有披甲声，遽请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坚下床趋走，招将追之，胄以身蔽户，招不得出。盖招以趋入为号，得一脱身，伏兵便起，而为胄所制，伏不敢发。坚出，环卫已众，胄亦趋出。坚遂登车而去。招恨失坚，弹指出血，曰：“天也，周氏其灭矣！”坚归，即诬招与越王盛谋反，以兵围二王第，皆杀之，及其诸子。赏赐元胄不可胜记。由是宗室诸王，皆束手矣。

当是时，孝宽军至永桥，有兵守城，不得入。诸将请攻之，孝宽曰：“城小而固，攻之旦夕不能下。倘屯兵坚城之下，攻而不拔，徒损兵威。吾疾趋而进，破其大军，此何能为？”于是引兵趋武涉。迺闻兵来，遣其子**鰌**率众十万入武德，军于沁东。会沁水暴涨，军不得进，孝宽与迺隔水相持。长史李询与诸将不睦，密启坚云：“梁士彦、宇文忻、崔宏度并受尉迟迺金，军中祇祇，人情大异。”坚深以为忧，欲召三人归，使他将代之，求其人不得。李德林曰：“公与诸将皆国家重臣，未相服从。今正以挟令之威控制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异；后所遣者，安知其克用命耶？又取金之事，虚实难明，一旦代之，或惧罪逃逸。若加縻絜，则自郧公以下，莫不惊疑。且临敌易将，此燕、赵之所以败也。如愚所见，但遣公一心腹之将，明于智勇，素为诸将所信服者，速至军所，观其情伪，纵有异意，必不敢动，动亦能制之矣。”坚大悟，曰：“微公言，几败乃事。”乃命内史崔仲方往监诸军，为之节度。仲方以父在山东，惧为迺害，辞不敢往。又命刘**懋**、郑译，**懋**辞以未尝为将，译辞以母老。坚不悦，高**厓**进而请曰：“军事纷纭，人心危惧，不敢



东行。厓虽不武，愿效驰驱。”坚大喜，曰：“得公去，吾无忧矣。”乃加监军之号，遣之。厓受命即发，遣人辞母而已。自是措置军事，皆与德林谋之。时羽书叠至，烽檄交驰，德林口授数人，文不加点，无不曲当。司马消难之反也，虑势孤少援，以所统九州八镇南降于陈，遣子为质以求助。陈以消难为司空，都督九州八镇诸军事，赐爵隋国公，许出兵相援。又益州总管王谦亦不附坚，起巴蜀之兵以应迥。坚谓德林曰：“山东未平，蜀乱又起，将若之何？”德林曰：“无害。外难虽作，人心不摇。一处得胜，余皆瓦解，指日可定也。”乃命梁睿为行军元帅以讨谦。今且按下慢表。

再说周朝有一附庸之国，在江陵地方，乃前梁昭明太子的后裔，号为后梁，称藩于周。你道梁室既亡，何以尚延此一线？说也话长。先是梁武帝纳侯景之叛，封他为河南王。后因贞阳侯渊明被东魏掳去，又欲与魏通好，致书高澄，许以贞阳旦至，侯景夕返。景闻之惧，遂反于寿阳。探得临贺王正德率朝廷不睦，阴蓄异志，遣使约与同反，事成，扶他为天子。正德大喜，许为内应。景兵临江，无船可济，正德阴具大船，诈称载荻，密以济之。景众既渡，长驱直前。是时，江东承平日久，人不习战，一见景军，皆著铁面，守兵望风奔溃。景于是直掩建康，正德帅众迎景于张侯桥，马上交揖，遂与景合。进围台城，百道并攻。赖有尚书羊侃率众守城，随机拒之，连挫贼锋，危城得以不破。景见屡攻不克，乃决玄武湖水以灌之。阙前皆为洪流，城中益危，援兵不至，城破。景遂入朝，幽帝于净居殿，自为大丞相。纵兵掠取服御、宫人皆尽。溧阳公主年十四，有美色，景纳而嬖



之。未几，梁武饮膳皆缺，忧愤成疾。口苦，求蜜不得，再呼“荷荷”而殂。景复立太子为帝，后又弑之。立豫章王栋，未一月，遂禅位于景。景登太极殿，即帝位。其党数万，皆吹唇鼓噪而上。改国号曰“汉”，杀梁子孙。正德本欲图位，为景内应。景亦薄其为人，台城破，遂夺其军。至是并数其叛父之罪而寸斩之。是时，湘东王绎在江州，士马强盛，全无入援意。及景弑帝自立，乃命大将王僧辨、陈霸先东击侯景，亏得二将智勇兼备，连败贼将，进攻石头。景亲自迎战，又大败之。景惧，回至阙下，不敢入台。责其党王伟曰：“尔令我为帝，今日误我。”伟不能对。景欲走，伟执鹞谏曰：“自古岂有叛走天子耶？宫中卫士，犹足一战，弃此将欲安之？”景曰：“我昔破葛荣，败贺拔胜，败宇文黑獭，扬名河朔。渡江平台城，降柳仲礼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观石阙，叹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东所生二子，挂之鞍后，率骑东走。僧辨入台城，令侯瑱率五千精骑追景，景众叛降相继，遂大溃。景与腹心数十人单舸走，推坠二子于水，下海欲向蒙山。有羊侃之子羊祜，景纳其妹为小妻，以祜为库直都督。祜随景东走，约其党图之。值景醉寝，祜语舟师曰：“海中何处有蒙山？汝为我移船向京口。”舟师从之。至湖豆洲，景觉，大惊，祜拔刀向景曰：“吾等为王效力多矣，今终无成。欲乞王头，以取富贵。”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不及，走入舱中，以佩刀挟船底求出。祜以麋刺杀之，遂以盐纳景腹中，送其尸于建康。僧辨传首江陵，暴其尸于市。士民争取食之，并骨皆尽。溧阳公主亦预食焉。侯景既灭，王僧辨等上表湘东劝进。湘东即位于江陵，是为元帝。群臣皆劝还建康，帝以建



康凋残，江东全盛，遂不许。诏王僧辨镇建康，陈霸先镇京口。那知外患虽平，家祸未息。先是元帝性残刻，与河东王誉、岳阳王始交怨构兵。誉既为所杀，始恐不能自存，遣其妃王氏及世子襄为质于魏，乞兵以伐湘东。时西魏本有图取江陵之志，遂遣常山公于谨、大将军杨忠将兵五万，助始伐绎。杨忠率精骑五千先据江津，断其东路。谨率大兵扬帆济江，梁君臣望之失色。时强兵猛将皆东出，城中留兵单弱，西魏乘间攻之，城遂破。执元帝付始，囚于乌幔之下，以土囊陨之。魏遂立始为梁主，资以荆州之地，使之自帝一方，为魏藩臣。是为梁宣帝。其后周继魏禅，复称藩于周。宣帝卒，子岿立，是为梁明帝。明帝时，周朝杨坚当国。尉迟迥以讨坚为名，起兵邺城，山东之众相率降附。郢州司马消难、益州王谦旨同心举义。迥喜天下响应，因念“江陵梁氏，亦我朝外臣，得他起兵助我，取坚益易。”乃遣使江陵，劝其以兵相应。但未识梁主从与不从，且听下文分解。

隋公一握大权，即思篡夺。若天元暴乱，为之驱除者。然天意所属，赵王招弹指出血，亦复何益？况韦孝宽、李德林、高颎一意辅之，羽翼已成，虽有百尉迟迥，亦何能为耶？末段叙后梁之不从迥反，带入侯景结局，是文章收应不漏处。



第六十四回 代周家抚临华夏 平陈国统一山河

话说尉迟迥欲求多助，遣使致书梁主，约其起兵。具言杨坚当国，周室将倾。梁主世受周恩，当同心举义，以诛贼臣。梁主得书，语左右曰：“昔我朝倾覆，寡人得延兹宗社者，实借周家之力。今迥建议匡扶，理合助之。但坚居中制外，势大难摇，图之不成，反受其害，奈何？”诸将竞劝梁主与迥连谋，谓进可以尽节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狐疑未决，使中书舍人柳庄奉书入周觐之。庄至周，坚极意抚纳，执庄手曰：“孤昔以开府从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时艰，猥蒙顾托。梁主奕叶委诚，朝廷倚为屏藩。当相与共保岁寒，幸勿惑于异说，致违素志也。”庄归复命，具道坚语，且曰：“昔袁绍、刘表、王陵、诸葛诞等皆一时雄杰，据要地，拥强兵，然功业莫就，祸不旋踵者，良由魏晋挟天子，保京都，仗大顺以为名故也。今尉迟迥虽曰旧将，昏盲已甚。司马消难、王谦等，皆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诸将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当覆灭，隋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梁主深然之，遂绝尉迟迥，一心附坚。

且说高祖至军，勉励将士，众心益奋。因为桥于沁水，尉迟迥于上流纵火燬焚之。厓于军中预作土狗以御之，火不得施。迥布陈二十余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宽军半渡而击之。孝宽因其却，鸣鼓齐进。军既渡，厓命焚桥，以绝士卒反顾之心。于是西兵死战，无不一以当百。迥兵不能支，遂大败。迥单骑走，孝宽乘胜进追，直抵邺下。迥闻兵败，大



怒曰：“孺子败吾事。”乃命其二子鰌与祐，悉将步骑十三万，陈于城南；亲统万骑，别为一阵，皆绿巾锦袄，号曰“黄龙兵”。战急时，用以摧坚陷锐，当之者无不披靡。又尉迟勤闻敌军至邺，亦率众五万，自青州来会，以三千骑先至。迥素习军旅，老犹披甲临阵，亲自搏战，匹马所向，万人辟易。麾下军士皆百战之余，无不骁勇。交战良久，孝宽军不利而却。邺中士民乘高观战者数万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当以诡道破之。”乃先射观者，观者皆走，转相腾籍，声若雷霆。忻乃传呼曰：“贼败矣！”众复振。敌军闻之，遂相扰乱。孝宽因其扰而乘之，迥军大败，走保邺城。孝宽纵兵围之，下令曰：“先登者有重赏。”骁将李询思、安伯贺、娄子乾率先登城，城遂破。迥窘迫，升楼自守。先是崔宏度有妹，适迥子为妻。迥升楼时，宏度直上迫之。迥弯弓将射，宏度脱兜鍪谓迥曰：“颇相识否？今日各图国事，不得顾私。以亲戚之情，禁约乱兵，不至侵辱家室，所以报公也。事势如此，公复何待？”迥因掷弓于地，极口骂坚而自杀。宏度顾其弟宏升曰：“汝可取迥头。”宏升斩之。军士在小城中者，孝宽尽坑之。勤及鰌、祐东走青州，未至，大将郭衍擒之以献。坚以勤初有诚款，特不之罪，独杀鰌与祐。李惠自缚归罪，坚复其官爵。盖迥末年衰老，及兵起，以崔达拿为长史，文士无筹略，举措失宜，凡六十八日而败。

于仲文进讨檀让军，至蓼堤，去梁郡七里。檀让拥众数万，仲文以弱卒挑战而伪北。让不设备，仲文还击，大破之，生获五千余人，斩首七百级。进攻梁郡，守将刘子宽弃城走，檀让以余众屯成武。仲文袭破之，遂拔成武。席毗罗



拥众十万，屯沛县，将攻徐州。其妻子在金乡。仲文诈为毗罗使者，谓金乡城主徐善净曰：“檀将军明日午时至金乡，奉蜀公令赏赐将士，速备供具。”金乡人皆喜。仲文简精兵，伪建迴旗帜，倍道而进。善净望见，以为檀让，出迎谒。仲文执之，遂取金乡。诸将欲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罗起兵之所，当全其室家，其众自归。如即屠之，彼望绝矣。”众皆称善。于是进击毗罗，其军大溃，争投洙水，积尸蔽江，江水为之不流。获檀让槛送京师，斩毗罗于阵。山东悉平。梁主闻迴败，谓柳庄曰：“若从众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

先是，坚封刘勰为黄公，郑译为沛公，委以心膂，言无不从，朝野侧目，称为“黄沛”。二人恃功骄恣，溺于财利，不亲职务。及辞坚军，坚始疏之，恩礼渐薄。高厓自军所还，宠遇日隆。时山东虽服，而王谦未平，司马消难外叛，坚忧之，忘寝与食。而勰逸游纵酒，相府事多遗落。坚解其职，乃以高厓为司马，不忍废译，阴敕官属，不得白事于译。译坐厅，事无所关预，惶惧，顿首求免。坚念旧情，犹以恩礼慰勉之。王谊兵至郢州，司马消难奔陈，遂复郢州。梁睿将步骑二十万讨王谦，谦分兵据险拒守。睿奋击破之，蜀人大震。谦遣其将达奚昝、高阿那肱、乙弗虔率众十万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中战士不过二千，刺史卢涌昼夜拒守，势甚危急。会睿兵至，昝等遁去。睿乃自剑阁入，进逼成都。谦令达奚昝城守，亲率精兵五万，背城结阵以战。睿佯败而退，谦追之，遇伏，遂大败。及至城，城上已遍插敌军旗帜。谦众见之，皆溃。盖方战时，达奚昝潜以城降，而睿军已入据之也。谦惶急，单骑走新都。新都令王宝



执之，斩其首以献睿。复录其余党，剑南亦平。

于是群臣论功，以大丞相坚为相国，总百揆，去都督、大冢宰之号，进爵为王，假安陵等二十郡为隋国，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建台置官，进妃独孤氏为王后，世子勇为太子。

静帝二年二月，庚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气如楼阙，见围城上，俄而变紫，逆风西行。《气经》云：‘天不能无云而雨，皇上不能无气而立。’今王气已见，须即应之。又周武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汉高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今月甲子，宜应天受命。”群臣亦争劝进。于是，假周王诏，逊居别宫。甲子，命太傅祀公椿奉册，大宗伯赵照奉皇帝玺绶，禅位于隋。隋王冠远游冠，受册玺，改服纱帽黄袍，入御临光殿。服衮冕如元会之仪。大赦，改元开皇。命有司奉册祀于南郊。以相国司马高厓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司录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其余内外功臣，皆进爵有差。追尊皇考忠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皇妣吕氏为元明皇后。立独孤氏为后，世子勇为太子。

初，刘、郑矫诏以隋主辅政，杨后虽不预谋，然以嗣子幼冲，恐权在他族，闻之甚喜。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形于言色。及禅位，愤惋逾甚。隋主内甚愧之，改封为乐平公主。欲夺其志，后以死誓，乃止。又息州刺史荣建绪与隋主有旧，将之官，隋主谓曰：“且踌躇，当共取富贵。”建绪正色曰：“明公此旨，非仆所闻。”及即位来朝，帝谓之曰：“卿亦悔否？”建绪稽首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帝笑曰：“朕虽不晓书语，亦知卿此言不逊。”虞庆则



劝帝尽灭宇文氏，高厓、杨惠依违从之。李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书生，不足与议此。”于是周太祖以下子孙无遗。德林品位不进。旋弑静帝，葬于恭陵。以其族人洛为嗣。

且说隋主既受周禅，而江南尚属陈氏，时怀并吞之志，因问将帅于高厓，厓荐贺若弼、韩擒虎可任。遂以弼镇广陵，擒虎镇庐江，使处分南边，潜为经略。惟是时，难初平，民力未复，故与陈氏犹敦邻好之谊。及后主荒淫日甚，内宠张、孔二妃，外昵嬖臣狎客，酣歌达旦，百务皆废，民不聊生，阖境嗟怨，隋主闻之，谓高厓曰：“东南之民，困于乱政久矣，我为民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而不拯之乎！卿有何策足以平之？”厓乃进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守御，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然财力俱尽。”隋主用其策，陈人始困。开皇八年三月戊寅，帝数陈主二十罪，散写诏书二十万纸，遍逾江外。其略云：

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休。穷奢极侈，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恶，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蹕。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



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重以违言背德，摇荡疆场，昼伏夜游，鼠窃狗盗。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一朝荡平，永清吴越。

于是置淮南行台于寿春，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皆为行军元帅。广出六合，俊出襄阳，素出永安，韩擒虎出庐州，贺若弼出广陵，凡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沧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又命高厓为晋王元帅长史，一应军事，皆取决焉。

十二月，隋军临江。厓问薛道衡曰：“今兹大举，江东必可克乎？”道衡曰：“必克。郭璞有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后与中国合。’今此数将周，一也；主上恭俭勤劳，叔宝荒淫骄侈，二也；国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总为相，惟事诗酒，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任萧摩诃、任蛮奴为大将，皆一夫之勇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道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势，事在不疑。”厓忻然曰：“得君一言，成败之理，令人豁然。”

九年正月朔，陈主朝会群臣，大雾四塞，人人鼻皆辛酸。陈主昏睡，至晡时乃起。是日，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济江，韩擒虎自横江宵济，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晋王广率大军屯于六合镇姚叶山。杨素率水军东下，舟舳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伟，陈人望之，皆惧曰：“清河公即江神也。”于是贺若弼自北道，韩擒虎自南道，二路并进。缘江诸戍，望风尽走。弼进据钟山，屯兵白土冈之



东。总管杜彦率步骑二万，与擒虎合军，屯于新林。时建康甲士，尚有十万。后主素儒怯，不达军事，台内处分，一任施文庆。文庆惧貽帝忧，凡外有启请，率皆不行。于是诸将解体，出降者相继。擒虎自新林进兵，陈将任忠迎降于石子冈，导擒虎入朱雀门。城中文武皆逃，无一拒者。后主闻城破，与张、孔二妃避匿于井。军士搜得之，遂与二妃同被执，陈遂亡。三月己巳，大军班师，发陈君臣及后宫嫔御，皆诣长安。辛亥，帝幸骊山，亲劳旋师。奏凯歌入都，献俘于太庙。帝坐大殿，引叔宝于前，及太子诸王二十余人，司空消难以下，至尚书郎二百余员，责以君臣不能相辅，乃至灭亡。叔宝及其群臣并愧惧伏地，屏息不敢对。既而宥之。

先是消难降周，与帝有旧，情好甚笃。天元时，帝引而用之，得为郢州总管。及平陈，消难被执，特赦其死，斥为乐户。二旬而免，犹以旧恩引见，寻卒于家。庚戌，大封功臣。御广阳门赐宴，自门外夹道，布帛之积，达于南郭。颁赐各有差，凡用三百余万段。给复江南十年，蠲免余州一年租赋。又诏宇文洛已承周后，而齐、梁、陈宗祀废绝，命高仁英、萧琮、陈叔宝以时修祭。所须器物，有司给之。盖自晋代以来，南北分裂，东西割据，垂三百余年。至隋氏肇兴，而禅周灭陈，天下遂成一统云。歌曰：

晋武龙兴并吴蜀，上规秦汉统五服。武号森列兵未戢，南风烈烈翻地轴。为谁驱除膺大命，诸王先自残骨肉。渊曜猖狂勒虎继，凉秦燕夏争逐鹿。杀气飞扬天地昏，青衣执盖愍怀辱。一马渡江守半壁，君臣无志中原复。天开元魏平诸戎，佛狸威震



江之东。献文孝文皆英主，精勤庶务劳宸衷。平城
奋志莅中土，衣冠礼乐何雍容。天未厌乱女祸起，
春宫秽乱招狼烽。秀容酋长清君侧，百万大兵手自
勒。黄河万里阵云高，满朝文武皆失色。可怜玉石
焚茅冈，河阴荒草埋骨殖。天祸人乱于斯极，未卜
江山属谁得。草泽英雄大有人，六浑才略超等伦。
少年落拓困怀朔，蛟龙失水旁人轻。闺中巨眼有娄
氏，邂逅一见心相倾。吁嗟六镇总群盗，尔朱势败
功难成。高王得志罗英俊，朝权遥执朝臣惊。荧惑
摇摇入南斗，君臣疑忌生谗口。晋阳兵至百官逃，
天子下堂向西走。关中黑獭人中杰，轻骑迎銮气飘
撒。势均力敌各争雄，分据东西魏土裂。欢终洋及
魏鼎移，秦亡觉立国亦窃。无愁天子乐未央，天池
猎罢平阳失。周师长驱入邺都，百年强敌一朝灭。
老公虽好后嗣弱，乱政纷纷心太劣。齐人已灭躬蹈
之，前后荒淫同一辙。大权旁落归椒房，赵王弹指
空流血。天心已改可奈何，钟陵王气亦销磨。东西
南北大一统，隋文功业何巍峨。呜呼！君不见三代之
君以德昌，卜年卜世时久长。

天元昏乱，为隋氏驱除，诚然。毕竟末世得国之始，皆
不由正道，继世之不永，亦天道也。尉迟迥不忘周室，勒兵
勤王，自是周之忠臣。乃以如此兵威，弹指灭之，如秋风之
扫残箨兵之不足恃如是。隋主既受周禅，终不能保全宇文子
孙，李德林力争之不听，未免过刻，虽一统天下，宣传祚之
不长也。天元后能坚守志节，不从父命，亦女中卓卓者哉！

中国秘史

北朝秘史



《北史》头绪繁多，阅者每不易记忆。乃百余年事迹，一诗稳括无遗，大有魄力。